

。延安市地方志丛书

保安县志略校註

校注 薛忱彦 裴永明 白建文
审定 鲁世国

三秦出版社

《保安县志略》校注

校 注 薛悦彦 姜永明 白建义
审 定 鲁世国

三 秦 出 版 社

《保安县志略》校注委员会

主 任	李来存		
副主任	薛九富	李 璇	鲁世国
委 员	李来存	薛九富	李 璇
	薛凤山	鲁世国	姜永明
	白建义		
校 注	薛悦彦	姜永明	白建义
审 定	鲁世国		

序

志丹县县长 李来存

志丹，是一块古老的土地，青史悠悠，物华天宝，古迹累累。

志丹原称保安，地以人传，公元1936年为纪念刘志丹将军而更名。志丹位于华夏文明发祥地的陕北黄土高原西北部，素有“高原要塞”之称。远古时代，先民就在这里开疆拓土，秦汉起这里是民族融汇的中心地。自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设保安军至今已逾千年。志丹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迟始于战国时代。之后，史不绝书，传录有序，存世至今的志书，仅清代就有4种版本。这无疑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古往今来，县志一直被视为“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典籍。为此，地方志办公室根据省、市要求，决定将清光绪年侯昌铭编纂的《保安县志略》予以点

校注释，整理出版。该志共上下两卷，8篇约8万余字。在历史事件、建置沿革、自然资源、地理、赋税、农林水牧、军事、手工业、庙宇、学堂、习俗、艺文等诸多方面，都保留了许多翔实的地情资料，弥足珍贵。其中的许多记载，可以补史之缺，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而且志书文笔简约，行文晓畅，读来令人手不释卷。

为了确保校注工作的顺利进行，县政府专门成立了“《保安县志略》校注委员会”。由县志办具体组织实施，邀原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薛悦彦同志点校注释，并纠错正讹，拾遗补缺，释疑解惑，历时一年有余。

清光绪年的《保安县志略》校注本的出版发行，将会为守一方之土、主一方之政的各级决策者制定发展规划、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依据。也自然会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志丹、建设志丹的乡土文献，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

在新世纪里，渴望发展的志丹人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抢抓西部大开发和秀美山川建设等历史性机遇，坚定不移地推进强县富民战略，使志丹县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因此，《保安县志略》校注本的出版问世，无疑对各界通晓历史，熟知地情，追昔抚今，都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会为后世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2002年12月14日)

目 录

卷 首

刊印志丹县旧志前言·····	(3)
保安县志序·····	(6)
保安志略序·····	(12)
自序·····	(18)

上 卷

輿幅篇·····	(27)
沿革 边防 山川 道里·····	(27)
田户篇·····	(68)
地亩 户口 赋税 屯垦·····	(68)
官师篇·····	(83)
官制 民政 军校 治绩·····	(83)

下 卷

庙祀篇	(107)
祀典 寺观 俗祀 茔兆	(107)
民质篇	(125)
风俗 节义 仕宦 选举	(125)
物宜篇	(156)
畜牧 种植 野产 物候	(156)
志 余	(177)
诗 辞	(177)
后 记	(232)



刊印志丹县旧志前言

保安县就是现在的志丹县，是我革命先烈西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家乡。旧县志原稿失落残缺不全，近得宫逸泉先生家藏抄本一部还完整，其中论述观点虽有错误，但对志丹县之风土习俗的一般情况及历史记载，尚可参考，特为付印。

刘景范（1）

王子宜（2）

马锡五（3）

于一九五〇年元旦

注 释：

（1）刘景范（1910—1990），志丹芦子沟人，刘志丹胞弟。1928年随刘志丹闹革命，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2团团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陕甘宁省委书记，陕

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并为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2) 王子宜 (1908—1983)，名崇义，字子宜，志丹县城人。曾与刘志丹在榆林中学就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1928 年秋，在永宁山与刘志丹、曹力如等共同创建了保安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历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裁判部长、国民经济部长，定边县县长，三边分区专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主任，延安行政学院代院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民政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3) 马锡五 (1899—1962)，又名马文章，祖籍延川马家圪塔村，后定居保安。少时家贫，1930 年春，投奔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革命。初为军事委员会管理

科长，负责后勤工作。历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国民经济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环庆分区专员、陇东分区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和高等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保安县志序

余莅⁽¹⁾任北山之始，即遍索各属輿⁽²⁾图志书。良⁽³⁾以披⁽⁴⁾览图书，备悉山川之险易，土田之肥饶⁽⁵⁾，户口之增减，风俗之美恶，与夫历来仕宦人物之贤否优劣，因是验沿革得失而图治焉。乃以屡遭兵燹⁽⁶⁾残缺，实多守土皆哲理瘠区，无暇及此，不独保邑然也。窃⁽⁷⁾念志乘，秉笔甚难，即旧有是书，而或采访未精，考据未详，犹遗譏⁽⁸⁾陋疏略之憾，矧⁽⁹⁾，历久残缺，文献无征，创修更不易易⁽¹⁰⁾。固安所得，能为此而任之者乎，楚南大庸⁽¹¹⁾侯君韵轩，由明经官教习⁽¹²⁾，于同治癸亥（1863年）分发来秦，学有本源，慷慨任事，能见其大，而不忽于细。有子六人，皆训以实学，科第蝉联出仕，均堪致用。君历权各署篆如⁽¹³⁾，清狱讼，备灾荒，课农桑，培学校，诸务皆因地制宜，设法兴办，故所至有声。光绪壬辰、癸巳岁（1892年、1893年），署清涧，今又一方，共楫来署保安。适君次子箴青孝廉名昌铭，官内翰，请假省视，随侍任所，

君命纂修保邑志书，将付梓⁽¹⁴⁾，邮寄示余，嘱为序。斯邑久乏是书，而府志又无多可据，空所依傍，考证尤艰，爰⁽¹⁵⁾展读再三，见其序次，舆幅、田户、官师、庙祀、民质、物宜六篇，分隶山川、道里、地亩、户口等条于篇内，条分缕晰中具有识见，论断方今时局、边防綦⁽¹⁶⁾重。其舆幅、田户二篇，殚心时务，侃侃而谈，洞烛自古帝王居中驭外之得失，凡有保惠斯民之责者，胥⁽¹⁷⁾借鉴焉，所系岂止此一隅哉，而此一隅又岂无足重轻者哉。萧鄴侯⁽¹⁸⁾先收图籍，得具知天下阨塞⁽¹⁹⁾、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即一郡一邑之志亦如之。君宦秦三十余年，其甲子（1864年）同余而策⁽²⁰⁾，励精勤，壮心胜余十倍，履任保邑未半载，书已告成。补斯邑从来所未有，使后之治斯邑者得知山川形势何如，树蓺⁽²¹⁾何如，生齿⁽²²⁾何如，民风土习何如，历历了如指掌。纷⁽²³⁾者因是⁽²⁴⁾而理，忽⁽²⁵⁾者因是而详，废坠者因是而举。保安蕞尔⁽²⁶⁾邑，必本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之意，以临莅之，是后此邑宰之幸，即一邑人民之幸，即余披览了然，不患无征之厚幸也。抑⁽²⁷⁾议论周秦以来边防所系，孰得孰失，援古证今，为一隅计⁽²⁸⁾，不仅为一隅计，则又慨⁽²⁹⁾余私衷而出于望外者也。今公子箴青将赴春闱⁽³⁰⁾，当直上鹏程大展，骥⁽³¹⁾足行，见坐言起行，本其学问经术，筹

全局以济艰难，时之俊也，君之教也，慰君怀抱，不更有深焉者耶。

是为序。

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1898年）春正月上
澣⁽³²⁾。

赐进士出身⁽³³⁾分巡陕西延榆绥兵备道前任兵科掌
印给事中⁽³⁴⁾翰林院编修马相如撰。

注 释：

(1) 莅：到。与蒞同用。

(2) 舆：地。

(3) 良：很、良久。

(4) 披：打开。

(5) 硖 [(qiāo) 音雀] (土地) 坚硬不肥沃。

(6) 兵燹 [(xiǎn) 音显]：燹指野火。兵燹：因
战争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7) 窃：古词中谦指自己（意见）。

(8) 溥 [(jiǎn) 音茧]：浅薄。

(9) 矧 [(shěn) 音审]：况且。

(10) 易易：轻言容易。《礼·乡饮酒义》：“吾观于
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11) 大庸：湖南湘南。

(12) 明经官教习：任用的官职。

(13) 篆如：篆：指印章，篆如指名声如同刻写在碑石上。

(14) 付梓：梓，刻板。付梓即付印。

(15) 爰 [(yuán) 音原]：于是。

(16) 綦 [(qì) 音其]：极，很。

(17) 胥：齐，皆。

(18) 萧酈侯：指西汉第一丞相萧何。刘邦入咸阳，诸将多争财帛，而萧何则到秦之丞相府等处，取图籍收藏，后佐刘邦平定天下。《史记》载：“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酈侯，所食邑多。”

(19) 阨塞。可做屏障的险要地方。

(20) 同余而策。策：计谋，指同时在一处为官。

(21) 树蓺 [(yì) 音义]：种植，指种植五谷。

(22) 生齿：长出乳齿，古时把长出乳齿的人口登入户籍，后来借指人口、家口。

(23) 纷：杂乱。

(24) 是：这、这个。

(25) 忽：不注意，忽视，忽略。

(26) 蕞 [(zuì) 音最] 尔：形容小（多指地区）。

(27) 抑：连词，表示或是、还是。

(28) 计：主意，策略。

(29) 惬 [(qiè) 音怯]: 满足。

(30) 春闱: 科举时代称考场。因会试 (京城考试) 在春季举行, 所以称春闱。

(31) 骥: 好马。比喻贤能。

(32) 澣 [(huàn) 音涣] 浣的异体字, 意为洗。唐代定制, 官吏十天一次休息沐浴, 每月分为上浣、中浣、下浣, 后借作每月上旬、中旬、下旬的别称。

(33) 赐进士出身: 清朝科举制度, 学子经过童试 (在县和府举行, 考中者称生员, 即秀才, 第一名称案首)、乡试 (各生员集省城考试, 榜上提名者均称举人, 榜首第一名称解元)、会试 (各省举人在京城应进士之试, 中榜者称贡士, 第一名称会元)、殿试 (也称廷试, 由皇帝亲自主持), 遂以三甲取士, 一甲取三名, 第一名曰“状元”, 第二名曰“榜眼”, 第三名曰“探花”, 统称三鼎甲, 俱赐“进士及第”。二甲取若干名 (数额无限定), 赐“进士出身”。凡列入一、二甲的, 谓之“通籍”, 即指科名业已成就。三甲亦取若干名 (数额无限定), 统赐“同进士出身”。举人经殿试得中者, 可统称进士。

(34) 给事中: 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常在皇帝左右侍从, 备顾问应对等事。因执事在殿中, 故名。魏或为加官, 或为正官。晋以后为

正官。隋开皇六年（586年），于礼部置给事郎。唐属门下省。元以后废门下省，而有给事中。明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科，掌侍从规谏，稽察六部之弊误，有驳正制勅之违失章奏封还之权。清代隶属督察院，与御史同为谏官，故又称给谏。省称给事。

保安志略序

余官陕三十有六年矣，南逾秦岭泝汉沔⁽¹⁾，而西东沿河渭⁽²⁾两度龙门⁽³⁾，亲窥禹⁽⁴⁾迹之所在，而三辅⁽⁵⁾左近，尤日月车马驰逐地也。宦辙⁽⁶⁾所至，于关河之险夷⁽⁷⁾，间阎⁽⁸⁾之利病，政治之美恶，风俗之隆汙⁽⁹⁾，时志⁽¹⁰⁾于心，略可言其得失。惟北山仅权清涧年余，得重修景廋楼⁽¹¹⁾，复兴文教，粗与民习⁽¹²⁾，民亦安余之拙⁽¹³⁾。光绪丁酉（1897年）春署篆保安，保安延州之瘠区也。视事后，首究治之要领，循例查取邑志，则自置县数百年来，迄⁽¹⁴⁾无成书。民之讹舛⁽¹⁵⁾，吏之偷舛，为太息⁽¹⁶⁾者久之。适余次子昌铭由内阁中书请假来省问，因命纂辑，得志略二卷。余阅之，喜其不戾⁽¹⁷⁾古，不阿⁽¹⁸⁾今，叙议兼行，时有见地。其伪谬冗漏处，余随时厘⁽¹⁹⁾正，并呈道宪马襄伯观察加鉴定焉。夫国有史，邑有志，家有乘⁽²⁰⁾，皆所以备掌故昭来兹⁽²¹⁾也。史著一代兴亡之迹，千秋治乱之源，作者非擅才识学三长不足称良；史志乘者，史

之一体，然亦必宿学，具有才识者为之，方可信今而传后。余家世儒，素先辈皆诸生。咸丰戊午（1858年），余始以优行贡成均⁽²²⁾，教习官学，弱冠⁽²³⁾后即一行使吏，此事遂废。次儿铭幼多病，嗜读⁽²⁴⁾，颇留心文史，乡先生缪⁽²⁵⁾以承明著作才相推⁽²⁶⁾，余意不谓然也。嗣⁽²⁷⁾幸领乡荐⁽²⁸⁾，值余族谱牒⁽²⁹⁾失修，先大父、先君及余之身复屡修未就，遂命铭比次成谱，越岁藏事⁽³⁰⁾，仿唐书表体例，略为变通，余阅而嘉之。后幸考补中书⁽³¹⁾，倖值⁽³²⁾黄庐历充。

庆典撰文及国史方略⁽³³⁾诸馆差亦古者⁽³⁴⁾，内史⁽³⁵⁾小史职也。今志略之成，虽与他邑志书不无异同，然于文献无征之区，获此考证有资之券，俾⁽³⁶⁾后之作者因革损益，知所从事其有裨⁽³⁷⁾保安也，未始非壤⁽³⁸⁾流之一助。夫修志以襄⁽³⁹⁾计簿⁽⁴⁰⁾一邑事也，修谱以笃⁽⁴¹⁾宗亲一家事也。推而上之，迴翔馆阁，珥笔⁽⁴²⁾史成⁽⁴³⁾，佐吾君吾相，进退贤否，激扬清浊，则天下事也，非畜⁽⁴⁴⁾道德而能文章者无能为役，小子⁽⁴⁵⁾其敢希冀⁽⁴⁶⁾乎。余老矣，有志未逮⁽⁴⁷⁾，铭庶几⁽⁴⁸⁾勉之，余日望之。

诰授奉政大夫同知衔补用直隶州知州，署保安县知县，

楚澧永定侯鸣珂韵轩甫⁽⁴⁹⁾序于老壮穷坚之室⁽⁵⁰⁾。

注 释:

(1) 泝 [(sù) 音溯] 汉沔: 泝: 逆着水流的方向走; 沔: 指沔水, 汉江的上游, 古代也指整个汉水。

(2) 河渭: 即渭河。

(3) 龙门: 在今韩城市东北二十五公里处, 称禹门口。传说大禹当年凿龙门, 决江疏河, 兴利除害。《吕氏春秋·古乐篇》曰: “禹立, 勤劳天下, 凿龙门, 降通濇 (水清而深) 水以导河”。

(4) 禹: 传说中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亦称大禹、夏禹。禹的父亲叫鲧, 奉尧命治水, 用堵的方法, 九载不绩, 被舜杀死在羽山。舜又启用禹治水, 以疏的方法, 治水十三年, 三过其门而不入, 终降服了水患, 被作为舜的继承人, 成为部落首领。相传禹划全国为九州, 并铸九鼎, 事迹载《史记·夏本纪》。

(5) 三辅: 《职方纪略》: 陕西别号关中, 禹贡雍州之域, 西安别号京兆, 周王畿之地, 汉武帝立京兆、冯翊 (今韩城)、扶风为“三辅”。以此, 三辅即泛指关中。

(6) 辙: 车轮压出的痕迹。

(7) 夷: 平。

(8) 閭阎：閭与闫同用，閭阎皆指里巷的门。古代平民居住的地方，也指平民。

(9) 汙：污的异体字。

(10) 志：记。

(11) 景廔楼：在清涧县城内，傍河。

(12) 习：常常接触而熟悉。

(13) 拙：谦词，称自己的见解、作为笨拙，不合时宜。

(14) 迄：始终。

(15) 沈欬：忧虑悲哀也。

(16) 太息：叹息。

(17) 戾 [(li) 音丽]：罪过。引申为歪曲、贬低。

(18) 阿：奉承。

(19) 厘：整理。

(20) 乘：同“程”，意为规矩、法则。

(21) 来兹：来年。

(22) 均：全。

(23) 弱冠：《礼记·曲礼》曰：“二十曰弱冠”。

(24) 嗜读：特别喜欢读书。

(25) 谬：错误，有自谦意。

(26) 相推：辅助推荐。

(27) 嗣：继承，这里为荫袭祖先。

(28) 乡荐：推举参加乡试（在省城举行，考中者称举人）。

(29) 谱牒：牒，册。谱牒即族谱或族册。

(30) 藏 [(chǎn) 音产] 事：完成。

(31) 中书：朝中掌秉承皇命，草拟诏令的官员。

(32) 瀑 [(bào) 音保] 值：瀑同葆，保持，继续。

值：担当轮到一定时间或因袭的职务。

(33) 国史方略：治国的大政方针。

(34) 古者：陈旧。

(35) 内史：地方志书。

(36) 俾：使。

(37) 裨：益处。

(38) 壤：地区。

(39) 襄：帮助。

(40) 计簿：户口、钱谷等登记用的册子，这里作记载。

(41) 笃：忠实，专注。

(42) 珥 [(ěr) 音耳] 笔：古时史官、谏官入朝或近臣侍从，把笔插在帽子上，以便随时记事、撰述，称为“珥笔”，此处指史官。

(43) 成 [(chěng) 音成]：古代藏书的房子。

(44) 畜：同“蓄”，储存，积蓄，这里引申为修养、修为。

(45) 小子：指自己，谦词。

(46) 冀：希望。

(47) 逮：及、到。

(48) 庶几：庶，多；庶几，多加。

(49) 甫：古代加在男子名字下的美称。

(50) 老壮穷坚之室：《后汉书·马援传》“援尝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此处即此意。

自序

保安自宋始设军，金改州，元与明乃置县，凡七百数十年无志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况芒芒国土⁽¹⁾，袤⁽²⁾延数百里，岁上计书、任贡、物为、声教暨讠⁽³⁾者哉。国朝顺治七年（1650年），知县张嗣贤偕⁽⁴⁾邑人边桢、刘谦、王政新、王国章始创志书一卷，时无刊本，其书不传。光绪十六年（1890年），署知县李嘉绩续修志稿二册，以官师、人物、节烈未备，稿未竟，旋⁽⁵⁾携去。康熙、嘉庆间，延安郡守修府志，征录保安事实，第⁽⁶⁾据旧志及县册为弃取，举一废百，语焉不详，是有志，仍无志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家君来署县事，适铭随侍左右，諄⁽⁷⁾命纂修，以补前令所未逮。乃检阅府志及延绥镇志，旁引经史子集⁽⁸⁾，凡有合于保安者悉⁽⁹⁾录之。惜携书不多，而山川、民物、沿革、变迁，往往有今不若古所云者，继取县房卷宗，考求政令、条教所从⁽¹⁰⁾出，以为或可参稽⁽¹¹⁾，乃自兵燹⁽¹²⁾后，公私涂炭，存者勤⁽¹³⁾近年

各档册，他仍无征，出而访诸邦人士，则琐尾流离，耆⁽¹⁴⁾旧凋谢。间有一二文人，又皆学殖⁽¹⁵⁾荒落，数典且忘其祖，虽欲志之，仍无从志也。会⁽¹⁶⁾八月秋中，风物高爽，乃偕邑武举冯辅臣并骑游诸山寨。南登石楼台，东望马头⁽¹⁷⁾诸峰，西蹶金鼎，北过金汤、吴旗，抵铁鞭城⁽¹⁸⁾，河求洛源⁽¹⁹⁾所在。南下旦八里⁽²⁰⁾，越刘家城⁽²¹⁾，至石空寺⁽²²⁾，礼⁽²³⁾宋元曷⁽²⁴⁾所造诸佛像。途遇山农、野叟⁽²⁵⁾、樵夫⁽²⁶⁾、牧竖⁽²⁷⁾，便籍草坐谈，访求遗事。凡方言、俚语⁽²⁸⁾、奇说、旧闻，但有与志乘⁽²⁹⁾相发明⁽³⁰⁾者，晚宿山邨⁽³¹⁾茅屋中，辄篝镫⁽³²⁾琐记⁽³³⁾，参其异同。往返逾数十日，始于⁽³⁴⁾山川之离合，人物之盛衰，吏治民风之美恶，残碑断碣⁽³⁵⁾之留遗，仰古俯今，而粗悉厓略。归乃发凡起例⁽³⁶⁾，排比纂辑，阅五越月⁽³⁷⁾，成保安志略二卷。分为六篇，曰舆幅、曰田户、曰官师、曰庙祀、曰民质、曰物宜。继取宦游人士诗、古谣辞，于风土人事有规讽者汇为志余一卷，以补艺文之阙⁽³⁸⁾。书成，献之，家君逐次删正，且命呈榆林道马观察再为鉴定付刊，俾观风者采焉。铭退而自为序曰：志者史之一体也，周秦尚⁽³⁹⁾矣。自龙门创八书⁽⁴⁰⁾，兰台易为十志⁽⁴¹⁾，抑扬褒贬，具有法戒，非徒矜淹雅，备记问也。后世作志者不求史例，敷衍铺张，文繁于事，而好恶予夺，

类以私意，进退其间。言道德而皆朱程⁽⁴²⁾，言文章则皆班马⁽⁴³⁾，其浅者则摭拾⁽⁴⁴⁾无味之歌辞以标榜，摹拟无情之山水以逞才，作者无赅容，阅者无真赏，有识者病⁽⁴⁵⁾之。铭窃不自揣思，力矫其弊，据事直书，因文抒论而于国计民生利病所在。凡官斯土与生斯土者⁽⁴⁶⁾，远或迫于时所不及为，近或限于力所不能为，幸得为矣，而苟且因循又不能损益变通，以尽其利，一篇之中盖三致意焉。惟是保安乱后，民物凋敝，文献无征，而尺见咫闻，复率尔操觚⁽⁴⁷⁾，创数百年未有之作，征古事略得十之二三，言今事约得十之七八，疏漏伪谬诸弊诚知不免，尚冀⁽⁴⁸⁾博雅者教之，感且不朽。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岁（1898年）春正月元日，永定侯昌铭箴青甫叙于依云书屋。

注 释：

（1）士：土字之误。

（2）袤〔(mào) 音茂〕：广袤。面积、范围宽阔（土地的东西长度叫‘广’，南北长度叫‘袤’）。

（3）暨〔(jì) 音既〕讫：暨同及，意为达到。讫：完结、截止。暨讫：到此终止。

（4）偕：一同。

- (5) 旋：返回，归来。这里指回归故里。
- (6) 第：但是。
- (7) 谆：恳切。
- (8) 子集：分项，分册、附注类。
- (9) 悉：全，尽。
- (10) 从：从属的，次要的。
- (11) 稽 [(jī) 音几]：稽，查考。
- (12) 兵燹：战火灾害。
- (13) 勤：尽力多次做或不断做，这里指反复翻阅。
- (14) 耆 [(qí) 音其]：六十岁以上的人，这里与老同意。
- (15) 殖：生息，孳生，这里指学业。
- (16) 会：时机，机会，适逢。
- (17) 马头：马头山。在今志丹县南六十里。
- (18) 铁鞭城：即铁边城，在今吴旗县北九十里。
- (19) 河求洛源：寻求洛河的源头。
- (20) 旦八里：即今志丹县旦八镇。里：古时乡村建制，十户为邻，十邻为里，设里正，掌管督察及“课植农桑，催驱赋役”等事。清朝后期改邻里制为保甲制。
- (21) 刘家城：今刘家河，永宁镇所在地。

(22) 石空寺：今旦八镇城台村洛河岸边。

(23) 礼：拜谒。

(24) 晷：时。

(25) 野叟：叟，年老的男人。野叟即乡村的老人。

(26) 樵夫：打柴的人。

(27) 牧竖：竖子，童仆。牧竖即牧童。

(28) 俚语：粗俗的或通行面极窄的方言。

(29) 乘：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史书叫“乘”，后来通称一般史书，如志乘，史乘，野乘。

(30) 发明：创造性阐发、发挥。这里指关联。

(31) 山邨：邨，村的异体字。

(32) 篝镫：篝，笼。原指用笼子罩着的火，后借指野外架木柴燃烧的火堆。镫，古代同灯。即以篝火为灯。

(33) 琐记：琐，细碎。即细小零碎之事全部录记。

(34) 始于：始，副词，跟“才”相同，于，对。始于即才对。

(35) 碣：石碑。方者为碑，圆者为碣。隋唐之制，五品以上的官立碑，七品以下的官立碣。

(36) 发凡起例：说明全书要旨，拟定体例。

(37) 阅五越月：历经五个多月。

(38) 阙：同缺。

(39) 尚：尊崇，注重。

(40) 八书：记载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八泽、九州的书，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书经》、《易经》、《礼记》、《诗经》等书。

(41) 兰台易为十志：兰台，指翰林院，又称秘阁，称翰林曰大学士，曰太史，曰词臣，曰国史，曰中秘，曰翰撰。十志，历代称法不一，一般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类纪传体史书，今统称中国封建社会历代修撰的正史为“二十四史”。

(42) 朱程：即南宋哲学家朱熹，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朱熹著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后人编其遗文《朱子语集》、《朱文公文集》。二程著作被后人收入《二程全书》。

(43) 班马：即西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史马迁。史马迁，字子长（约公元前145或135年—？），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著《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一百三十篇，分本记十二，表十，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计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

民族、外国等各方面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通史。班固，字孟坚（公元 32—92），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著《汉书》，原一百卷，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计八十余万字，记载了自汉高祖到王莽代汉称帝其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体例依《史记》而稍有变更，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定式。他又以文学著名，有《白虎通义》、《两都赋》等传世。

（44）摭 [(zhì) 音职] 拾：拾取，摘取。

（45）病：责备，不满。

（46）凡官斯土与生斯土者：斯：这。官作动词，生作定语。即凡在这块土地上做官和生活的人。

（47）操觚 [(gū) 音骨]：觚：古代写字用的木板。操觚即写文章。

（48）冀：希望。

上 卷

湖南永定侯昌铭箴青甫述

輿 幅 篇

沿革 边防 山川 道里

保安之名肇⁽¹⁾于宋，宋以前无闻也。周统于白翟⁽²⁾，秦汉时界于上郡、北地⁽³⁾之交，东晋⁽⁴⁾为赫连⁽⁵⁾夏地。北魏为夏州金明郡之广洛⁽⁶⁾，西魏、北周因⁽⁷⁾之。隋为延安郡之金明⁽⁸⁾，唐为北武州之永安⁽⁹⁾，旋并入延州之金明，五代因之。宋始置保安军，属永兴军路⁽¹⁰⁾。金升为州，领县一。元降为县，属延安路。明改延安路为府，保安属焉。国朝仍之不改。夫保安小邑也，不当冲要，然南通鄜⁽¹¹⁾延，北与边墙密迩⁽¹²⁾，东北接榆绥，西则由环庆北连宁夏。边方有事，尝⁽¹³⁾旁溢横出，溃我藩篱⁽¹⁴⁾，草泽莽戎因之随时窃据，亦延庆间之尾闾⁽¹⁵⁾也。每慨念古昔边防，非长

驾远驭⁽¹⁶⁾，不足以固封守，秦皇汉武其已事⁽¹⁷⁾也。宋之于西夏，明之于套虏，皆豢⁽¹⁸⁾寇于门庭之内，欲其不犯我房闼⁽¹⁹⁾也，难矣。因略举周秦以来，人事之得失，与形势之废兴，不专为保安发也，而保安亦借资考证，作輿幅篇第一。

边夷之患，随中国盛衰为强弱，抚驭之法古无上策也。延安府在秦汉为上郡，实北边扼要之区，府治南去省七百余里，西北二百二十里为今保安县治，北达榆林越边垣⁽²⁰⁾，径蒙古西二盟鄂尔多斯为秦汉九原⁽²¹⁾、朔方⁽²²⁾诸郡，由榆绥东渡河为云中⁽²³⁾、定襄⁽²⁴⁾诸郡。其自保安而西，与环庆⁽²⁵⁾接壤，则北地⁽²⁶⁾、安定⁽²⁷⁾两郡地也。周初居泂鄙⁽²⁸⁾，放逐戎翟于泾洛⁽²⁹⁾之北（洛为沮洛，发源定边，过保安西境）。宣王时薄伐⁽³⁰⁾玁狁⁽³¹⁾，城彼⁽³²⁾朔方，注家⁽³³⁾即以秦汉朔方当之。周衰，戎居泾渭间，侵暴中国其势自北而南。晋文公攘翟⁽³⁴⁾于河西⁽³⁵⁾圃洛⁽³⁶⁾之间（今延榆绥地）。秦惠王取魏上郡，灭义渠⁽³⁷⁾戎国为北地，其势又自南而渐北。及始皇北击胡，收河南地（今西二盟鄂尔多斯地），因河为塞，立朔方郡，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今泾阳县），则北尽明之，河套，今之蒙古西二盟而北地、上郡，胥⁽³⁸⁾为内地矣。保安黑子⁽³⁹⁾之区，周初属翟，春秋属白翟，战国时属魏，惠王十九

年（前351年）筑长城，塞固阳（今神木县地）。襄王七年（前311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史记》正义注按：丹、酈、延、绥等州，北至固阳并上郡地。魏筑长城，界秦自华州郑县（今华阴县），以北滨洛⁽⁴⁰⁾至庆州洛源县白于山，即东北至胜州固阳县，东至西河⁽⁴¹⁾，上郡之地尽入于秦。考洛源出今定边白露山，东流过庆阳安化⁽⁴²⁾北，南折过保安西南⁽⁴³⁾出境，则当日魏秦上郡之地。自郑滨洛，北达庆州，实画洛水为界，洛以西不属上郡也。保安境内所辖以西乡为广，由县治渡洛，西行百二十里，始达安化，西南行北⁽⁴⁴⁾五十里始达合水，西北⁽⁴⁵⁾行百五十里始达安化、定边，是保安县境。洛以西当属北地，洛以东乃属上郡。府志概以上郡统之误矣。

汉楚之际，无暇边略，秦时，谪⁽⁴⁶⁾戍亦渐散亡，冒顿⁽⁴⁷⁾突起自强，复收河南故塞至朝那、肤施（朝那今平凉府地，汉肤施今绥德州），汉时未及经营也。高帝白登之围⁽⁴⁸⁾，始议和亲。而右贤王直上郡者，辄入居河南地为寇，文帝幸太原（今甘肃固原州地，非晋之太原也，诗⁽⁴⁹⁾六月太原应即指此），发车骑诣高奴（今肤施安塞地），击之出塞，旋入朝那、萧关至彭阳。岁余，大入上郡，缘边设备，由延安东及云中皆虏迹也。然其时且守且和，未经惩创。及武帝马邑构衅边

事，大起卫霍⁽⁵⁰⁾之徒穷追逐北，复收取河南地，修秦故塞，北巡朔方，勒兵十八万，骑登单于台，见以武节，其气象直驾祖龙而上⁽⁵¹⁾。然其时用兵之道，东北则上谷、云中、雁门、渔阳诸郡，西北则陇西、北地、酒泉、张掖诸郡，匈奴亦益西北左方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⁵²⁾，而上郡北当，单于庭恃朔方为之屏障，不见敌骑也。宣帝时，呼韩邪款⁽⁵³⁾五原塞，朝甘泉宫⁽⁵⁴⁾，为汉保边，倂⁽⁵⁵⁾之臣妾元寿之间，犹戴汉恩，恪恭臣职，不可谓非武皇百战之烈也。洎⁽⁵⁶⁾王莽怙富立威，妄开边衅，匈奴不恭，日肆侵略，不数年，北鄙虚空，骚然多事矣。光武中兴，单于款塞来朝，遣子入侍，犹有武宣余威。章和初，窦宪出师朔方，历燕然、金微，北去塞五千余里，尤汉以来所未有。乃复更立北虏，返其故庭。坐植大鯁⁽⁵⁷⁾论者惜焉。当是时，匈奴既北为边害者，惟东西羌为甚，缘边令长上徙⁽⁵⁸⁾郡避寇之策。于是，安定自临泾（今镇原）徙美阳（今岐山、扶风县地），北地自富平（汉县，今宁夏府灵州地）徙池阳（今泾阳、三原县地），上郡亦自肤施徙衙（衙为春秋彭衙，在今白水东北郃阳西北地），延庆二府且遂沦为瓠脱⁽⁵⁹⁾，后虽用虞诩之言，复安定，北地、上郡还之故土，迨⁽⁶⁰⁾桓灵之末，流毒日横，魏武分为五部，终不能强受羁勒⁽⁶¹⁾，至魏晋而降

东胡。之后，赫连、拓跋、苻姚、慕容之徒遂迭主中原矣。

五季之乱，苻秦收羌氏流亡，窃据关中，赫连勃勃起朔方，首破秦三城以北诸戍（三城在延安府肤施县）筑统万城（今怀远县地），开通山谷，南取长安。今保安县东，俗传南北圣人道，即赫连出师之路也。魏灭赫连，筑长城自赤城至九原，北逐柔然，西取北凉，魏之疆土遂横绝西北，厥后柔然突起后先为患，东魏复筑长城，自马陵至土垠（山西境）齐，筑长城自黄垆至杜平平戍。又自夏口至恒州（直隶山西境），又自西河总秦戍（今大同西北与延安府界）至于海。隋复于朔方灵武（今宁夏府灵州地）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所以，筹防卫者，亦可谓周且固矣。迨土厥灭柔然其势日大，隋开皇时，乃有和亲之约，边患稍弭⁽⁶²⁾。炀帝徙五原，处突厥启民于夏胜之间（夏州今怀远县，胜州在河南地），北巡榆林至金河，亲幸其帐卒，有雁门之围如白登马邑故事，而突厥于是不朝。梁师都（夏州人）据朔方，挟突厥寇边略，定雕阴（今绥德州）、宏化（今庆阳府）、延安（本延州，隋置郡，今延安府是）诸郡，引突厥入居河南内地，破取盐州（今宁夏花马池）、延庆二府，亦非复隋有矣（唐高祖入关，延安、上郡、雕阴皆降，贞观二年（628

年)，师都降，以其地为夏州）。

唐初之，入关也犹藉突厥之兵，太宗时，土厥衰降，处其众于缘边诸州，其后，延陀回纥诸部后先归，命勒功灵州，于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咸⁽⁶³⁾为州郡。肃宗灵武之立，犹藉⁽⁶⁴⁾朔方士马谷帛以壮军威。方景龙时，张仁愿夺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在吴喇忒旗西、黄河北，秦九原近地；东受降城在今归化城西，黄河东岸，汉云中地；西受降城在黄河北岸本汉朔方郡，临河县故处），置戍开屯，万里相望。迨安史之乱，朔方将士从征耗敝，存者十一，河北之精锐殆尽。吐蕃、党项遂蚕食边邑，震及京畿。吐蕃尚结赞据盐夏，东绝灵武，南扰鄯坊，自庆阳至保安，皆出没之路也。及吐蕃弃盐夏，始分银绥、朔方诸军以镇夏州，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今庆阳府环县地）以卫盐州，而银夏诸郡仅能获安。党项之在银夏北，安盐南者，复于内地授闲田以安置之，汉夷杂处，喜人怒兽有由来矣。

唐平突厥，蕃夷内附⁽⁶⁵⁾，太宗按其部落列置州县，号为羁縻。天宝时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北地、河曲、朔方、河东、范阳、平庐、陇右、剑南、岭南），率用老成宿将，出为连帅，入则宰辅。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于是节度使尽用胡人，精

兵威戍北边。唐末群胡割据，世济其凶，边防之坏实基于此。西夏一隅之地，李氏据之，自唐末迄宋季，不易姓而王，实北鄙之大憝⁽⁶⁶⁾也。贞观初，拓拔赤辞归，唐置静边等州处之，及拓跋思恭讨黄巢，立功赐姓李，以为定难军节度使，始有银（今米脂县）、夏、绥、宥（今靖边县地）、静（今米脂县）五州。后唐时，李彝超自为留后，朝命徙彰武（今延安府），彝超拒命，讨之不克，夏人于是轻视朝廷。宋祖初兴，命赵赞屯延川，选别将守庆、环、原、灵各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始置保安军，重夏防也。及李继捧献银、夏、绥、宥四州，入朝归命，而继迁脱走，负固不复，元昊⁽⁶⁷⁾继之帝制自为，以韩、范诸贤聚西北义兵经营数十年，卒未得一当也。靖康以后，夏运渐衰，南平嗣立，始并于元。盖自元昊称帝以来，历十主二百又一年矣。夫夏州漠北一瓯脱耳，然北控朔方，东达榆绥，西连灵武，南跨延庆而俯临关辅，自赫连筑统万，取苻秦，恃一城之固莫敢谁何。宋用吕蒙正之策，稍堕其城，卒不能守。及继迁僭都灵州，日肆蚕食，有河南州九（灵、共、宥、银、夏、石、盐、南、威、会），河西州九（兴、定、永、怀、凉、甘、肃、瓜、沙），河外州四（西宁、乐廓、积石、计境，土方二万里），财力雄富，士马精妍，虽内地不逮⁽⁶⁸⁾

也。宋人始终姑息，养痍貽患，增一保安军曾何能限其马足哉。

保安在北边初非要地，自来经营秦边者，以延安为中枢，其行军之道，东出银榆，西出环庆，直北出怀远、靖边以达边墙，皆捷要也。保安僻在一隅，我之所弃，而敌之所不争。然宋自西夏窃据，边隘尽失，敌人凭高俯下，势若建瓴。夏之盐、宥与保安毗连，窥窃尤易。故夏人之寇延州，一军出安塞，即以一军攻保安，惧保安有旁出之师截其后也。庞籍之城招安⁽⁶⁹⁾，范仲淹⁽⁷⁰⁾之城大顺⁽⁷¹⁾及白豹⁽⁷²⁾、金汤诸砦⁽⁷³⁾，亦恃保安为声援，足扼敌人出入之路也。保安虽僻，在治时为闲壤，在乱时即为要径。爰⁽⁷⁴⁾自宋设军以来及西夏始末，取著于史者编年如左。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置保安军。

本本唐⁽⁷⁵⁾延州永安县，后省入金明县⁽⁷⁶⁾，至是分置一军，不领县，属永兴军路。

七年（982年），定难留后李继捧入朝，献银、绥、夏、宥四州，赐名赵保忠。六月，继捧族弟继迁叛，走地斥泽（在今怀远县，故夏州东北）。

此为夏人叛宋之始。知夏州尹宪袭破之，继迁走银州，诱杀巡检使曹光实，据其城，副将王侁破之于浊轮川（在今葭州西），继迁遁入契丹。

淳化二年（991年），继迁请降，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

五年（994年），继迁寇⁽⁷⁷⁾灵州。继迁徙⁽⁷⁸⁾绥州民于平夏，旋⁽⁷⁹⁾寇灵州。

李继隆入夏州堕⁽⁸⁰⁾其城，继迁遁。帝以夏州僻在沙漠，奸雄争相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⁸¹⁾以来，颇为关右⁽⁸²⁾之患，若遂废之，万世之利也。乃堕其城。

至道元年（995年），李继隆等五道讨继迁，无功而还。

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今神木县地）。诸将失期，未遇贼而退。

三年（997年），继迁请降，以为定难节度使。真宗方在谅阴⁽⁸³⁾，姑从其请，以夏、绥、银、宥、静五州予之。

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继迁反，陷清远军（今灵州东南）。

五年（1002年）陷灵州。

六年（1003年）陷西凉，蕃部败之。继迁走，死。子，德明立。

景德三年（1006年），德明请降。诏：仍以为定

难节度使，封平西王。

德明归命后，贡献不绝，朝廷赐赉⁽⁸⁴⁾亦厚，终其身三十年，不复窥边。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六月，保安军积雨河溢，水涨没城，判官赵震及兵民溺死者，凡六百五十余人。

九年（1016年）七月，保安军栲栳寨⁽⁸⁵⁾水溢。栲栳寨以栲栳谷得名。时山水汎溢，冲坏城堤。

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明德⁽⁸⁶⁾使子元昊取回鹘甘州。

明道元年（1031年），德明卒，子元昊立。

景祐元年（1033年），元昊寇环庆。

宝元元年（1037年），元昊反，称帝。先与诸酋约，首攻鄜延。自保安之德靖砦⁽⁸⁷⁾（在县西南）及塞门⁽⁸⁸⁾（在今安塞县）、赤城（在今平凉府崇信县西）三道并入。其叔父山遇止之，不听。山遇挈妻子来奔知延州郭劝执，还，元昊杀之。遂称帝。

二年（1039年），元昊寇保安，巡检指挥使狄青⁽⁸⁹⁾击败之。青善骑射，从西征战安远（今安塞县北，保安县东）诸寨皆捷。临阵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所向披靡。至是，钤辖芦勣使青击之，元昊败走（宋制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

千人)。

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攻保安军，破金明砦⁽⁹⁰⁾，遂围延州。延州当夏人出入之冲，地阔砦疏，土兵寡弱，时范雍为经略。元昊诈通款⁽⁹¹⁾，雍信之，不设备。元昊引兵攻保安，破金明砦(今安塞界内)。执都监李士彬父子乘胜至延州城下，败刘平、石元孙、黄德和诸军(平被执，死之，石元孙执去不降，后乃归之)。会大雪解去。事闻，贬雍知安州，以夏竦经略陕西，韩琦⁽⁹²⁾、范仲淹副之。以王信知保安军兼鄜延路兵马都监。

刘平诸军既败，信以所部薄⁽⁹³⁾贼斩首数十级。迁知保安军，始至之夕，敌众号数万，传城⁽⁹⁴⁾军吏气馁⁽⁹⁵⁾。信领劲兵二千，夜出南门与战，失其前锋，因按兵不动。迟明，潜上东山，乘势击败之。迁⁽⁹⁶⁾钤辖兼经略安抚招讨都监。

释⁽⁹⁷⁾延州保安军流⁽⁹⁸⁾以下罪⁽⁹⁹⁾：凡民地为寇攻掠及兵之战死者，除今年夏税，以缗⁽¹⁰⁰⁾钱给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筑保安军栲栳寨。

仲淹至延州乃练兵聚粮，定堡障通，斥堠城⁽¹⁰¹⁾十二寨，羌汉之民相继归业。

庆历元年(1040年)，元昊遣使至延州请和。

仲淹以书谕之，反复开道⁽¹⁰²⁾，令去帝号，尽臣节。二月，元昊寇渭州（宋置治平凉府），任福败死于好水川（在今平凉府隆德县东）。贬韩琦，仲淹亦以通书⁽¹⁰³⁾并贬。

分陕西为四路，以韩琦、王洙、范仲淹、庞籍兼经理安抚招讨使，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琦知秦州，洙知渭州，仲淹知庆州，籍知延州。庞籍遣狄青城招安寨（在今保安东南接安塞县界）。

时延州城寨焚掠殆尽，稍加葺治，筑招安寨于桥子谷口，以遏寇出入之路。

范仲淹筑大顺城（在今庆阳府安化县北，保安县西北⁽¹⁰⁴⁾）。旬日城成，元昊攻之不克。白豹、金汤两寨（在县西北⁽¹⁰⁵⁾）亦赖以固。

命知保安军刘拯，谕元昊亲信野利纲哩拉兄弟内附，野利纲哩拉诈降于种世衡，欲夺清涧，庞籍先屯兵防之。元昊寇镇戎军，掠渭州而去。

三年（1044年）元昊请和，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入夏许成。元昊虽屡胜，然死亡创夷相半，财力不给，国中有十不如之谣，至是求和。遣良佐往议，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给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置榷场⁽¹⁰⁶⁾于保安军及高平砦⁽¹⁰⁷⁾。

元昊上誓表，进纳城砦。其柁櫓、镰刀、南安、

承平故地，划中为界，于中厅筑城堡，复置榷场通商。宋使至夏者，第馆于宥州，不复至灵兴。而元昊帝其国自若也。

八年（1047年）元昊卒，子谅祚立。

嘉祐二年（1057年）罢保安军榷场。

谅祚母族庞讹专政，东争麟州⁽¹⁰⁸⁾屈野河⁽¹⁰⁹⁾，遂罢和市。谅祚恶其专，讨杀之，复通好。治平初，求复榷场不许。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谅祚寇边。

寇大顺城，徙寇柔远、环庆，经略使蔡挺败之。谅祚退屯金汤，会发岁⁽¹¹⁰⁾，赐银币，留止，不予移谍⁽¹¹¹⁾，问故，谅祚大沮，遣使谢罪。

四年（1067年）谅祚诱杀知保安军杨定。

初，杨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归沿边熟户。

谅祚遗⁽¹¹²⁾以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定归朝，以剑、鉴上，匿其金银，且言谅祚可刺。帝喜，遂擢⁽¹¹³⁾知保安军。至是，种谔与夏人诈会，取绥州，谅祚以定为卖己故，诱杀之。后夏人归，杀定。首领李崇实、韩道善具言其事，帝乃削定官，没其田宅万计。

谅祚卒，子秉常立。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秉常请纳安远⁽¹¹⁴⁾、塞门二砦易绥州。

秉常遣旺孟克来言，欲先得绥州，赵高令先纳二砦，且定地界。孟克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欲约。高曰：然则塞门、安远二墙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以长城岭为界（今县北有长城岭故址），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孟克语塞，遂不许。乃城绥州改名绥德城。

三年（1070年），秉常寇环庆。

知庆州李复圭出兵追讨，至金汤，夏人已去。

七年（1074年），保安大饥。

元丰五年（1082年），鄜延副总管败夏人于金汤。

六年（1083年），夏人复来修贡。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秉常卒，子乾顺立。

三年（1088年），夏人攻保安德靖寨。

诸将米赟、郝普战死，诏刘昌祚驻军德顺、通远，据凤秦要害，以为犄角。

绍兴⁽¹¹⁵⁾三年（1096年），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先是以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砦与夏人划界，未定。夏人时侵掠边民，且欲以兰州易塞门二砦，朝廷不许。至是，乾顺奉其母，率其众五十万大入。西自顺宁⁽¹¹⁶⁾（在县北）、招安，东自黑水、安定⁽¹¹⁷⁾，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二百余里相继不绝。十月，

忽自长城一日驰至金明，纵骑掠保安，金明遂陷，留一书而去。

鄜延经略使吕惠卿复宥州⁽¹¹⁸⁾，筑威戎、威羌二城（在今保安东北）。

元符二年（1098年），夏人复通好。

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夏人复入寇鄜延，将，刘延庆败之。延庆保安军人。

政和四年（1114年），夏人城藏底河。

藏底河旧有石堡砦，在保安军北，砦旁有伏流，名藏底河。元丰四年（1081年），种谔攻夏州，破石堡，驻军索家平，旋以军溃退去。至是，夏人攻定远不克，遂城藏底河。

六年（1116年），种师道克藏底河城。

先是王厚与刘仲武合泾原、鄜延、环庆之师攻之，败绩，死者十四五，童贯为经略，匿不以报。夏人大掠萧关。至是，师道以十万众复攻八日，乃克。

宣和六年（1124年），夏人称蕃于金。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金洛索破延安，割与夏人。

王庶与曲端不协，洛索并兵攻之，乘冰渡河，犯晋宁（今葭州），侵丹州。庶檄端赴援，次襄乐（今庆阳府宁州），不进。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救，至甘泉，延

安已破。时保安以西诸军尚众，庶将百骑赴襄乐，端谋害之，不果。

四年（1130年），张浚复陕西军州。

绍兴八年（1138年），鄜延故将李辅世自夏来奔。

辅世全家在延安为金人所害，遂奔夏，夏人以为延安招抚使，率所部至延安，杀金人害其父母弟侄者。诣吴玠于阳池，玠送之朝赐，名“显忠”（保安县有顺惠王庙，明时建，以祀显忠者）。

九年（1139年），以郭浩主管鄜延经略安抚使。

时鄜延东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属朝廷者，惟保安一军，德靖一砦。浩间道之德靖，置司，招收亡散，敌不敢进。旋移知凤翔府，去官。

夏主乾顺卒，子仁孝立。

三十二年（1162年），吴玠克复永兴军州，旋奉诏弃之。

玠既复德顺军，乘胜取永兴、秦凤、熙河三军十三州，时议弃三路，遂诏班师。金复取而有之。是时，庆阳、永兴俱失，保安遂为金地（按，保安西德靖砦石空寺有金主亮天德二年造像记，二年当宋绍兴之二十年（1150年），则保安归金，应在是年之前。）

孝宗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保安军置保安县。

八年（1172年），金罢保安榷场。

初设榷场于保安与夏人和市，金主谓宰臣曰：夏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遂与兰州榷场并罢之。

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夏主仁孝卒，子纯佑立。

宁宗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金升保安为州，仍领县。

庆元三年（金承安二年）（1197年），金复置保安榷场。

开禧二年（1206年）夏季，安全废其主纯佑，自立。

嘉定元年（1208年），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五年（金崇庆元年）（1212年），夏人侵金保安州。

六年（1213年），夏人侵金保安及庆阳。

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年），金谋伐夏，冬十二月，元人围夏兴州，夏主遵頊奔西凉。

十二年（1219年），夏人请会师伐金，十月，夏人攻保安，金延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

十三年（1220年），夏人取金会州，金使人夏议和。

十六年（金元光二年）（1223年），元兵出保安，金将杨沃衍破之石楼台山（在县南），元兵攻凤翔，还道出保安，沃衍破走之。时，元兵日盛，行省檄沃衍清野，沃衍曰：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乎？遂使民得毕麦事。

元人攻夏，夏主遵顼传位于德旺。

十七年（金正大元年）（1224年），金及夏平。

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夏主德旺卒，弟子睨立。

元人伐夏所至，城邑多降，德旺忧悸而卒。

三年（1227年），元灭夏，以夏主睨归。

元尽取夏城邑，睨力屈出降，遂执以归，夏亡。
自元昊称帝至睨，合十主二百一年。

废宥州为西夏中兴尚书省。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降保安州为保安县，属延安路。

金延安府属鄜延路，统县七，保安县属保安州，元改为延安路，废保安州为县。领肤施、甘泉、宜川、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八县。明改路为府，领三州十六县。国朝仍之。雍正三年（1725年），改鄜、绥、葭为直隶州，领县八。九年（1731年），改榆林卫为府，置靖边、定边二县。乾隆八年（1743

年)，以靖定二县属延安府，共领十县。

前明边患，正统以前，萃⁽¹¹⁹⁾于东北，自土木溃而祸极；正统以后，移于西北，自河套失而害深。当洪武初年，元帝北去，其臣库库特穆尔犹扰近边，及后，鞑靼部各种类袭元之裔，日以强盛。天顺时，玛拉噶、阿勒楚尔、博勒呼各部，先后入河套（明初，复东胜州，设戍守之旅，以其地旷绝内徙），延绥一带始骚然多故矣。考，大河自宁夏东北流过榆林北，至废胜州⁽¹²⁰⁾东北乃折而南，东西二千余里皆河套地（今鄂尔多斯地）。寇之犯延绥也，自定边营⁽¹²¹⁾（在县北），东至黄甫川（今府谷县），常为出没之地，延绥镇旧治绥德州去边地远，不能控制。成化时，余子俊巡抚延绥，乃徙镇榆林，增益兵卫，添筑城砦，寇不敢逞，而我得耕牧，榆林称雄镇焉。会总督王越有红盐池之捷，寇徙北去，西人得息肩者数年。嘉靖中，谕达毁墙入寇，以十万骑入延安、庆阳（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套人数万由宁塞犯保安，保安围急，虏见神人立城上，袍笏森严，遂解去。见县武安王庙碑记）。时，曾铣总制三边，建议筑边复套，为严嵩阻陷，事寝不行。其后，数分道寇鄜延，屠掠几遍。隆庆时，谕达内附，不惜金帛，以羁縻⁽¹²²⁾其心，于时，西塞诸部，咸贪爵赏，岁来贡市，边陲宴息垂⁽¹²³⁾二十余年。万历

以后，因要求不获，抄掠近边，然虐焰亦稍衰矣。及崇祯初年，中原多故，尽革诸部，岁赏以充军食，于是，群酋携贰⁽¹²⁴⁾，咸归命我朝。又数年，流寇大起，边事遂不可问矣。

明季流寇张李皆起自延安（李自成，米脂人，居李继迁寨，冒⁽¹²⁵⁾继迁为始祖；张献忠定边柳树涧人，在保安西北）。时，秦中连岁大饥，死亡枕藉⁽¹²⁶⁾，大吏贪黷，不思赈恤，安塞马贼高迎祥乘变倡乱，从者如云，张献忠首据十八寨，其势独横。李自成银川一驿卒耳，出山后始与群盗齿⁽¹²⁷⁾，而凶焰直出献忠上。其初，旋抚旋判⁽¹²⁸⁾，其后，愈剿愈多。陈奇瑜纵李自成于车箱峡⁽¹²⁹⁾，熊文灿抚张献忠于谷城⁽¹³⁰⁾，已伏亡明之兆。不必武陵出，而明社始虚也。保安被流寇先后七次。崇祯三年（1630年）十二月，神一元盗据宁塞（在县北），杀参将陈三槐，围靖边。四年（1631年）正月，由柳树涧陷保安，副总兵张应昌败之，一元死，弟一魁领其众。总兵杜文焕、贺虎臣合兵围之，一魁突围，遁。复纠众万余，围庆阳，陷合水。时，总督杨鹤驻宁州，抚贼，过天星等佯受抚。鹤以一魁最强，厚致其婿，以招一魁，果至，数以十罪赦之，处其众于宁塞。会鹤杀贼党茹成名，群盗惧，复挟一魁叛。后为张应昌部将所获，伏诛（或云其党黄友才

斩，以献）。明代怯于用兵，每以招抚为长策。方杨鹤之督三边也，贼渠⁽¹³¹⁾多就诛，夷一鼓可灭。鹤素不知兵，曲意招抚，遂使死灰复燃，燎原莫救，固庙谟之不藏，实鹤纵寇贻之患也。

国朝康熙时，有定边叛将朱龙、李师膺之乱，保安先后被寇，旋就殄灭⁽¹³²⁾。逮同治初年，逆回煽衅⁽¹³³⁾，关陇俱震，湘军西出，三辅粗安。六年（1867年），逸回自董志原，由安化窜入保安，县令刘某先事赴省；有某营官者带护粮防勇一哨驻县城，遂合乡民邀击，于西阳沟口破之，夺获马匹军械。时大队犹未至也，某知不敌，谕居民避去，而已退延安。越二日，贼大至，城虚无人，所余粮饷、财货具付贼，贼饱，余粮聚以饲马。时，甘匪头某，偕其党徘徊于汉回之间，已阑⁽¹³⁴⁾入山，驱回逆出境，盘聚其中，劫掠流民，搜掘窖藏，凡洞寨无不破灭，所存者惟县南永宁一寨耳。而民方惧回毒杀，亦乐从某，以救余生。又县西洛滨有老岩窑险砦也，民藉以避兵，且侮贼。贼目袁长毛者，夺而据之，官军屡攻不下，募死士掷火弹焚之，乃聚歼焉。八年（1869年）境内粗平。余匪犹时窃发，知县喻秉章始赴任，以空城无可婴⁽¹³⁵⁾守，寄居永宁，并募勇五十名周巡防护，盖后先乱数年，至是乃定。保安素号瘠区，幸际清时，蒙国家数百年

休养生息，渐增蕃庶，迨⁽¹³⁶⁾来红羊一劫，公私如洗，草薶禽猕⁽¹³⁷⁾，民靡遗孑，而元气殆不可卒复矣。

保安县城，府志谓：即宋栲栳砦。唐咸亨中驻禁军于此。考，宋太宗时设保安军，仁宗时，范仲淹知延州筑栲栳砦，是未栲栳先有保安，不得径指保安为栲栳故寨也。意，宋初设保安军先已有城，后增筑栲栳特为保安犄角耳。今阅县城故址，三城如联珠，缘山而东，西临周水，水自北来，至沙道子折而东，抵城足，又折而西，绕城半周而南（先年水自西山足而南流，今徙而东，啮城根而下，城之石基渐圯⁽¹³⁸⁾）。县东北上有故城，踞山如箕⁽¹³⁹⁾，下滨于河，或即栲栳故砦。城左下有谷，越而南，上为钟楼山，有城突如东枕岭脊，西饮河唇，与北城对峙。登城一望，群山俯拱，南北川纵横，如挂画，直数十里而遥，即县东城楼。南附郭若半环，谓之南城，颓垣断垒，虽非昔日旧观，而規制依然宏廓也。志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县丞洪道修之；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目郭邦靖修之；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知县陈桂芳修之，周九里三分，高二丈，池深一丈。至崇祯乱后，截西南角为城，方不一里，县署、民舍偪⁽¹⁴⁰⁾处其中，即今县城也。国朝顺治中，知县张嗣贤建城南楼，規制略具。居民、商贾⁽¹⁴¹⁾，向以城南为盛。同治

中遭回乱失守，残缺不完。十一年（1872年），湘军协镇唐成遂率防勇驻此，就故城补筑，开西、南二门（南曰迎薰⁽¹⁴²⁾，西曰长庚⁽¹⁴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甘回海城之警，县令丁秉乾稍加修葺，添兵房四，置仓廩一，城小而低隘，形如釜底，民不乐居，兵不能守。自修复后，城以内无居人也。今欲建筑以卫民，宜按旧城基址，枕龙山，带雕河，损益进退量加，疏削挑濬⁽¹⁴⁴⁾，濠土培垒城身，计方⁽¹⁴⁵⁾约得五六里。凡庙寺、衙署、仓狱、民房均会集于一城之内。其南北二城即不复修治，亦足以固蕃篱而捍外侮也。

县境多宋元明以来城砦，沿山遍设敌墩。考：明成化中，延绥巡抚余子俊筑边墙，自黄甫川至定边营，一千二百余里，连墩勾堡，以备巡警，如汉之亭障，此其遗法也。县城北为宋栲栳砦（志载，邑厉坛、八蜡庙在县城北，古栲栳砦即指此地）；又北四十里为顺宁寨，宋设元废，明设巡检司；又北为兀刺城，明改为宁寨城；又东北五十里为园林砦；又东北八十里为杏子城；又西八十里为宋德靖寨，今刘家城、吕家城一带，略存遗址，其下有石空寺焉。又西北一百二十里为金汤寨，宋元符时筑，明嘉靖时，知县李汝重修之，今谓之金汤镇，宋时防西夏，明时防套虏，此其要冲也。又西南九十里为狄家城，宋狄青曾屯兵于此。

北上十八崮梁有营盘崮，大墩梁，东西相望，故垒屹然。又北为长城岭路，由秦王井⁽¹⁴⁶⁾经河北⁽¹⁴⁷⁾九驿，至古灵州怀远镇（元昊故都），七百里，小范老子所以防夏西也。今诸城砦半废，圯无用。民间岩砦（余子俊筑边墙时凿岩砦八百余所）多足避兵，如老岩窑、金鼎、三台诸山，其最著者。然或处偏下，或乏水源，当回乱时，贼每断其汲道⁽¹⁴⁸⁾，积薪熏灼，山骨俱热，有焦烂，无逃门，其他俯首乞降以救残喘，比比然也，惟永宁山一寨岿然独存。寨在县南八十里，故所称石楼台山。山质如赭，峭崖飞壁，兀然孤挺，远望之，如钟在簏⁽¹⁴⁹⁾也。洛水南萦绕其三面，左方有长岭横亘，东达延安。居民凿石成宇，旷如奥如⁽¹⁵⁰⁾，足容千人。分三层螺旋而上，上层踞山顶，如人之髻⁽¹⁵¹⁾；中层微洼而斗峻；下层有井通洛，供取汲焉。三层各自为砦，砦南各有旁道，驾石为栈，以通往来。贼至，撤栈截险，无阶可升，凭高俯瞰，见山下人马如蚁。同治回乱，居民避此者数百户，于山顶设号旗信墩⁽¹⁵²⁾以报警急，每窥贼过，辄抄掠其尾，夺取马匹、粮械，贼切齿甚，然无如之何也。夫天险之设可以御寇，寇得之，亦足御我。老岩窑亦险地，袁长毛据之，蹂躏山川，人稽天戮，其前车也。查塞前后，滨洛皆悬岩，南渡洛，缘峻坂斜上，乃通三塞，地稍平缓，可容居

民百余家，宜依岩增筑城垣，设悬门敞垒，移营汛官镇抚其上，以防奸宄⁽¹⁵³⁾窃据。塞下平川沃壤（西面崦子川水地平衍，可种稻稔），可耕可收，可樵可汲，令储积无缺，守助相依，虽宋墨、鲁般⁽¹⁵⁴⁾于何施其智力哉。

环保安皆山也，山自靖定北来，沙磧余脉未尽，气势平缓，边风震荡，移徙无常，至保安，山始纵，气体亦雄，有负土者，有戴石者，土石之中，均含沙质，其地脉然也。堪域家言，山以水为界。保山虽丛杂，划东西川，分三大干，了如也。东之山以杏子河界之，自牛头坡而南，过杏子城，至县东为闯成山，为草墩梁，为老畔峁；迤而南，为艾蒿岭（即子午岭之分名），岭绵亘延庆两府间，横纵数百里外。南行为新家崦岭，为圣人道（东走安塞、甘泉），赫连氏所开，以南入长安也。越安家条，右为双墩山，左为马头山，叠嶂丛峦，人迹罕至，其东南则安塞地矣。西之山以沮洛水界之，洛之东，自长城岭，过十八峁梁，衍为九吾山；迤而南，为双墩岭，为大崦岭，为史崦岭，抵于洛。洛之西，自乱石头，度九嘴坡，缘洛而南，过金汤，为金鼎山；过吴堡川，至旦八里，为龙儿崦岭；度白沙川，为大崦岭、小崦岭、丑驴崦岭，至大峁，则合水地矣。县城在东西山之间，周水界之，

分为南北川，川北山自靖边金家崖，过徐家台子，越娘娘砭，南至县城。其东为栲栳谷，为钟楼山，又曰青龙山，故县城东门也。稍东为小石山，梯石为路，越闯城山，至李家嘴，则走安塞道也。其西为官家山，晨可候雨，又曰候雨山，稍西为太白山，又曰狮峰，视诸山为尊，上有穴，俗曰海眼；又西则九吾诸山也。自县南下，东西山夹川以走，宛延若龙，其西为石峁，为羊角城，至川口，县周河入洛，山随水止；其东为三台山，至川口；随洛水南下，为石楼台山，其西则崾子川诸山，走白沙川道也。又南为马头山，又东则入安塞地，又西南，则鄜州与合水地矣。

保安三川，县西之沮洛为巨，县城之周河次之，县东之杏子河又次之，均以保安为过境。沮洛计行三百里，周河、杏子河计行二百里有奇⁽¹⁵⁵⁾，周河源出靖边县饮马坡，南流至徐家台子，入保安北境，有柳榆沟水西来注之；又东南过保湾沟门，至任家坪，小河沟水西来注之；过阿姑泉（泉水甚微，不能达河），武家沟门水西来注之；南过沙道子，绕县西太白山下，西阳沟水西来注之，三郎泉水东来注之，宜龙沟水自骏嘉渠北来注之；过南沟门，至双顺河，康家沟水东来注之；至北山寺，紫麻沟水自老龙潭西来注之；过石峁，至羊角城，东折而南，至川口南入于洛。隋志：

归德县有雕水，或即此水也。杏子河本浑州川水，又名园林川，源出靖边南，保安北之牛头坡，东流至杏子城，过大湾、张家渠、槐树渠、东南流至新集驿；又东过李家嘴、何家沟、牛家沟至侯家河湾，径园林驿、吕家川、南流至界牌湾入安塞境，过肤施，入延水，至宜川⁽¹⁵⁶⁾达于河。沮洛水府志谓：源出定边县西南琉璃庙石穴中，其北有白露山。山海经所谓：白于之山，洛水出其阳者也。余尝泝⁽¹⁵⁷⁾洛水至定边，询求洛源出今定边三圣坡，合诸小水东南流，俗谓之铁鞭城河，水色常浊；其出自琉璃庙者，俗谓之乱石头河，水色常清（应即页水川水），至吴旗镇北，两水交会，如泾渭然。河身沙石杂揉，其流迅急，南过宗家圪塔，宁塞川水自靖边东来注之；白豹川纳九嘴坡水自安化西来注之，入保安境，绕金汤镇西，东南流至金鼎山，有罗儿平川东来注之；又白云寺河自十八岭梁、小蒜川东来注之（太平寰宇记：保安军有吃莫河，源出蕃部，南流入洛，或即此水也）；吴堡川自安化西来注之；又西南过旦八里，有樊家川水自安化，径曹家河西来注之；越大庄，有柏叶沟水东来注之；度门限岭，有义正川水由石沟东⁽¹⁵⁸⁾来注之；又东至老岩窑，绕嵯岷，至川口，县周河水北来注之；南流至石楼台山（今永宁山），有白沙川水径千佛洞，过芦家沟，至嵯

子川西流注之；过定边旗、孙家沟、党家湾，至石猴子南入安塞境，至朝邑⁽¹⁵⁹⁾，达于河。

保安县境，计方五百余里，东北促⁽¹⁶⁰⁾而西南延袤。东界安塞，由县城山行至孙家岔，越闯成山，度杏子河川，行过侯家河湾、园林驿、吕家川、与安塞属之白家圪交界，九十里，距安塞县治共一百八十里。东南仍界安塞，由县城川，行至康家沟山，行过新家峪岭，走南北圣人道，至安家条，与安塞属之任家窑交界，八十里。东北界靖边，由杏子河，过新集驿、杏子城，至牛头坡，与靖边属之柴家梁子交界，一百里。西界甘肃安化，由县城山行，径九吾山，由旦八里度洛，沿曹家河，至安化之石佛寺交界，一百二十里，距安化县治三百七十里。西南界甘肃合水，由县城川行过峪子川，至红树台，与合水属之上平镇交界，一百五十里。西北界甘肃安化，由县城川北行，入柳榆沟，至老君庙河山，行西，越十八崮梁、出小蒜川、过金鼎山、金汤镇、度洛至九嘴坡，与安化属之杨家渠交界，一百五十里。由金汤北行，为靖边县地，中有袁家石圪、新庄科、景家坪、刘家沟门、土河沿，为保安地。正南界鄜州及甘肃合水，由县城北⁽¹⁶¹⁾行，过三台山、羊角城、至石楼台山、抵青杨树坪，与鄜州之独嘴沟，合水属之塌石川交界，一百四十里，距

合水县治二百七十里。正北界靖边，由县城川行过保湾沟门，至徐家台子，与靖边属之金家崖根交界，三十里，距靖边县治共一百二十里。距靖边新治镇靖堡二百三十里。东南至延安府治二百二十里。至陕西省治九百四十里。原设驿站二处，马七匹，夫三名半。一本城驿，东至安塞城新乐驿一百八十里。一东路新集驿，北至靖边枸杞驿六十里，至靖边城二百二十里。铺司三处，本城铺，东路新集驿铺，杏子城铺，设铺夫一十二名。塘站三处，一县城本汛，一东路园林驿，距县八十里；一北路靖边巡检司，距靖边县城七十里。自经回乱，驿、马、塘兵荡无一存，公私文报惟专丁役传递，盖公费不敷，奉行不实，邮政之不修久矣，独保安县乎哉。

注 释：

(1) 肇 [(zhào) 音兆]：开始

(2) 白翟 [(dí) 音狄]：东周至秦（前 770—前 221）时，居住在黄河银川到洛河之间的北方少数民族。

(3) 上郡、北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称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上郡、北地分属其一，时保安分属上郡、北地范围，东部属上郡高奴县，西部属北地

归德县。

(4) 东晋：公元 317 年，西晋愍帝为汉王刘聪所弑，元帝司马睿即位于建康，到公元 420 年，历经 11 主，103 年，即为东晋。历史上也称东晋列国，或东晋十六国。

(5) 赫连：即赫连勃勃，是匈奴族刘渊（元海）后裔。其父刘卫辰入塞归附前秦苻坚，被封为西单于，屯居代来城（今榆林以北）。后前秦国乱，战败，逃归今固原的高平公没奕于部下，被封为安北将军、五原公，为后秦镇守朔方，势力日益扩大。公元 418 年，赫连勃勃数路出军，悉数攻下关中诸郡县（属东晋治），至此，赫连夏的统治疆域已包括宁夏、内蒙伊克昭盟、陕北、关中、甘肃陇南、陇东等地。于是在这年（公元 418 年）称帝，命他的儿子坐镇长安，自己仍回统万城（今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子村，称大夏国都）。公元 425 年赫连勃勃死后，拓跋魏（宁夏北部少数民族）乘赫连夏“诸子相图，国人不安”之机，于公元 427 年灭掉夏国。

(6) 广洛：原为高奴县地，魏太武于此置广洛县，即今安塞县地。

(7) 因：沿袭，继续。

(8) 金明：隋朝仁寿元年（601 年），改广洛县为

金明县，县治在今安塞县北。

(9) 永安：唐武德二年（619年），置北武州，领开远、全义、崇德、永安、安义五县，永安县治在今安塞境内。

(10) 永兴军路：辖丹州咸宁郡（有汾州、云岩二县），保安军，宥州（西夏黄河南）。

(11) 廊：今富县。

(12) 密迩 [(er) 音尔]：近，紧密相接。

(13) 尝：曾经。

(14) 藩篱：篱笆。比喻门户或屏障。

(15) 尾闾：古代传说中海水所归之处，现多用来指江河的下游。这里比喻为通道。

(16) 馭 [(yù) 音于]：同御。抵挡。

(17) 已事：已经过的事。

(18) 豢 [(huàn) 音换]：喂养（牲畜），比喻收买并利用。

(19) 房闕：闕，门。房闕即房门。

(20) 垣：为垣之误。

(21) 九原：在今内蒙包头市境内。

(22) 朔方：长城以北，黄河以南的区域，即今河套地区。

(23) 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辖地相当于

今山西西北和呼和浩特以南地区。

(24) 定襄：今山西大同一带。

(25) 环庆：指宋时环州和庆州，区域包括今庆阳和平凉的部分地区。

(26) 北地：隋代置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肃宁县。

(27) 安定：今甘肃泾川境内。

(28) 沔鄠：今西安市长安县一带。

(29) 泾洛：指泾河、洛河。

(30) 薄伐：征伐。《诗经·六月》有“薄伐獫狁”句。

(31) 獫狁 [(xiǎn yǔn) 音显允]：当时居住在宁夏和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叫鲜卑族。

(32) 彼：那时。

(33) 注家：解释这段历史的人。

(34) 攘翟：攘，排斥。抵御白翟。

(35) 河西：黄河之西。

(36) 圃 [(yín) 音吟] 洛：圃，即圃水，古水名，今榆林秃尾河，汉代至元代称圃水。洛即洛河。

(37) 义渠：在今定边县北部灵武境内。

(38) 胥：皆，齐。

(39) 黑子：痣也。《文苑》“城为弹丸，地犹黑子”。言其小也。

(40) 滨洛：沿洛河。

(41) 西河：黄河西。

(42) 安化：县治在今甘肃庆阳。

(43) 西南：应为东南。

(44) 北：应为“百”字误。

(45) 西北：应为西南。

(46) 谪 [(zhé) 音哲]：封建社会把高级官吏降职并调到边远地方做官。

(47) 冒顿：我国北方强大起来的一个匈奴部族，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元年）自立为单于。

(48) 白登之围：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冒顿单于寇边，高祖刘邦亲统兵征讨，被围于白登七昼夜，此所谓“汉高白登之围”。至是，汉被迫与之和亲。

(49) 诗：《诗经》。

(50) 卫霍：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

(51) 直驾祖龙以上：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 年），武帝率 18 万骑出巡塞北，旌旗千里，威震匈奴，北巡回归，祭祀黄帝陵，即指此。

(52) 燉煌：地名。燉煌亦作敦煌。

(53) 款：意为至，到达。

(54) 甘泉宫：汉甘泉宫在陕西淳化县境内。而非今甘泉县。

(55) 侪 [(chāi) 音柴]: 同辈。

(56) 洎 [(jì) 音季]: 到。

(57) 鯁: 鱼骨头。意为培植了障碍。

(58) 徙 [(xǐ) 音洗]: 迁移。

(59) 瓿脱: 瓿, 茶具, 酒具。瓿脱即摆设品也。

(60) 迨: 等到。

(61) 羈勒 [(jī lì) 音奇迪]: 羈, 马笼头。勒: 马缰绳。羈勒即约束, 驾驭。

(62) 弭 [(mǐ) 音米]: 平息。

(63) 咸: 都, 皆。

(64) 藉: 凭借。

(65) 内附: 指太宗贞观元年, 分天下为十道, 绥、银、丰、胜等州属关内道。

(66) 慙 [(duì) 音兑]: 坏, 恶。

(67) 元昊: 即李元昊 (1003—1048), 也叫赵元昊, 夏州人, 本姓拓跋氏, 祖先在唐时被赐姓李, 宋初被赐姓赵。党项族首领, 西夏国主, 1032—1048 年在位。1038 年称帝, 国号大夏, 定都兴庆府 (今宁夏银川), 曾订立官制和军制, 命野礼仁荣创西夏文字 (蕃书), 击败土蕃和回鹘, 因宋廷拒绝元昊称帝的请求, 宋夏友好关系破裂, 从 1040 年开始, 不断发动对宋战争, 至 1044 年与宋重订和约, 1048 年死于宫廷

残杀之中。

(68) 不逮：不及。

(69) 城招安：城作动词，即修筑，招安即今安塞县招安乡。

(70)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省苏州人）。出身贫寒，自幼刻苦自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参军、知州、司谏、吏部员外郎。因上书《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被罢官，宋仁宗时，西夏侵边，任他为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守边多年，颇有功绩。庆历三年（1043年）回朝任参知政事，因力主改革（如裁冗官，减徭役），遭到权贵反对，一年后被贬，出任邓州、杭州等地方官。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有文学才能，文章诗词都有名篇传世，散文《岳阳楼记》为后世称颂，表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著有《范文正公集》。

(71) 大顺：在今甘肃庆阳县北150里。

(72) 白豹：今吴旗县白豹乡。

(73) 金汤诸砦：金汤，今志丹县金汤村。砦同寨。

(74) 爰：于是，乃。

(75) 本本唐：原本唐。据考；唐武德二年，置北

武州，领开远、全义、崇德、永安、安义五县。永安县治在今安塞境内。

(76) 金明县：县治在今安塞县北。

(77) 寇：入侵。

(78) 徙：迁移。

(79) 旋：不久，很快地。

(80) 堕：毁坏，摧毁。

(81) 城：当动词，即建城，指赫连建统万城。

(82) 关右：关指关中。面向南时靠西的一边为右，关右即关中的右边。

(83) 谅阴：谅察其企图。

(84) 赉 [(lài) 音赖]：赏赐。

(85) 栲栳寨：保安旧县城，傍今城隍庙沟北侧。

(86) 明德：应为德明。

(87) 德靖砦：在今志丹县旦八镇城台村。

(88) 塞门：今安塞县镰刀湾乡塞木城。

(89) 狄青：字汉臣 (1008—1057)，汾州河西人，宝元初，元昊反，以青为延州指挥使。时偏将屡败，士卒多畏怯，青常为先锋，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八，破金汤镇，略宥州，烧积聚数万，俘夏人五千七百，又筑桥子谷、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寨，遇战，挺起驰赴，临敌披发，带铜面具，披靡莫当。

为宋之名将。

(90) 金明寨：今安塞县沿河湾镇磑子沟村。

(91) 诈通款：假意表示诚恳热情。

(92)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北宋著名军事家，曾任陕西安抚使、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书《攻》、《守》二策入奏，纵论抗击西夏的方略，长期在西北主持军务，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升任陕西四路经安抚招讨使，曾与范仲淹一同抵御西夏，世称“韩范”。

(93) 薄：轻视。

(94) 传城：传入城里。

(95) 慑：畏惧，害怕。

(96) 迁：提升。

(97) 释：解除，免去。

(98) 流：即流刑，流放到一定地点去充军或服苦役。

(99) 罪：灾难，苦难。

(100) 缗 [(mīn) 音民]：用于成串铜钱的量词，即给一定数量的钱。

(101) 斥堠城：斥，修筑。堠，古代用于瞭望敌方情况的土堡。

(102) 开道：开导。

- (103) 通书：指与元昊通书，违“人臣无外交”。
- (104) 西北：应为西南。
- (105) 西北：应为西南。
- (106) 榷场：榷，专卖。榷场，即宋与夏互市场所。
- (107) 高平砦：今宁夏固原（保安军榷场在今吴旗县铁边城乡）。
- (108) 麟州：在今神木县北。
- (109) 屈野河：应为窟野河。
- (110) 会发岁：恰逢新天子登基的年份，据考，是年神宗皇帝登基。
- (111) 移谍：移交的公文。
- (112) 遗：赠送。
- (113) 擢：提升
- (114) 安远：在今甘肃通渭县东南。
- (115) 绍兴：应为绍圣。
- (116) 顺宁：在今志丹县北四十里。
- (117) 黑水、安定：黑水，在今子长县涧峪岔一带；安定，即今子长县安定镇。
- (118) 宥州：治所在今内蒙鄂托克旗一带。
- (119) 萃 [(cuì) 音翠]：聚集。
- (120) 胜州：即今内蒙古东胜市。

(121) 定边营：今定边县城。雍正九年（1731年）设定边县，升定边营为县城。

(122) 羈縻 [(jī mí) 音几迷]：笼络。

(123) 垂：将近。

(124) 携贰：有二心，离心（携：背叛）。

(125) 冒：冒充。

(126) 枕藉：很多人交错地倒或躺在一起。

(127) 齿：相等，不差上下。

(128) 判：判即叛。

(129) 车箱峡：在今河南省新安县境。

(130) 谷城：即今湖北省的谷城县。

(131) 渠：大帅，首领。

(132) 旋就殄灭：旋，很快、不久。就，接近。殄灭，灭绝。即很快接近灭绝。

(133) 衅 [(xìn) 音信]：争端。

(134) 阡：将近。

(135) 婴：触，缠绕。

(136) 迹：近。

(137) 草薶 [(tì) 音剃] 禽狝 [(xiàn) 音鲜]：薶，除去野草。狝：指冬天打猎。草薶禽狝即荒凉一片，鸟禽灭绝。

(138) 圯 [(yí) 音夷]：桥。

- (139) 如箕：如簸箕形。
- (140) 偪：同逼，狭窄。
- (141) 商贾 [(gǔ) 音谷]：做买卖，古时商指行商，贾指坐商。
- (142) 薰：一种香草，也泛指花草香。
- (143) 长庚：太白金星。
- (144) 浚：挖深，疏通。
- (145) 方：周长。
- (146) 秦王井：在今靖边县境内。
- (147) 河北：指黄河以北。
- (148) 汲道：水道（从下向上打水为汲）。
- (149) 簾 [(jù) 音据]：古时悬挂钟鼓的架子。
- (150) 旷如奥如，旷，宽阔。奥，古时指房子的深处。如：适合。即指阔和深都很适合。
- (151) 髻：挽在头顶的发结。
- (152) 毆：同炮。
- (153) 奸宄 [(guǐ) 音鬼]：坏人（由内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宄）。
- (154) 宋墨·鲁般：般即班。宋墨、鲁班皆为古之巧匠。
- (155) 有奇：奇，零数。有奇即有零或有余。
- (156) 宜川：应为延长。

(157) 泝：同溯。追溯，寻求。

(158) 东：应为西。

(159) 朝邑：古县名。1958 年并入大荔县，县治在大荔县城东 15 公里处。

(160) 促：靠近，短。

(161) 北行：应为南行。

田 户 篇

地 亩 户 口 赋 税 屯 垦

环地球之气，日北至而温，南至而寒，风南至而温，北至而寒，非地气有殊，天气使然也。中国在温带，之南万物和生，其倚于北者，渐近寒带，物生亦艰。北山负地之阴，背天之阳，禹贡所谓：要荒之，服不登贡赋者也⁽¹⁾。自后世，开辟日广，专恃人气之盛，以补天地之气之穷。故凡缘边郡县，其初荒漠也，以人气温之，遂化榛莽⁽²⁾为禾黍矣。一遇兵燹灾侵，人之气不足胜之，而天地乃仍复初，无足怪也。田赋之设，亦人事之因地制宜者，若废而不治，则东南财赋之地皆可圯墟，矧⁽³⁾北鄙一隅地哉。故言，地利者人气最贵，天气次之，地气为下。作田户篇第二。

赋役简明全书内载，保安县民粮原额折正⁽⁴⁾一等地，三百二十二顷四十亩二分八厘，内除荒地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四亩七分五厘七毫，实熟地五十六顷五分二厘三毫。又乾隆十七年（1742年）升科金汤镇荒地照例五亩折一，折地十八亩二分，共得折正实熟地五

十六顷七十三亩七分二厘三毫。

民丁原额三门九则⁽⁵⁾不等，共折下下丁⁽⁶⁾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丁，内除优免、行差、逃亡各丁，存丁四千四百六十六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豁免包赔丁三千七百一十六丁，实在征银之丁共七百五十二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始，以五十年所编丁册为率⁽⁷⁾，永免增丁之赋，雍正二年（1724年），以册存见数，按直省州县均，入田赋代输⁽⁸⁾，其无田之户，悉免之，后此丁有滋生，徭无加额。若有垦田，复升科⁽⁹⁾者，仍于田赋内代输其徭银。保安编审丁口，据嘉庆时丁册，四千四百六十八丁，未详户口。道光三年（1823年），丁口全册共五万一千五百余名。同治六年（1867年）乱后，初次招抚，仅一百七十余。光绪六年（1880年），增至三千余丁口。二十二年（1896年）清查户口，城关六十户，二百七十五丁口；东乡一百二十一户，六百五十四丁口；西乡五百一十户，三千二百零五丁口；南乡一百六十户，七百八十三丁口；北乡六十户，三百二十四丁口，城乡合计共九百一十一户，五千二百四十一丁口。此其大略也。

会典载则，三壤⁽¹⁰⁾以行两税，而常赋以定今之，地丁银粮并征，即两税法也。保安折正熟地民粮应征

本色起运粮三百七十七石九斗二升三合六勺⁽¹¹⁾（每亩约征粮八升有奇），应征地银三百三十四两七钱三分二厘（每亩征银九分九厘九毫二丝二忽⁽¹²⁾），又征丁银二百二十九两六钱九分六厘（每丁征银二钱七分六毫二丝二忽），又征更屯地丁银六钱三分三厘，又每两正银征耗羨⁽¹³⁾银一钱五分，共征银八十四两柒钱五分九厘，又每两正银摊征盐课银四钱五分六厘六毫六丝，共征银二百五十八两四分八厘，又征额外课程银五两一分四厘四毫，合计岁入银九百一十二两八钱八分二厘四毫（每银一两折纳钱一千四百文）。内存留银三百四十七两九钱七分二厘，起运银二百一十六两四钱五分五厘四毫。其耗羨银归养廉内留支，盐课银及更屯地丁银，均随正粮征收，批解至征收之本色起运粮三百七十余石。自同治六年（1867年）遭乱后，因民户无力挽运交纳，于光绪七年（1881年）知县张会一禀奉上宪批准，始以二成征收，共纳米豆七十五石五斗八升四合八勺，以四十五石九斗三升七合九勺，由各花户运交靖边县仓，供支兵粮，以二十九石六斗四升六合九勺，就近支給本邑城守汛兵粮，惟运靖边者，长途往返，劳费累民。又经稟请，改征折色⁽¹⁴⁾，民以为便，今仍之。至应征延安卫更屯本色粮⁽¹⁵⁾石，其地原额一十三顷一十七亩三分有零，内除荒地十一顷七

十五亩，实熟地一顷四十一亩有零，计粮六石六斗四升。光绪七年（1881年），亦照本色起运粮按二成减征，仅一石三斗二升八合三勺，储存县仓。其应征本色草九束⁽¹⁶⁾九分六厘，则移解延安营收纳。通计，保安一岁征银只九百余两，除留支外，赴司⁽¹⁷⁾请领廉费、俸工及公帮津贴各费，则在一千五百以外，是司库所出之数浮于所入已一倍有余矣。北山地旷人稀，岁仅一获，若按亩征赋，未免重累闾阎⁽¹⁸⁾，故明时有折正之例。国朝顺治初年，兴屯道厅，白士麟、高应选督垦荒地，报垦一亩，即定一亩之赋，延民遂困不可支。布政司陈煊（孟津人，进士），于十六年（1659年）入朝奏请，仍复明时旧额，北山之赋自是始轻。按折正法分三等，有三亩折一至九亩折一者旧例，保安系五亩折一。乾隆十七年（1752年），升科金汤镇地亩即其例也。及同治六年（1867年）以后，招垦升科，则又以九亩折一矣。再按延安府属丁银，国初沿明制，每丁有自三四钱至一两以外者，民多逃亡。雍正三年（1725年），川陕总督兵钟琪⁽¹⁹⁾奏请，延安所属州县丁银概从下则，减旧额万二千两有奇，又请将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以雍正五年（1727年）为始，著为令。

保安盐课，原引⁽²⁰⁾一千零八道⁽²¹⁾，每引一道征课

银贰钱五分六厘，共银二百五十八两四分，随地丁征纳（地丁正银内每两摊征盐课银四钱五分六厘六毫）。保安地近乌白二池，汉唐以来设有官司。宋天圣时，二池通商。庆历时，以延庆、保安逼处盐地，奸人私以青白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予券，由官自鬻⁽²²⁾。元祐时，延原保安等八州军皆禁榷，置司给引。明洪武时，延安府尚食河东盐，谓之官盐，其以花马池之盐私相贸易者，谓之私盐，民间便于私盐，不便官盐，百弊丛生，上下交困。隆庆四年（1570年）始，改食池盐，令各商报纳，每引增银五钱二分（旧例每盐二百斤为一引，每引纳银二钱五分），花马大小二池，岁给引十五万六千四百余引，纳银六万七千有奇，令盐商依时估余，入边以充兵食。然，其时池盐祇⁽²³⁾北供延、庆、平三府，宁、榆二镇，引地甚隘，故张炼盐法议谓：当直开二池盐禁，使西凤、汉中沛然通行，计三府所食河东盐十二万有奇，岁课即照河东，责三府代办，既于民食甚便，亦于国课无伤。惜所议卒不果行也。国朝延安十县，仍食池盐，销大池引七千七百七十六道，岁征银一千九百余两，归于地丁内完纳。花马大池有海眼九，开治畦田产盐甚伙，其盐根作方棱形，颗粒晶莹，人多持此馈送，为土物佳品。余旁五池不及也。延绥之贩盐者，半以牛运，

有自安塞而北者，有自保安而西者，随山川逐水草而行，露宿野食，习以为常。

保安杂税课程，同治六年（1867年）以前，岁有常征，自乱后，百物凋敝，具赘卒荒，虽有存者寡矣。原额当商⁽²⁴⁾四家，岁课银二十两；牙行⁽²⁵⁾六名，岁课银一两八钱；地税岁银八两一厘；畜税岁银八两七钱。近则当牙无人承充，地无业户置买，一应税课无从征纳，惟畜税尚间时征收。保安畜税素称蕃庶，汉唐以后设有牧苑。宋初，市马，陕西惟保安军及麟府、丰延、河西、绥宁、夏州，岁给空名敕书，委边吏择牙人入蕃招募，给券诣，京师估马定值。自夏人据有河南，唯麟府及保安收市，其后，与夏人和商，兴置榷场，以保安为税地，而畜产其大宗也。明时牧政，如茶马、盐马、棚马、苑马、免粮马、互市马，其法綦详⁽²⁶⁾。正德中，兵部咨⁽²⁷⁾给保安寄养马尚二千四百匹，则当日之繁饶可知也。近自灾乱频仍，物产萧索，而士民家尤恃畜牧为养命之资，牛马羊驴十百为群，每岁三月金鼎山，七月县城，有牛马会集，远近偕来，即畜税之所从出，然所入亦无几矣。

县自回逆之变，继以土匪游勇叠次蹂躏，民多逃亡，及军事稍平，始议招垦之法。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知县喻秉章署县事，散赈抚集，据报招难

民一百七十六人，垦荒地三千余亩；十年（1871年），雷炯知县事，据报招回丁口七百二十余名，垦荒地一万五千余亩，未垦者仅四千余亩。遽请照赋役全书，人丁三等九则从下下等，以九亩折正一亩之例，折正一等熟地一千六百六十六亩，草草上报，营田总局批云：北山地广粮轻，现在开荒成熟之地，虽比全书所载行粮熟地有增，而比较承平年所种熟地差数甚巨，是该县荒芜地土仍复不少，本局督办开荒，专为尽地利而足民食，以培地方元气，不仅为复赋额起见，该县总当尽心办理，设法招民全行开垦，方不负父母斯民之任，勿斤斤以三等九则请以下下则，地九亩折一也。据此，则当日所报，其不实不尽可知矣。十二年（1873年）三月，丁集成署县事，续垦五千九百余亩，前后约计已二万余亩。十二年十一月，张晖暘代理县事，据报，除已开二万亩外，未垦熟荒约计四万二千余亩，则与雷、丁两令所报之数先后两歧。十二月，实任王道全到任，乃以禀报不符，复行更正，而未垦者尚三千三百余亩。光绪元年（1875年），据报，续垦共得折正熟地四千八百三十六亩。二年（1876年），复报垦八百三十七亩，以符原额五千六百七十三亩之数，于是，升科纳赋而招垦之事毕矣。六年（1880年）章峻，七年张会一署事，先后禀复，县内一律开

种，并无旷土，而荒山穷谷之中，居然成玉粒金穰之世，既而，所招客民各还故土，所垦熟地复就荒芜，大吏于是有带垦之令。九年（1883年），县令余作舟以地多人少，耕种未遍，拟令有力之家，将荒地就近带垦，上禀督垦局，以该县前禀荒地既已垦齐，粮复原额，尚有何项荒地耕种未遍，所禀殊属含糊。余令乃以了事也。夫极边荒远，额外无粮之地，禀复则仍属含糊了事也。夫州县吏亲民者也，能达民情，而往往上格⁽²⁸⁾于法，至于屈情以就法，而民事难言矣。大吏行法者也，不通法外之意，不惟民之情格，则吏之情亦不通，而吏事更可知矣。今欲为保安复行招垦，必有执地已齐垦，粮已复额之说，斥为多事者，其亦缚于法，而不达民之情乎。

北荒丁户，在昔之寡乏。秦汉以来，或遣戍于长城，或徙民于塞下，而屯田、营田诸法，尤为筹边之良规，盖非此，别无法以聚民也。自屯营之政不修，边荒有故，居民相率而逃，有方千里无人烟者，事后言招垦宜，其难矣。而今日之保安，尤有难焉者。秦中自大侵后，户口凋零，三辅膏腴犹未尽辟，山西、河南、湖北、四川诸客民之来陕者，择肥而处，必不肯舍沃壤而深入穷山者，其难一也。北山州县荒地尤多，其自河西来垦者，至肤施、安塞而止；自川、甘

来垦者，至安化、合水而止，得便即安，必不肯弃近地，而改适远县，其难二也。将欲招垦，不能不先集款，保安富户寥落，经费难筹，间有出资招徕者，苟求近利，未能远谋，一岁不收，无力赔垫，客民冻馁逃去，不复肯来，其难三也。幸招徕矣，又不能不为选丁，山邑僻苦，远近皆视为畏途，其溢入保安者，非无业之游手，即无赖之奸氓，暂图栖止，旋即诈骗，主客不和，反多扰累，土著之民尤以此为害焉，其难四也。加以水旱虫鸟之为害，冷雹黑霜之不时，小民终岁勤动，入秋荒落，其谁肯荷⁽²⁹⁾耒耜⁽³⁰⁾而耕此不毛之区乎。若然则谓，保安直弃地也，是又不然，方国家承平之时，民物丰硕，商旅填溢，凡山颜水趾，罔非耕牧之场，今之断陇残畦，皆昔之壤错也。今之颓垣败瓦，皆昔之华居也，百年休养，而不足一朝败坏之有余，虽曰天数，岂非人事哉！往岁之招垦也，征西之羽檄初停，琐尾之惊魂甫定，大吏督责于上，不顾事之难易也；小吏缘饰于下，不量民之肥瘠也。于是，有诡寄无粮者；有隐漏匿报者；有本户兼别户，而责本户以包赔者；有旧户欺新户而飞旧户以洒派⁽³¹⁾者，上下相蒙，不可诘究。矧，其时土著无多，客民逾半，迨关陇普平，各还故土，凡前所已垦者，无人承种，复就荒落，而土民之流亡在外者，或迁地为良，

或道僅不返田原，犹是户籍已非。猥⁽³²⁾曰：吾县无荒土也，吾民无逋粮⁽³³⁾也。将谁欺乎！故今重言开垦，非破除诸弊，不足以广招徕，而获实效也。兹⁽³⁴⁾条陈四事划一，开座如后。

一宜筹款集款于民邑。无豪富，请款于官库，无闲羨，惟有借发官款，限年归偿，尚可通融周转。查户部垦荒则例，原有酌借籽种，升科后带还之条。光绪十二年（公元 1886 年）筹办新疆屯垦，亦系由官借给成本为之，先质其法，每户给地六十亩，由公中散给籽种、口粮外，借给牛头、农具、房屋银二十四两，计一户所垦约需银七十余两，兹拟借发公款二千两，每户定地百亩，借给银五十两，凡牛具、籽种，各工费均出其中。计二千金可垦地四万亩，其成本银，限次年秋后归半，三年全缴。如遇歉收，查明展限，俟交本之后，均赋输租，所交成本，仍可别招人户，既无损于公家，实有裨于边邑，酌盈剂虚，其利溥矣（旧例水田六年起科，旱田十年起科，同治时，陕西营田局章程，水旱以六年起科，北路山多地寒，岁收歉薄，其上地照中则输租，中下地照下则输租，以示区别）。

一宜清地丈量之法。山邑殊难，但分有主无主，在山在川，逐一勘查，验力拨付。其有主者，由本户

报明亩数，划清地段；其无主者，由官清理，免致侵争。至地亩有肥瘠，人工有繁省，宜示区别，以杜挪移等则之弊。凡川地平衍，作息甚便，然积沙宿莽，殊费人功；山地老荒，开垦较难，然脉润土膏，可省粪力，凡来垦者，每乐垦山地，不乐川地，以山地功粪均省，而岁收复丰于川地也，宜量地酌给匀摊，以齐劳逸而均肥瘠。至屋舍、场圃，境内废窑甚多，稍加修葺，便足栖止，如有荒远之处，或择中建设居庐，以备守望。

一宜选丁。陕省人口寡乏，既难散布其流入保安者，尚有榆林、绥德之民，外省则山西、四川为近。宜出示境外，告以利益，厚以抚绥⁽³⁵⁾，择有家口、丁壮者招为正户，其游食单丁有确实保人者，亦可收为工作。境内佣工昂贵，有月费数千钱不得其人者，此辈流亡而来，岂尽奸宄，自宜选择收用，以助耕耘。招集之后，每十户择立甲长，取具连环保结，互相稽查，以杜领本逃亡之弊。

一宜均赋。原额地亩旧系折正启科，其中余地零畸，纵有新垦，不复加赋，此定例也。惟前次招垦之时，赋役虽复原征地亩，未尽实垦，远来客户复渐归故土，而实征之赋半归土著之民，故有赔累无户之粮，亦有脱漏无粮之户。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安

抚碑言：逃民包赔之苦，立碑禁革苛敛之弊，至今复然（碑在学宫）。宜逐次清厘，令地多而丁力少者，分给于丁力多者之家，计亩认租，代完正课。其无主者，既给新户，仍择赋役较重之处，分拨科粮地，不改辟赋⁽³⁶⁾，不重征庶⁽³⁷⁾，国课无亏，而民亦乐安其业矣。以上各条，粗具要领，访之乡民，而咸宜准之，朝例而无碍。令司牧得人，绥其课程⁽³⁸⁾，而宽以岁月，人力既至，天心亦转为祥和，但求三五年内不降灾罚，高下有秋⁽³⁹⁾，即间遇霜雹损伤，而民食有余，亦不至有逃亡之事。十年之后，能保保安之必安矣。

北山水寒沙瘠，谈者谓无水利可兴。府志载，保安物产五谷中惟不宜稻地。实使然欤，然自保安北上，数百里内，其西北为宁夏，擷⁽⁴⁰⁾黄河之膏腴，广蓺⁽⁴¹⁾稻稔，精凿不让中土。然犹曰：千里黄河富宁夏，非他处可比也。其东北如榆林，自明余子俊移镇后，开屯种稻，所在山泉均引以灌，田如古，一易再易之法，至今，民食其利，为边隅鱼米之乡。又其南，如甘泉、鄜州、中部⁽⁴²⁾、宜君、洛川、宜川均取沮洛之水，灌田种植，秋收丰美。近多川人逐地开垦，斥卤汙莱⁽⁴³⁾之乡，皆成沃壤，则水寒沙瘠之说，未足为定论也。保安境内三川，洛水为大，周水河、杏子河次之，均泥沙混浊，入地肥饶，堵截堤防易于挹注，凡滨南向

阳川地，均可开成阡陌⁽⁴⁴⁾，募宁、榆种稻之农教之播殖，其利益当倍于旱地也（明倪岳疏论边漕之法谓：河通渭，由渭而洛可通延安，北上洛源可通边堡，由渭而泾，可通庆阳，龙门而上有河，可通延、绥、榆林）。惟春迟秋早，其稻宜于早种，庶不为霜雹所伤（南中有七十粘和五十粘稻种，成熟甚早），此亦招垦者所宜筹及也。

注 释：

(1) 要荒之，服不登贡赋者也：特别荒凉，物产难以承担赋税。

(2) 榛〔(zhēn) 音真〕莽：丛生的草木。

(3) 矧〔(shěn) 音审〕：何况。

(4) 折正：将若干亩产量很低的土地或荒凉的土地折合成一亩，然后以这个折合亩计算产量和税赋。

(5) 三门九则：门，量词。即三种类型，九项规则。

(6) 下下丁：将人口负担的赋税、徭役并入田亩，田亩又按质量划分为上、中、下、下下各种等级，田亩质量越差，每亩负担的丁赋越少，这里丁的等级，即田亩的等级。

(7) 为率：为准。

(8) 输：交，纳。

(9) 科：与课通用，旧指赋税，也作征收（赋税）。

(10) 三壤：三类不同区域。

(11) 石、斗、升、合、勺：市制容量单位，之间均以十进位。

(12) 两、钱、分、厘、毫、丝、忽：市制重量单位，之间均以十进位。

(13) 耗羨：一种附加税的名称。

(14) 折色：将粮折合成银钱交纳。

(15) 本色粮：去掉糠秕的粮，为米豆。

(16) 束：重量单位。用于捆起来的東西。

(17) 赴司：去布政司（省府）。

(18) 闾阎：民间。

(19) 兵钟琪：据考应为岳钟琪。

(20) 引：商人纳税后官厅发给的运销凭证，也指凭证上规定的重量单位，这里每引 200 市斤。

(21) 道：量词，一道即相当于一引。

(22) 鬻：卖。

(23) 祇：[(zhǐ) 音只]：同只。

(24) 当商：当铺，寄卖物品。

(25) 牙行：旧时买卖双方撮合从中取得佣金的商行。

(26) 恭 [(qí) 音其] 详：极详，很详。

- (27) 咨：发文，递交文书。
- (28) 格：阻碍，限制。
- (29) 荷：肩负。陶渊明有“带月荷锄归”诗句。
- (30) 耒耜 [(lěi sì) 音累四]：古代一种像犁的农具，也用作农具的统称。
- (31) 洒派：乱加指责过失。
- (32) 猥：卑鄙，下流。
- (33) 逋粮：逋，逃亡。逋粮即以无粮饥饿而逃亡。
- (34) 兹：这，这里。
- (35) 抚绥：安抚。
- (36) 辟赋：辟，法律。辟赋即法定的税赋。
- (37) 庶：众多。指不过头征税。
- (38) 课程：课，税，也作收税。课程即收税的规定的程序和时间。
- (39) 高下有秋：即丰年和歉年都有收成。
- (40) 撷 [(xié) 音谐]：摘下，取下。
- (41) 蓺 [(yī) 音溢]：种植。
- (42) 中部：黄陵县。
- (43) 斥卤汙莱：斥卤，指土地含有过多的盐碱；汙莱，古时郊外轮休的田地，也指荒地。
- (44) 阡陌：田地中间纵横交错的小道，这里指田地。

官 师 篇

官制 民政 军校 治绩

陕西省布政司辖七府、五直隶州、五知州、七十三县，惟北山素号疲苦，而延安府得县十，保安其尤著也。土旷人稀，山枯水冽，官此者，咸愀然⁽¹⁾，无仕宦之乐。大吏亦视为无甚爱惜之地，姑置一官为守土计，不必其能官也。呜呼，此岂朝廷设官之意哉！尝读前明巡抚涂宗濬、蒋允仪奏简边地有司二疏，未尝不慨然也。涂之言曰：臣属延庆二府各州县有司，非年老岁贡，即升任教官，率皆振作无能，吏治日废。近日大计，二郡有司几为一空，询求其故，咸以边方苦寒，人不乐就。每遇缺出，多方规避，或托乡亲，或托僚友，宛转关说。不曰家有老亲，难以远出，则曰稟受虚弱，不耐风寒，至再至三，必求得请而后已。间有以甲科选授者，不三数月，又以善地改调矣。夫朝廷为地择官，奈何为官择地，策名委质，不竭力以图报，而宴安是怀；秉鉴持衡，不执法以铨除，而徇情是务，其如地方何？蒋之言曰：当选授之时，或调

转之地，亦必为此疲地，另著一分眼界；如荐扬之、奏章保举之次第，亦当念此苦地，另出一分照管。才真者，勿拘常限，当用边才，例三年行取，不准调繁。如此，则资格不拘，凋疲可挽。由二疏观之，则思所以整饬而补救之者，大吏勿骖骃⁽²⁾徇私，属吏勿规避取巧，庶上下同心，膝虽褊小，犹可以为善国乎。作官师篇第三。

保安自宋置军始，设知军、判官各官。金升为州，设知州、知县，属延安尹。元降为县，设县尹，兼管本县诸军，有县尉、县主、教谕、税使司等官。明设巡抚、延绥都御史，置中、东、西三路兵备道，西路辖安定、安塞、保安及诸营堡，兼理盐政，驻靖边。保安设知县一，县丞一，教谕一，训导二，典史一。国初因之。康熙时裁东、西路兵备道，归中路，为延榆绥兵备道，驻榆林。保安裁县丞、教谕、训导三员，设知县一，训导一，典史一，属延安府。

知县一员，岁支养廉银⁽³⁾六百两（内除六分减平）⁽⁴⁾，俸薪银贰拾贰两三分九厘（内扣三成，又减平六分）。

门子二名，工食银一十两九钱二厘（以下均扣二成，又减平六分）。

仵作、皂隶十六名，工食银八十七两二钱一分四

厘。

马快八名，工食银一百二十二两九分八厘。

民壮二十九名，工食银一百七十四两。

禁卒八名，工食银四十三两六钱六厘。

伞扇、轿夫七名，工食银三十八两一钱五分六厘。

库子四名，工食银二十一两八钱三厘。

斗级四名，工食银二十一两八钱三厘。

更夫五名，工食银十六两三钱五分二厘。

驿马七匹（旧志四匹），草料银一百五十一两二钱，药油笼缰等项银柒两（内除四分之一，又减平六分）。

马夫三名半（旧志二名），工食银三十七两八钱（内除二五节省，又六分减平）。

铺司夫十二名，工食银七十二两（内扣四成，又减平六分）。

孤贫二十名，口粮银七十二两，布花银七钱七分（内一五扣银给发）。

典史一员，养廉银六十两（内除六分减平），俸薪银二十八两六钱三分五厘（内扣三成，又减平六分）。

门子一名，工食银五两四钱五分一厘（以下均扣二成，又减平六分）。

皂隶四名，工食银二十一两八钱三厘。

马夫一名，工食银五两四钱五分一厘。

训导一员，俸薪银四十两（内除六分减平）。

门斗二名，工食银一十三两七分五厘（以下均扣二成，又减平六分）。

斋夫三名，工食银三十二两七钱五厘。

科岁试额，设学十六名，廩膳生⁽⁵⁾二十名。

廩粮银五十八两一钱五分二厘（内扣六分减平）。

延安府学廩粮银四两三钱六分一厘（扣减平同上）。

膳夫二名，工食银十二两一钱一分二厘（内扣二成，又六分减平）。

以上原额实数共银一千六百七十两零六钱一分四厘。

知县公署，明洪武中创建，在县城南街北。崇祯辛未（1631年）毁于兵，知县黎昌期移治南门瓮城。知县袁英建正堂三楹⁽⁶⁾，内署中庭各三楹。国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知县张嗣贤增修后堂三间，吏隶房各六间，仪门、角门、大门毕具。嘉庆四年（1799年），知县高履方重修之。典史署及县狱，旧在县署之东。儒学署及义学塾，旧在县南文庙之西，洎⁽⁷⁾同治六年（1867年）连罹⁽⁸⁾兵燹，城署丘墟，官斯土者，咸寄寓县东山下民间石窑，穴处囚居，聊蔽风雨。光

绪元年（1875年），知县王道全修复永康书院于城南，权移县治其中，以前石窑之旁瓦屋三间，作为典史公署，其禁狱权寄石窑内。而学官独无衙署，侨居旅店，傍徨如过客焉。二十三年（1897年）夏，家君摄篆⁽⁹⁾，乃为请款，于藩伯⁽¹⁰⁾修复数楹，始符体制。

县额设平常、民社二仓，乱后无存。光绪六年（1870年），奉文劝积义谷，于七年、八年内，先后捐积京斗粟黍⁽¹¹⁾之谷七百二十三石六斗九升（本县市斗二斗约京斗一石）。本城东关建仓窑三座，一储本城及北乡义谷京斗一百五十八石三斗四升，一储东乡义谷京斗一百七石五斗九升，一储南乡义谷京斗一百一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合。西乡金汤镇建仓窑一座，储义谷京斗一百四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旦八里建仓窑二座，储义谷京斗一百六石五斗七升五合；又添副仓窑一座，储义谷京斗九十一石三斗五升。十九年（1893年）荒旱后，筹储备赈谷石，由赈余项下领银二百两，采买京斗谷三百石。二十年（1894年），续领备赈银五百两，采买京斗谷八百石。二十一年，续领备赈银七百两，采买京斗谷一千二百五十三石。均交城乡绅士，分别储仓。本城及北乡共存谷六百一十一石五斗；南乡共存谷三百五十九石；东乡共存谷三百六十八石二斗；西上乡共存谷五百四十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西下

乡共存谷四百七十二石五斗。以上共实存采买备赈京斗谷二千三百五十二石九斗七升五合，均按时息借，遇荒散赈。查保安土产之谷，粟黍为大宗，仓储之谷，尤以粟为上品。粟可藏十数年以外，黍逾十年即朽变，不可食，随时出易，备荒者所宜留心也。

永康书院之设，府志无征（永康二字传为保安古地名，然不见于史传）。考明时有知县唐理建学置社，设立时雨书院，此或其权舆⁽¹²⁾。光绪元年（1875年），知县王道全领官款重修复之，讲堂三楹，题曰“致道堂”。后舍三楹，左右学舍各六间，头门一间，奎星石窑楼一座，修竣无人肄⁽¹³⁾业，权作县署。二年（1876年），由藩库⁽¹⁴⁾发给书院生息银八百两，又商、学捐银一百七十两，岁收息银，以为膏火⁽¹⁵⁾之资。乃设本城兼北乡及东、西、南乡义学四塾，延师训教蒙童，分书院息银作为修脯⁽¹⁶⁾。更缘寇乱，弦歌辍响，每科岁试，学使按临，土著人数不敷，学额冒籍抢替习以为常。书院月课，本县生童文理鲜⁽¹⁷⁾通；而义学塾师，又皆寒山荒生⁽¹⁸⁾，借兹糊口。各塾学童，半皆滥竽充数。则其子弟以诗书为游戏，其父兄视师长如途人，教学授受之源，尤可想见。然考前明中叶，本邑掇⁽¹⁹⁾甲科、入词林者尚不乏人（王铎、王大任、李光祖、韩炳衡均进士，举孝廉者凡十有五人），内参侍

从之班（王大任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马忠、李光祖均官御史），外膺监司之寄（王铎官至布政使司，韩炳衡，官至四川遵义道按察副使），文艳彬郁，亦称极盛，何至今风流歇绝，直至声教不通耶。为今之计，非招垦无以蓄众，非蓄众无以富民，非富民无以兴学，非兴学无以化民而成俗。十年生聚⁽²⁰⁾，十年教训，人存政举，道久化行，则书院义学之设，庶不至贻消虚器⁽²¹⁾也。

武职原设千总一员（旧为靖边营都司中军官），分防经制外委一员，归靖边营都司，专辖靖边营协镇兼辖榆林总镇，统辖战守兵共五十名，分防本城、园林驿、巡检司，为三汛设演武场，于县南门之外。同治时，裁减绿营⁽²²⁾兵额，保安共存兵二十九名，岁支兵粮一百石有零（榆林县支粮六十石，怀远县支粮十三石零，保安县支粮二十九石零，每兵岁支粮三石有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复奉部文，裁去六名，实存额兵二十三名。保安额征本色起运兵粮三百七十七石九斗二升，由县民运交靖边（旧运交宁塞堡）利益仓，而保安兵粮复由靖边散放，此旧例也。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保安地丁初复原额，兵粮犹未启征。光绪七年（1881年），张会一始禀准，以二成征收。共征兵粮七十五石五斗八升四合八勺，拨给本

县兵粮二十九石六斗四升六合九勺，其余粮石，以县民挽运艰难，复稟请改征折色（每石折征制钱二千四百文），解交靖边。从此保安兵民两沾利益，然每岁秋后稟请酌量开征。大府时疑有隐匿观望之弊（延安各属县惟安定兵粮复额）。推原其故，实由当日招垦者地未尽辟，急欲以复额为功，小民竭力输将⁽²³⁾，敝赋悉索⁽²⁴⁾，若夫困以兵粮，是上无加赋之名，而下有重征之实，仁者不为也。况绿营自裁减后，兵额不多，腐败⁽²⁵⁾无用，稍有急警，仍非招募不为功，不如全行撤去，取其粮饷，精练防军，如明时土兵免粮抽军之法（明成化时，设延绥土兵，保安亦行其法，每名免户租六石，常存二丁，贴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时得丁壮五千余名）缓急尤可恃也。

方陕回之初平也，山北游勇未靖。时，刘果敏巡抚秦中，始令州县官募设防勇，以资巡卫。保安原设五十名，每季耗饷银五百余两。光绪元年（1875年），巡抚谭公酌裁防勇，以保安、肤施、安塞、清涧、吴堡原额无多，未及议减。十年（1884年），巡抚边公初裁保安防勇十名。十一年，再裁二成，共留三十七名。十五年（1889年），巡抚鹿公复裁除营官、伙夫，每季除减平外，实支饷银二百六十二两有零。当创设之初，本一时权宜之计，迨平靖后，勇额全空，饷项

如故，议减议撤，固理势之宜然也。然，州县吏官北山者，兵燹之后，倍形瘠苦，幅员辽阔，尤易藏奸，于是有额支之公费（保安领银一百六十两，内扣六分减平）、有公帮之经费（保安领银五百两，以四成半开支）、有缉捕之经费（保安领银五百两，嗣摊银二百八十四两，内除六分减平开支），酌盈剂虚，公私粗给。防勇之设，其初原以卫民，其后阴以济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因海防急需，始尽数裁除，以节浮冗。复恐边荒，诸吏因此向隅⁽²⁶⁾。巡抚魏公，布政张公别筹银八千两（布政司岁捐银一千两，余由各州县按缺摊捐），作为津贴，保安岁领银七百两，差补办公之费。

班史、传循、吏传不过数人，大都皆久于其任，实有德教及民，令民来慕而去思，不必其甚有赫赫名也。近世各大吏视州县吏若转圜⁽²⁷⁾，州县吏视官府若传舍，民亦视州县吏若过客，十羊九牧，朝令夕更，欲吏治之，良难矣。夫保安虽僻小，自有县以来，文武吏僚岂无循良足纪者，而志传简略，文献无征，姑举旧志所载及得诸见闻者，著之简端，以俟来者。

自宋设知军，其可考者有：

尹宪：并州晋阳人，宋太宗即位，擢为殿直，充延州保安军使，转供备库使。雍熙初，知夏州，破李

继迁于地斥泽，俘获四百余，帐置骑号曰：“平砦”，宋史有传。

张熙：字辅暘，开封人，知保安军，转邠宁、环庆路钤辖兼巡检安抚都监。累蹶夏寇，入贼中掩杀甚众。宋史有传。

刘拯：庆历时知保安军，谕元昊亲信内附。

王信：康定时以破夏人有功，迁保安军，迁钤辖兼经略安抚招讨都监。

邵良佐：庆历时保安军判官，奉使人夏议和。

杨定：治平时以使夏归，有功，使知保安军。旋以贪诈，为夏人诱杀。

赵震：大中祥符时判官，以水灾毙命。

金有：

杨沃衍：破元军于石楼台山。

元有：

达鲁花赤：至顺时知县，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使。见元文庙碑记。

冯显：县尉。建修圣庙。

秦璋、姜安国：教谕。

明知县可考者有：

张庸：江南人。

朱通：宛平人。廉勤不阿。

南泰：洪洞人。处事刚决。

王正：武清人。宽仁爱民。

陈暹：永平人。措置有方，政事克举。

何定：保定人。决讼明严，简要不苛。

唐理：河间人。举人。煮粥救荒，延医治疫，死无棺者捐俸为殓，作劝农四歌教民，建时雨书院，立社课文。卒于官，百姓号泣，如失慈母。

侯三光：山西人。

陈桂芳：字秋宇，长宁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增修城岩，设金丁山集场。

张崇礼：湖田人。署任，铸东城楼钟，邑人李莹然为之铭。

余口：万历时人。县城南门外立有甘棠德政碑。

韩珙：万历时上党人。

黎昌期：广东人。贡生。崇祯之季，流贼肆虐，城廓残毁，昌期就南瓮城作官署，自耕田，以赡馔粥⁽²⁸⁾，予予遗，同甘苦。久任清贫，以卓异内升部郎。

贾自博：天启朝。

县丞、典史之可考者：

洪道：县丞。洪武朝修葺城垣。

郭邦靖：吏目。署任，嘉靖时重修城垣。

董尔家：万历时典史。

王自淳：寿光人。万历时典史。

赵兴相：典史。天启朝。

教谕、训导之可考者：

许琦：永乐时教谕。

梁琮：山东潍阳人。

卫溥：山西云中人。

冷健：沙泉人。以上均嘉靖时教谕。

任文台：蒲圻人。万历丁丑（1577）进士，廷试第三人。教谕。

吴久大：教谕

刘燮：蒲城人。以上万历朝教谕。

罗宏赞：天启朝教谕。

国朝知县：

袁英：新城人。进士。建修衙署，为政仁恕，升青州府同知。

魏映乘：易州人。

于重徽：青城人。修城隍庙显佑坊。

孙廷锡：益都人。贡生。修城隍庙二门宏功坊。

张嗣贤：字克象，大兴人。拔贡生。续修县署，建立学宫，新缮城垣，抚字残黎，百废毕举，升任徐州知州。

贾文煊：掖县人。举人。以上顺治朝。

沈可选：武陵人。进士。

王克生：掖县人。举人。

周麟祥：诸城人。贡生。

蔡楫：顺天籍，闽县人。

刘迪：关中人。进士。

王琯：系王边，交河人。进士重修学宫，立有龙扁碑。

赵天润：江南人。进士。

王璫：字佩公，满州人。重修学宫殿庑，移建启圣祠宇。

高五云：满州人。续修学宫戟门。

窦斯在：山西沁水人。贡生。由官学教习授任，摄靖边同知，所至有声绩。康熙壬申（1692年）间，西丑跳梁，斯在年逾七十，请自效，或以老却之，愤而起曰：“斯在，男子也。以老废奈何，当事壮之。”令督运塞外，往还万里，口不言劳，比得疾，犹指画边事，咸中肯綮。歿后，贫不能葬，士民争赙之，乃得归葬。亦当时之奇人也，以上均康熙朝。

晏宾：贵州人。举人。

马兆登：镶黄旗人。

刘叔堂：梁州人。进士。

石崇先：四川遵义人。举人。建修节孝祠，勒石旌表；重修小石山官道，摩岩题“古道重开”四字；立社课学，士乐其教。去后，士民于西阳沟口立设“教去思之”碑。

薛观：进士。

高霭：仁和人。进士。

徐珩：署任。以上雍正朝。

邱仰文：紫阳人。进士。

刁世昌、黄保世：均署任。

刘大乐：云梦人。进士。以上乾隆朝。

平梓：山西人。举人。

张涟：浙江人。进士。

张学潮、戴锡光：安徽人。举人。

高履方：云南人。举人。公廉明决，民情爱戴。

以上嘉庆朝。

海龄：旗人。重修学宫。道光朝。

吴炜升：定县牌六甲，支应公差章程。道光朝。

典史：

陈汉阿：姑苏人。顺治朝。

汤正仪：江宁人。

冯国骧：大城人。

李本美：莱城人。

梁进忠：静海人。

高得晟：江南人。

李伟：直隶人。

鲁珩：系雍正朝。

袁三乐：三韩人。

孟绳武、鲁赅：除鲁珩外，余均康熙朝。

郑嗣钟：江西人。

陆基：江苏人。

陈廷槐：乾隆朝。

武深：嘉庆朝。

谢朝恩：绍兴人。道光朝。

黄公坦：见永康书院残碑，不详年代。

儒学教谕：

王玲：城固人。顺治朝。

训导：

孙逢先、赵允亨：巩昌、安定人。

周祓、高翔升：均康熙朝。

高首生：雍正朝。

金九仪：咸宁人。

林渐色：汾州人。

和致祥：蒲城人。举人。

王治：城固人。

韩士英：蒲城人。

刘昌基：三原人。

刘终誉：富平人。

王观：巩昌人。

李升：华州人。

阎三极：肃州人。

李相甲、房基：乾隆朝。

杜燕：汉中人。贡生。

刘生芝：镇安人。贡生。

齐宣：甘肃人。贡生。

武东旭：富平人。道光朝。

武职千总：

倪有德：康熙朝，驻防。

王建邦：乾隆朝。

刘成业：嘉庆朝。考千总国初已设，府志仅载外委一员，则嘉庆时似已裁去，至道光中始复设也。

刘兆魁：道光朝。

外委把总：

解国楸：乾隆朝。

刘芳：道光朝。

以上文武各员，弁⁽²⁹⁾乱后文籍无存，皆从断碣残碑中搜剔而出，多府志所未载者。然政治之贤否，年

代之后先，不能详悉也。自同治六年（1867年）以后，城郭凌夷，公私涂炭，继以土匪游勇窃据多日，县虚无官者近三年。方逆回之未至也，知县刘某乞师于府，得三营驻防县西金鼎山，以堵庆阳阨⁽³⁰⁾入之路，会贼氛日恶，刘某奉其母，托故入省。后任廖某，迁延未至。明年，金鼎师败，贼窜入县时，城中无主，有护粮营弁，以所部哨勇率县人败之于西阳沟口。明日，贼大至，城隧陷。典史某，匹马东窜，及安塞，遇游贼夺其马，踉跄至延安，病数日而卒。训导某，本榆林人，怀印回里，呈道辕，踵血淋漓，幸不死。此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事也。时县治久无官，贼踪飘忽，居民不敢归业，屡赴省乞救。至八年（1869年）六月，知县喻秉章奉檄来县，招集流民，保安于是始有官。自喻君以来，其略可得而言也。

知县：

喻秉章：湖南安化县人。监生。时县境新复，余氛未殄⁽³¹⁾，寄居永宁山寨，招募防勇，安集流亡。

雷炯：四川崇庆州人。首办招垦，境内粗安。

丁集成：山东黄县人。举人。

王道全：湖北竹谿人。优贡。由教习知县题补，续办招垦事宜，折亩升科，赋如原额。修复永康书院，设四乡义学，采访邑中殉难士女，汇报节义局，呈请

旌恤。在任七年，调西乡。

章竣：浙江仁和人。监生。

张会一：山东惠民人。拔贡、举人。县旧额兵粮运交靖边散放，乱后户口凋敝，输纳尤难。君始请按二成启征，以本色粮留支本县营饷，余粮改征折色，解往靖边，兵民便之。

余作舟：湖北应城人。附生。

缪钟洛：江苏常熟人。监生。重修学宫两庑⁽³²⁾。

夏鼎：直隶大兴人。监生。实任。

李嘉绩：成都人，原籍直隶通州。监生。修复文昌阁、关帝庙。

杨鼎昌：直隶清河人。贡生。由洛川调任。

费景范：江苏武进人。监生。

屈寿昌：湖南长沙人。监生。

丁秉乾：甘肃秦州人。进士。由庶吉士散馆授主事改选知县，光绪二十年（1896）到任，二十三年夏去。是年夏四月，家君接署。

典史：

薛隅堂：河南人。实任。

吴文清：江苏人。

权恒昌：山西人。实任。

李召棠：河南人。

胡宝第：江苏人。实任。

俞国良：浙江人。

殷嘉宾：湖北人。署任。

训导：

石贞吉：大荔人。增生。

魏源溥：富平人。廩贡。

郝应庚：华州人。廩贡。

王维新：朝邑人。举人。实任。

李志复：犬荔。廩贡。

高廷镛：字文川，米脂举人。实任。

武职千总：

刘万镒：榆林人。

柳生瑞：榆林人。均咸丰朝。

王锡爵：榆林人。

吴友予：湖北人。

周维翰：湖北人。同治朝。

贺鼎：榆林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补授。

外委：

王 庆：保安人。署任。

柴毓英：榆林人。同治朝。

张 喜：字乐山，榆林人。

注 释：

(1) 愀然：形容神色变得严肃或不自然。

(2) 骛骜 [(wēi bèi) 音委背]：曲折，屈曲。

(3) 养廉银：清代于官吏正俸之外按职务等级另给银钱，称养廉银。

(4) 减平：旧时官府发放薪饷时，用较轻的银两代替标准银两，从中克扣，称为减平。

(5) 廩 [(lín) 音林] 膳生：即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生活补助的廩生。清朝科举制度，童生（也称儒生）的最初考试叫童试，童试三年两考，共分三试，第一试称县试，第二试称府试，第三试称院试。县试在本县考，府试、院试、在本府考。考生经院试取中者称生员，也称秀才；若生员再经学政考试一场得中者称廩生。廩生在一县内名额有定，若一廩生亡故，须再考一生员补之。

(6) 楹：堂屋前部的柱子。

(7) 洎 [(jì) 音季]：到。

(8) 罹 [(lì) 音犁]：遭遇，遭受。

(9) 摄篆：谓代理官职，掌其印信。印信刻以篆文，故称摄篆。

(10) 藩伯：藩，属地。伯，对当地老百姓的尊称。

(11) 粟黍：粟，谷子。黍，糜子。

(12) 权舆与：权舆，萌发、开始。与，赞许。即出现的这件事受到赞许。

(13) 肄 [(yī) 音役] 业：学习（课程）。

(14) 藩庠：属地财政。

(15) 膏火：灯火（膏：点灯的油）。

(16) 脩脯：旧时指送给老师的薪金（原意为干肉）。

(17) 鲜：少。

(18) 荒生：使学生荒废学业。

(19) 掇 [(duō) 音多]：拾取，取得。

(20) 生聚：办学。

(21) 虚器：空虚的器物。

(22) 绿营：清代由汉人组成的分驻在地方的武装力量。用绿旗作标志。

(23) 输将：贡献给，交纳给。

(24) 敝赋悉索：不实的赋税全部、尽量索要。

(25) 窳 [(yū) 音予] 败：败坏。窳：恶劣、坏。

(26) 向隅：面对着屋子的一个角落，比喻非常孤立或得不到机会而失望。

(27) 转圜 [(huán) 音环]：从中调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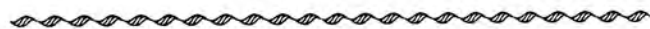
(28) 饘 [(zhān) 音占] 粥：稠粥。

(29) 弁 [(biàn) 音便] : 这里指紧急、疾趋。

(30) 阑 : 阑同栏。

(31) 殄 [(tiān) 音天] : 灭绝。

(32) 庑 : 正房对面或两侧的小屋。



湖南永定侯昌铭箴青甫述

庙祀篇

祀典 奇观 俗祀 莛兆

延安旧志谓，延民好神而信鬼。既至保安数月，见乡民果善为神会，士女奔走麋⁽¹⁾集，捐牛羊、钱帛，施舍以供神。何？人之好怪，抑福祸之说，之足动人耶。近泰西以基督教倡天主，耶稣之说煽惑中土，每笑中土祀土木偶为大愚，其于彼教也，亦将无司⁽²⁾。然犹幸山民朴拙，未染彼教，专奉我所谓鬼神者，以自完其风气之古。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³⁾，崇德报功，朝有常典，至一切妖妄邪厉不登祀典者，是曰淫祀⁽⁴⁾，国有常刑⁽⁵⁾。作庙祀篇第四。

社稷坛：在县北城外。会典大祀载，直省、府州、县，择爽垲⁽⁶⁾之地，建社稷坛北向，岁以春秋仲月⁽⁷⁾

上戊日⁽⁸⁾为民祈报，以正官将事，以教官纠仪，生员充礼生，羊一、豕⁽⁹⁾一、帛一、尊⁽¹⁰⁾一，行三献九叩礼。

神祇坛：在县城南龙王庙内。会典中祀载，直省、府、州、县，各建神祇坛，中设风云雷雨之位，左设本境山川之位，右设本境城隍之位，岁以春秋仲月諏日⁽¹¹⁾致祭。以帛七、羊一、豕一、尊一、爵⁽¹²⁾三，余仪与祭社稷同。又孟夏⁽¹³⁾諏日行常雩⁽¹⁴⁾礼。如常雩后不雨，自督抚至州县，咸率所属，致齐修省，虔祷神祇，既应而报，礼与春秋常祭同。若祈晴，祈雪，礼，亦如之。

先农坛：在县南龙王庙地。会典中祀载，直省、府、州、县，均以岁仲春吉亥⁽¹⁵⁾行耕藉⁽¹⁶⁾礼。用羊一、豕一，仪与祭社稷坛同。礼毕更采服，率所属行耕藉礼。正印官秉耒⁽¹⁷⁾，掾史⁽¹⁸⁾奉青箱播种。又每岁先立春日，行东郊迎春之礼，在坛设芒神春牛致祭如仪。会典：中祀载释奠先师之礼，以春秋仲月、上丁，各于其地，以正官将事，佐贰分献，监礼以师儒，赞引执事以生员。帛一，牛一，羊一，豕一，四配。各帛一羊一豕一，十二哲东西各羊一豕一。两庑东西各羊三豕三。

崇圣祠：羊一豕一，四配东西各羊一豕一，两庑

东西各羊一豕一，乐舞及登铎，簠簋筮⁽¹⁹⁾豆尊爵之数，将事之仪，均如太学丁祭礼。庙左右建忠义、孝弟、节孝、名宦乡贤四祠，春秋释奠毕，教官一人，公服致祭，帛一、羊一、豕一，筮豆爵尊如数，行三叩礼如仪。以上各坛庙祭祀，岁领银七十二两二钱七分九厘。

县学宫：在县城北（府志在县南一里，系指旧城而言）。元延祐时，县尉冯显建，置学田于官山（在县西一里，有学田碑记。又有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启圣王制词碑记。国朝雍正二年（1724年），改“启圣祠”曰“崇圣祠”）。明永乐四年（1406年）重修之。嘉靖时，县人翰林院侍讲学士王大任，仿国学式重扩之，崇祯末毁于兵燹。国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知县张嗣贤修复，正殿三楹、两庑各三楹，戟门、泮池、棂星坊具备（户部观正、进士，安塞郭指南撰碑文，题名者邑乡宦韩齐范等八人，生员王珩者七十又二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县王琯重修葺之（有龙扁碑记，颂圣祖武功，颁发“万世师表”扁额，恭悬殿内）。经朱李之乱，四十四年（1705年），知县王璿，司训赵充亨重修，正殿五楹，两庑各三楹，移建“崇圣祠”于殿东，后任高五云续修完竣（观政、进士刘日朝撰碑文，题名者贡、监、生员耆民

二百三十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知县海龄修复葺之,即今存庙制也。

“崇圣祠”在庙东,“名宦祠”、“乡贤祠”、“节孝祠”均在庙西。自道光后,阅二十又三年,为同治六年(1867年)遭回匪之乱,遂成焦土,惟大成殿岿然独存。闻当日有贼目僭居其中,踞为卧榻,幸未焚毁。去后,勃搜狼藉,有司随时粪除,循例陈俎豆焉。光绪十年(1884年),知县缪钟洛重修“崇圣祠”及两庑,设门垣,禁刍牧而已。而大成殿岁久失修,栋桷摧折,诸神牌亦颠倒于瓦砾土泥中,残缺失序,二十三年(1897年)夏,家君署县事,乃倡捐修葺,备龕坐,正位列,丹雘⁽²⁰⁾涂垩⁽²¹⁾,均如国制,会仲秋丁祭,先期飭⁽²²⁾诸生讲习礼文,将事之日,俎豆莘莘⁽²³⁾,衣冠济济⁽²⁴⁾,观者咸叹为数十年所未有事。竣复勒碑为文,以纪其事。

关帝庙:旧有二,一在县南门外天寿寺后;一在城东,城东无考。其在天寿寺后者,建自宋,所谓武安王庙也。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重修(教谕许琦撰碑文载:永乐癸卯〈1423年〉,邑大旱,求雨有验。又载《搜神记》,宋真宗时,以王除盐池蚩尤之害,赐曰“义勇”。考宋大观二年〈1108年〉升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加封义勇)。万历三十三

年(1605年),知县韩珙重修之(邑举人韩炳衡为之记)。国朝雍正时,石崇先复修葺焉(铸悬钟一)。自更变乱,荡析无存,可考者惟永乐、万历二碑耳,字多漫漶,不可辩认。光绪十七年(1891年),知县李嘉绩复建于永康书院之东,正殿三楹,后殿一楹。考,关帝祀典,旧列群祀,咸丰二年(1852年),国子监司业保极奏请升入中祀,扩充庙制,增设祭品乐章,始定春秋二祭,照文庙典礼。九年(1859年),颁赐“万世人极”扁额,悬之正殿,仲夏中旬三日,别致祭如仪(会典遣官致祭,前后殿不设筵⁽²⁴⁾豆,陈果实五盘),后殿祭礼与文庙后殿同(雍正二年〈1724年〉追封先世三代公爵,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加封王爵)。每岁领祭祀银二十一两八钱八分。又县南关外有三结义庙,祀汉昭烈帝关帝桓侯,建自明代,雍正时重修之,近毁于兵,光绪七年(1881年),邑人重修复焉。

文昌之祀不载会典(陈其元笔记,康熙时,漳浦蔡文恭公父以邑人祀文昌于学宫,部议以文昌不见经传,诚为淫祀,行文禁止)。嘉庆六年(1801年),始列入群祀,咸丰六年(1856年)升中祀,春秋二祭,别增二月初三日诞祭,其祭品陈设、仪注均与关帝庙同,每岁领祭祀银二十一两八钱八分。县文昌庙创于

明时，乱后知县李嘉绩补修正殿三楹，后殿一楹，在今关帝庙之东，于两庙之中恭设万寿亭，为岁时朝贺之所。

城隍庙：在旧城东北隅。明洪武中建，号显佑祠，天启时，铸醺盆一口，崇祯末，庙毁于兵。国朝顺治时，知县张嗣贤建修正殿、寝殿两庑，知县于重徽建大门显佑坊，知县孙廷锡建二门宏功坊，邑生员武宠等十四人重修后两庑及土地祠（雍正时铸巨钟一，铁龟、鹤各二）。道光三十年（1850年），知县陈暎重修之，同治朝复毁于兵。光绪年重修正殿三楹，大门一楹。会典载，城隍神以春秋仲月，与神祇坛同祭。又载，每岁清明节、七月望⁽²⁵⁾、十月朔⁽²⁶⁾日，祭厉坛于城北郊，先期飭所司具香烛、公服诣城隍庙，以祭厉告之神。届日，陈羊三、豕三、米饭三、石尊酒、楮帛于祭所，礼生奉请城隍神位入坛，设于正中如礼，礼毕仍奉城隍神位还庙。县厉坛近设于县东南白骨塔之前，岁祭如礼。白骨塔者，同治时，民兵死贼难归骨处也。逆回游匪三载，糜战克复后，骨骸遍野，狐兔各一邱。有记名协镇唐成遂，湖南人也，驻防兹邑，收掩骸骨⁽²⁷⁾，封塔以表之（有联云：世遇红羊天开劫运，民嗟黄鸟我葬忠魂）。塔左右荒冢累累，湘军之歿于王事者多厝于此。又白沙川、旦八里、金丁山、金

汤镇等处，均有白骨塔一座，皆湘军驻防时建修，宜岁时设祭，以妥幽魂。

八蜡庙：在县北栲栳城，近设于县南龙王庙内，书神牌设祭，东为刘猛将军祠（按：刘猛将军载在祀典，考宋景定四年〈1263年〉，敕封刘琦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蝗灾殄灭，又几辅。通志载，刘猛将，名承忠，广东吴川人，元末，官指挥，有猛将之号，江淮旱蝗，督兵逐捕，蝗尽死，后因元亡，自沉于河。二说不一，然，忠义之士，生而护国，死而佑民，其为神，则一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君来守此土，增祀霜神、雹神牌位。雹神岁有专祭，霜神无之。因定期于每岁霜降节，率文武吏僚及县绅耆⁽²⁸⁾民，刲⁽²⁹⁾羊设祭，以祈丰收。缘县境每岁春末秋初间，陨严霜杀谷伤稼，俗谓之黑霜。未霜前数日，北风劲厉，天气骤寒，入夜而降，或数里，或数十里，有亩东被灾而亩西不灾者，有高地被灾而下地不灾者，甚有一地年年被灾，不宜耕种者不尽遍灾也。次日，天必晴霁，日光灿之，禾稼受侵者，立见枯萎。大都山川阴毒之气蕴蒸郁发，或岁气失和感触而生，似不关天降也，然亦必有神司之祷而祀焉，当不为厉（土人占验，每岁以雷声之早暮，卜霜信之后先，大约闻雷后，过一百

八十日当有霜降，占之多验，业农者不可不知之而预防之）。雹坛在县北门外，光绪七年（1881年）总督杨始扎行祭。祈免雹之法，先是兰州省设雹神祠，岁有祈禳；河州牧汪廷栋复传免雹之法，行之颇验。其法先于城外西北祭厉之所扫除，为坛中设行雨龙神之位，左右设雨师、风伯、雷公、电母，境内山川将军、河伯、本境城隍、虫王、八蜡，本地五道，合境土地、青山、水草诸神牌位，均用黄纸折撰，宽二寸许，长七八寸，上锐下方，空中挺以禾杆，下入趺座，每坐后各插小旗（不拘颜色），居中神位上罩一伞，顶用黄纸，边用五色纸鳞次周粘，祭期以立夏前一日夜分时，选辰年生命者二人，执铁索，冠凉帽，迎神于西北郊百步外，叩头俯俟。祭时燃火炬二，导以鼓乐至祭所，乐止，安置神牌，陈设祭物，用豕首一，黑鱼一（不拘大小），白面饼一，命二人执铜锣至前，二人迎神之处叩头，迎神，二人唱道，二人鸣锣，至祭所，与祭者皆跪，展读祀文（文有成式），行六叩礼，焚楮钱及牌位、旗伞，瘞⁽³⁰⁾豕首、黑鱼、白饼于地中，屏息而归。此法不知所自来，竭诚致祷，为民请命，往往而验，凡山村僻壤均可如法行之，亦古者田祖禳祈之遗意也（山西宣大一带，闻有雹兴，即号召营勇燃火器望云头轰击之，辄散未散者亦不为灾。凡雹之来，多

自西北，其云气矗直苍黄冲突，雷声隐隐不发，风暴而冽）。

龙王庙：在县城南。每岁春秋仲月致祭，神塑女像，俗传为龙母，乡人祈祷甚虔，颇著灵应。每岁五月至七月逢望日，刲一羊于庙，以祈甘雨，与祭者各分脰⁽³¹⁾余，谓之领牲。至七月，为神会，远近商贾麇集，陈布帛杂物，出牛羊相贸易，尽月始散。庙内置小神龛⁽³²⁾数乘，中绘神袍笏而髯，不知何神也。人有病者召巫覡⁽³³⁾，夜与神至其家，绕病者之床数匝，襁而送之河干⁽³⁴⁾，云可愈病。

火神庙：旧志无考。近设于城东南隅，凿土洞为祠。马王庙，旧志在南门外（有明天启时碑记），近已残废，权设牌位于关帝庙内，每岁六月二十三日，县营汛官割牲致祭。财神庙，在县南门外东街，道光时修葺，有晋商捐置房产，以供祀事，中奉财神、福神、喜神三像，乱后惟正殿未毁。

药王孙真人庙：在县北。药王洞，在县东钟楼山下，道光时重修。眼光佛洞、大悲洞，在县东南山腹，明崇祯元年（1628年）修，相传，眼光佛能愈目疾，其下为山神洞，供奉本境山神及土地神像，光绪时邑人重修之。县境多狼，噬⁽³⁵⁾牲畜无厌，祷之有验。县西为太白山，上有太白庙，庙后有海眼，祷雨辄应。庙

建于明万历时，国朝雍正时，知县石崇光重修之。嘉庆及同治时，县民复补葺之，乱后焚毁无存。官山下有石室，下为石坡寺，穿石为宇，中多石佛，旱时亦能致雨。

阿姑泉祠：在县北十里凤山麓娘娘砭下。祠内有泉，大如盆盎，不涸不溢，妇人之乏子乏乳者，祷而饮之，多应。明崇祯元年（1628年），邑人韩姓建祀，国朝雍正、乾隆时先后重修，有梳妆碑。嘉庆时续修台院，道光时立瑞映瑶池石坊（其北有观音石洞，男像也），每岁五月二十七日为神会日，士女咸集。碑载阿姑未详时代，称姑矢志不字，父母强之嫁赵氏，于归日至此坐化，赵氏子来亲迎，亦化去，相传俱仙云。按肤施志，碧簪山有阿姑圣母祠，神为保安何氏女，延安府属多祀之，又安塞志，阿姑圣母祠县有三，相传室女三人端坐而逝，因立庙，祈子嗣有应。若然，则保安之祠阿姑也固宜。

顺惠王庙：在县东北九十里，上有灵湫，祈雨获应。明英宗尝梦金甲神护卫，问何人？答曰：宋大将李显忠也，见居保安，因敕封顺惠大王。命保安、安塞、安定皆立庙，岁时致祭。其子二郎庙，封号海波，在县南九十里马头山东，三子为三郎庙，在县东小石山南，下有三郎泉云。

县境寺观颇多，自乱后，惟所造金石像间有存者，余则均付一炬殆，释道中所谓尘劫欤。县南门外天寿寺，诸佛之法苑也，明洪武五年（1372年）敕建，永乐以后相继增修。国朝顺治、康熙、乾隆间俱重修之。寺东为铜佛殿三座，铜佛像二十又七尊。又东为三官庙，又东北为白衣庵，又北为武安王庙，乱后皆化为飞灰，鞠⁽³⁶⁾为茂草矣。光绪十一年（1885年），邑人相旧址重修三楹，奉三佛像，有铜像高尺许，寺前有巨钟，明万历时所铸也，钟记寺内所属各寺地亩。有崇福寺、禅堂寺（在县北百里）、宝象寺、上下达摩寺（在县西百里）、龙泉寺（在县西南百里，有清泉）、柏谷寺、乾谷寺、柏林寺、田伽寺、五羊寺、洛河金鼎寺、石泉寺（在县东八十里）、石空寺（在县西南）、护圣寺（在县东）、礼拜寺（在县西九十里），所载地亩有至靖边以北者，亦只园中广大化教主也。此外，有祈子祠（在县西阳沟口白衣洞，左有观音洞）、皈一寺、白云寺（在县西北九十里，十八岭梁西，下为白云河，出小蒜川，明万历时建寺，乾隆时重修，乱后寺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土人重修复之，岩间多古石佛像）、卧龙寺（在县东南六十里）、兴隆寺（在县东六十里）、清水寺（在县西北一百里）、高桥寺（亦曰高龙寺，在县东五十里），皆佛教也。道教中有

玉皇庙（在县东山）、老君庙（在县西北四十里，十八崮梁东，下水入周河南流，俗谓老君庙河，岩间有“柑翠”二字，传为石崩露出，殆天生云）。真武庙在县南九十里马头山，山高谷邃，松柏郁森，古木苍藤，窈无人迹（县东二十里有山寺，亦多松柏）。往岁，有匪类潜匿其中，时为民害。又县南三台山、石楼台山均有真武庙。

三台山真武庙：在县南川三十里，三峰如联珠，山麓有石坊石兽，明万历时创建，国朝乾隆时重修，稍上有关帝庙，由庙后梯石磴直上二百余级，度二石阙，乃达山顶。庙地如累棋，旁多石室，东下至中台，有石室三，供诸佛像。左室塑一和尚，袈裟趺坐，盖此庙开山僧也。先是有罗道士真梅首辟山基，置有地亩，岁久失业。僧传可，字印如，本邑人也，云游江南北，募化重修，功成而印如圆寂。其徒一玺，字荆石，通经典文字，继守清规，为印如建塔造像，穴岩根封其骨，手题“圆寂”一本，真五偈⁽³⁷⁾字表之，时康熙六年（1667年）也。十年僧诚，心属金明，马良臣为文，勒碑纪其事。又东上为第三台，建奎星阁于上，旁有二寺院，乾隆时建。自乱后，洞宇荒凉，僧骨暴露，惟松柏数株尚偃⁽³⁸⁾蹇⁽³⁹⁾。崖畔石质如赭，旁多深谷，尚可避乱。同治之季，山民有居此者。然上

无水泉，不能固守。山之西岸紫马沟，有北山寺，倚石为室，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建，刻有金刚经纂文，东石屋塑诸佛听经像，神采静穆。沟西上有老龙潭庙，祈雨有验。

石楼台山真武庙：在南川八十里洛滨，庙踞山顶，四周垒石为砦，俯瞰众山。同治时，县民避贼环居，遗火焚其庙，近始修复。上有巨钟，嘉庆时铸。下有灵官庙，碑载，雍正甲寅（1734年）修建，全山石宇，至乾隆戊午（1738年）告竣，功费殊不赀⁽⁴⁰⁾矣。其南有照山寺，在岩际与此山平等，相传为开山僧坐化处。

千佛洞在县南刘家庄，洞中作石室三，中供千佛，左右有飞阁，下临绝涧，涧北有二塔，明万历、天启时建，乾隆时有飞空和尚重募修焉。两山壁立，清溪旁绕，群本森合，断绝红尘，亦幽境也。

石空寺在县西南一百八十里刘家城，滨洛。刘家城宋德靖寨地也。山下凿石为寺，内分两层，层各三门，深四丈，高二丈，广十数丈，有宋徽宗政和年，保安军德靖寨某某二十人造像记；又有金主亮天德三年（宋绍兴二十年，公元1140年）九月，德义校尉、德靖寨兵马监徐兴等造像记，共二十三方；又中门额有武功郎、权郾延路兵马钤辖兼第七将统制、西路军

马杨仲造像记；又外门柱有正将李公重修记，不详年代云。寨西北山阿有石空寺，洛水泛涨，寺为泥淤，李公及忠勇校尉胡公共修复焉，计外层共造大佛像四十二尊，小佛像五十九尊，内层共造大佛像三十二尊，又卧像、立像各一尊。考诸佛像记，以宋政和为最初，天德以后续有增饰，正将李公、胡公乃因寺为洛淤，重加修浚之，人文多剥落，语焉不详。今寺复堙塞，门高仅数尺，必伛偻乃能入。诸佛像有沉没沙土中，莫辨口耳者，各造像记字画明朗，绰有楷则，为保安碑石之最古者。土人云：内层尚有石穴可通人，余至内以烛照行，实无所见也。寺旁有小石室，应系僧寮，近以泥封矣。

金鼎山寺在县西南百二十里。洛水中孤峰特起，梵宇层列，上祀元帝，建自宋时。明万历六年（1578年），居民依险为砦，缮治垣墉⁽⁴¹⁾，以避套虏，并移塔儿坡集场于此，至二十五年（1597年）功始竣。先是套虏南犯，边警无常，岁乙巳（1605年）虏突至，人人自危，忽见元帝显像，旌旗森列，虏惧逃去，居民感神威，争崇奉焉，县学官任文台撰碑文记其事。国朝乾隆以来，次第修祀。同治六年（1867年），回逆窜保安，首据之，残毁无余。光绪十年（1884年），土人始捐赀补葺。山下旧有关帝庙，乾隆时因洛水为

灾，移建东山之腹，道光时重修之，近复颓圯。

保安无古陵墓。宋以来，间有闻人，半湮没，无可稽考，可考者惟宋保信军节度使、赠少保刘延庆墓，在县北二里，无碑志可考。明御史李光祖墓，县东山旧有柱史坊。翰林院侍讲学士王大任墓，在县南门外，永康书院西，旧有学士坊，墓前有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敕谕及论盐法、谕旨诸碑，漫灭不可辨识。王姓在保安为巨族，而学士后裔近益式微，有墓地数亩，渐为他姓侵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知县丁秉乾为筑园墙，禁刍牧，始获保全。四川遵义道韩炳衡墓，在县南川东河畔，旧有进士坊，为炳衡及布政司王铎立也，铎之墓无可谂考，而诸坊亦无一存者。县多石葬法，葬窑湾有古石冢，外石门二，扃⁽⁴²⁾锁甚固。乱后门启，中惟骨殖数端，莫考姓世。

盖县俗，家无族谱，族无宗祠，绅士家方许设主，庶民不与焉。各姓坟地复无志碑墓表，不数传，子孙竟有忘其祖父者。矧自乱离以来，耆老代谢，其子弟无祖宗邱墓之可守，无旧德先畴⁽⁴³⁾之难忘，稍有变故，辄轻去其乡，视闾里⁽⁴⁴⁾若传舍，无惑乎户口之日以凋零也！夫古人以宗法聚民，凡故家世族，得瓜绵椒衍⁽⁴⁵⁾，与国祚⁽⁴⁶⁾同休，盖隐以恩爱敬恭之意维系其身心，使各知水源木本，不至见异而思迁，固礼教之

微权也。

注 释：

(1) 麋 [(qún) 音群]：群居，聚集。

(2) 司：操作，经营。

(3) 戎：军队。

(4) 淫祀：过多过滥的敬奉。

(5) 刑：这里是刑律、刑法的意思。

(6) 爽垲：(地势)高燥，即高而向阳的地方。

(7) 仲月：一季的第二个月。

(8) 上戊日：戊：天干的第五位，即每月前十天的初五日。

(9) 豕 [(shǐ) 音史]：猪。

(10) 尊：古代盛酒的器皿。

(11) 諏 [(zōu) 音邹] 日：諏：商量。諏日即商量的吉日。

(12) 爵：古代饮酒的器皿，三条腿。

(13) 孟夏：孟：指农历一季的第一个月，孟夏即夏季的第一个月。

(14) 雩 [(yù) 音于]：古代求雨的祭礼。

(15) 亥：地支的第十二位，旧时计时法，当指夜九点到十一点。

(16) 耕藉 [(jì) 音藉]: 古时帝王定时到郊外田间做一种耕田的姿势, 表示“劝农”。

(17) 耒 [(lěi) 音累]: 古代一种农具, 形状像木叉。

(18) 掾 [(yuàn) 音院] 史: 掾, 属员, 即所属官员。

(19) 簋筵 [(guǐ biān) 音鬼边]: 簋, 古代盛黍稷的器皿; 筵, 古代祭祀盛果实、干肉的竹器。

(20) 雍 [(yuē) 音约]: 尺度。

(21) 垚 [(é) 音恶]: 白色土块。

(22) 飭 [(chì) 音斥]: 飭令, 上级命令下级。

(23) 俎 [(zǔ) 音祖] 豆莘莘: 俎豆, 肉类、豆类等祭品。莘莘, 形容众多。

(24) 济济: 形容人多。

(25) 望: 月与日之对, 谓之望, 农历十五日之称。

(26) 朔: 月光复苏谓之朔, 农历初一之称。

(27) 𦔻 [(zī) 音自]: 腐烂的肉。

(28) 耆 [(qí) 音其]: 六十岁以上的人。

(29) 剗 [(kuī) 音亏]: 割。

(30) 瘞 [(yì) 音亦]: 掩埋。

(31) 脔 [(juān) 音娟]: 剥削。

(32) 輿：众多。

(33) 巫覡 [(xi) 音习]：男巫师（女巫称巫，男巫称覡）。

(34) 干：水边，河边。

(35) 噬 [(shì) 音适]：咬。

(36) 鞠：培育，这里当生长出。

(37) 偈 [(jì) 音及]：佛经中的唱词。

(38) 偃：仰面倒下，即仰卧。

(39) 蹇 [(jiǎn) 音简]：跛，指参差不齐。

(40) 不赀 [(zī) 音资]：赀，计量、计算。不赀，这里指工费缺口不可计算。

(41) 垣墉：高墙。

(42) 扃 [(jiòng) 音窘]：自外关闭门户用的门闩、门环之类。

(43) 畴：田地。

(44) 闾里：邻居。

(45) 瓜绵椒衍：形容宗族人口旺盛繁衍不息。

(46) 祚 [(zuò) 音作]：君主的位置。

民 质 篇

风 俗 节 义 仕 宦 选 举

楚箴⁽¹⁾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²⁾。保安俗素俭朴，而民日穷且匮者，其弊安在？士惰于问学，农惰于耕获，工商惰于权度，妇女惰于操作，仰屋而食，待岁而衣，欲不穷且匮也得乎？犹有甚焉者，自洋烟之毒遍天下，受其害者，唯惰民为最烈。近数十年来，保安一隅，几无一人不沉迷其中。有昔数十户，今仅一二存者；有户数十人，今竟无一人者。父老言之，辄为太息。而贪种殖之利者且曰：事逸而功倍。直以乌喙狼毒可以获重利，而不顾中其害者之渐⁽³⁾灭殆尽也。抑又思之，关陇自平定后，吾乡左文襄⁽⁴⁾严法峻刑，禁种莺粟，患仍未息，迨⁽⁵⁾公去禁弛，且按亩科敛，美其名曰“以征为禁”。而近年，土厘⁽⁶⁾日增，复欲借以供公家之不给，上食其利，而下食其害，又不独保安一邑然也，可胜慨哉！作民质篇第五。

府志称，延安民有四美。其一，结婚不论财，耻攀势利，不争聘礼，诚美俗也。而保安近日则大不然，

其聘礼有多至七八十金者，少亦非十数金不能成礼，贫苦之家有终身不能娶者矣。此宜酌家之贫富，与岁之丰歉，明定章程，以端风。始至一切婚嫁仪文，多从简易，苟无大戾⁽⁷⁾于礼，随俗便民，王法所不禁也。凡婚礼，俗于初聘时，请婚妁，两家互送庚贴，将以聘物。娶时先延⁽⁸⁾女家定吉期，谓之议话。议定，男家备服饰，馈牲醴⁽⁹⁾，谓之过礼。女家具妆奁，饰箱匳，或制新郎服物伴嫁。两家陈诸物于堂，董礼者数而书之，以相夸美。婚日，不亲迎，不醮⁽¹⁰⁾祭，择老成妇人迎亲，女家亦择妇人及女之兄弟送之。导以鼓乐，新妇率骑驴而往，无彩舆⁽¹¹⁾之饰。尤可怪者，新妇往而不笄⁽¹²⁾，无春夏俱披羊裘（他县闻有彩舆者，亦必置一羊裘于内），冠男子冬大帽，下复其面，背系小铜镜，足结男子袜，而无履。送亲者翼⁽¹³⁾以登驴。俗传，惧途中妖魅摄人，以此褻之，谓之避黑煞。及婿之门，婿无春夏着棉衣而俟，执驴者向吉方⁽¹⁴⁾驻立，送亲者翼新妇下，与婿共向空而拜，谓之拜天地。拜毕，一人导而先，持枣、豆、钱、谷四向洒之，婿则捧一斗，中植一秤，上钩肉一觔，旁置弓矢、钱帛诸杂物，随而入，安于床之吉方，送亲者翼新妇入，面斗而坐，一人理二发先合而栉⁽¹⁵⁾之，次分而绾⁽¹⁶⁾之，口喃喃作吉语庆祝，殆⁽¹⁷⁾即古结发之意欤。次以

杯酒沥鸡血少许，传杯而饮，是谓合巹⁽¹⁸⁾。既婚之，次日谒先祖，又次日，见尊卑亲属，三日，新妇偕婿归宁，谓之回门，又三日归，女父母送之婿家，款以礼。新妇见婿家尊长、族党，各有所馈，亦执币遗意也，其或中道夭亡，上者守节，下者再嫁，各从其志可也。而俗之最无礼者，莫甚于夫死招夫，谓之“招夫养子”；无子者谓之“招夫养夫”，为其夫者，踞其田宅舍。己云：人，男不妇而有室，女不夫而有家，灭礼弃伦，习不为怪。乡人士之知礼者，犹不屑齿之，是不可不禁。

丧礼以服制为重轻，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服除，功令也。保安之俗，无士庶，必缟素三年，仕宦及应试者，不能不遵，功令仍执私服至三期，乃易吉，此俗礼之最古者。而近时，生员多匿丧不报，实礼教之贼。至殡殓⁽¹⁹⁾葬祭诸仪，随俗为厚薄，不尽违礼。凡初丧，具棺陈殓，衣，或五袭⁽²⁰⁾，或七袭九袭，称家有无。既殓，成服，以白布为衣履，衰经⁽²¹⁾多不备，三日、七日而殡，设祖奠，姻党来赙唁⁽²²⁾者，陈羊豕楮帛⁽²³⁾，次则面果香楮。即夕，将事丧家制素衣布幅分赠之，谓之散孝。卜地为窆窆⁽²⁴⁾，深至丈许，富者，甃⁽²⁵⁾砖甃⁽²⁶⁾为洞窑，贫者，穴土为宫，迎棺而窆⁽²⁷⁾之。既窆，塞其隧，筑土封焉，设奠而返。既

葬，绅士家有设主奉祀者，庶民则不设主，如有告祭之事，剪纸为主以祭，每逢七日一享献，至七七日乃止，谓之供七。过此则逢亡者生日、忌日、三月清明节、七月中元节，必具酒肴楮钱祭于墓。十月朔，剪纸为衣，或以纸装棉，上先茔焚之，谓之送寒衣。凡诸享祀，大都于墓前行之，无家祠家祭诸仪文也。墓前无碑碣，数传后，自忘其祖，久远夷为平地，纵耕牧焉。县有僧无道，丧家有力者自荐，七至服满，延⁽²⁸⁾僧作佛事。乱后琳宇灰飞，缙流星椽⁽²⁹⁾，深山古刹，无复梵唄⁽³⁰⁾，鱼声矣。

俗有凶吉事宴会宾朋，每席不过十器或八器，脩饌以羊豕，不设海味，若吉事来贺者，人持百钱，咸醉饱而去，不以为薄也。酒以黍酿之，谓之稠酒，味浊而微酢⁽³¹⁾，劝客以巨觥⁽³²⁾。间进烧酒，则运自甘泉、定边者，本地不善酿也。常时有客设宴，芹菹⁽³³⁾腐皮生菜数种而已。或有远道过客，失路投宿，询其姓氏来踪，辄具饭设榻，款洽殷勤。临行时不问酬值，予之，亦拒不受。于此，尤见此邦风俗之古。

风俗恃节义为移易，时际承平，虽有节义之士，无由自见，至欲以节义见，则又非风俗之幸，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至不幸也。保安民性质直，无儼⁽³⁴⁾薄、刁诈之习。回逆之变，被难而死者十室而

九，视明季流寇之乱，其祸尤酷，或者谓时势所迫，未必尽出于义烈。然至原野厌肉，川谷流血，第⁽³⁵⁾博区区一义节之名，尚忍以苛刻绳之，岂不为之痛心哉！爰以前明以来，迄同治之季，凡可考者，备而录之，以彰幽潜。

明

马忠：由贤良方正官御史，有孝行，亲歿，庐墓三年。

刘俊：居亲丧不饮酒，茹荤。及葬，哀毁逾常，以衿包土筑坟三年，泣血，万历中旌表。

李端：父仲福疾，割股以进，疾愈。久之父卒，居丧辍踊⁽³⁶⁾，日惟一饭，事母罗⁽³⁷⁾孝，食必亲进，母歿，合葬，庐于墓侧。兹以墓地乏水，仰天哀吁，忽涌清泉，有白兔驯扰墓侧，人以为孝感，成化年得旨旌表。

胡国宾：一作国宝，痒生。守城御贼，城陷，趋归家，卫其母，持利刃，当其门，手刃二贼，贼李九相从旁以矛刺，仆，贼乱刃之，至死骂不绝口。

王孙宏：拔贡。贼临境，知县邱某命督理城守，城破，投崖而死。

刘彰本：贡生。崇祯末选泾阳训导，未出都，闯贼陷京师，彰本嘱其子双全曰：“受朝廷一命之荣，身属朝廷矣，今国破君亡，吾不苟全生活，儿幸归，勿以我为念”。遂自缢于京师泾阳会馆。

薛裕：流贼陷城，裕巷战甚勇，贼爱之，环围欲其降，裕厉声曰：“我薛裕也，岂向贼求苟活哉”。遂为贼害。

刘氏：李荣妻，孝子刘俊之妹，年十八适荣，甫⁽³⁸⁾六月，荣卒，氏欲身殉，姑⁽³⁹⁾防之密，氏婉言慰姑，姑寝，遂自缢于柩侧。事闻，得旨旌表。

朱氏：王荣妻，守节旌表。

韩氏：举人靳希颜妻，年二十二夫亡，抚子文光、文元咸立，具为县学生。氏年七十有五而卒，得之旌表。

郑氏：兵备道韩炳衡妻。贼破城，闻夫被执，刎颈而死。按：炳衡曾任潞安及遵义道，其被执也，氏尚赴义捐躯，炳衡断难偷生苟活，旧志不载其详，土人亦无一能道其详者，惜哉！又志屡称，贼破城，既无朝代，亦不称为何贼。考，炳衡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进士，其任兵备，也当在泰昌、天启之季，崇祯元年（1628年）流贼大起，三年贼神一元陷保安。次年，一元弟一魁以保安降，既而复叛，彼时之

贼，为一元兄弟无疑。而其时之死难者，志载，男女只七人，恐湮没无闻者不少也。

李氏：廩生王符妻，贼至，氏骂贼不辱，投井而死。

张氏：贡生刘善庆妻，贼破城投环而死。

靳氏：童生许尚志妻，年十八，见流贼入村，砍伤夫手指，氏抱夫大哭，同投井而死。

国朝

郝澄经：父母有疾，吁天泣代，亲歿，每食必献，一如生存，至老不懈，奉旨旌表。

王氏：生员牛重轮妻，年二十二夫卒，守节时翁姑年具老，氏养生送死，咸中礼度。先是氏有子印金，二岁出嗣夫兄。至是，乞归同养，授室生子，以延两房宗祧，印金后入县学，由贡生官商南训导，氏年六十一岁卒，雍正九年（1731年）旌表。

宗氏：增生王相妻，守节五十一年，旌表。

李氏：生员王琰妻，孝养继姑，守节四十七年，旌表。

樊氏：童生赵祥琮妻，毁容矢志，守节四十三年，旌表。

刘氏：童生李敏妻，孝养翁姑，守节四十一年，旌表。

王氏：童生徐本文妻，养亲教子，守节四十年，旌表。

侯氏：份⁽⁴⁰⁾生郑宗周妻，截发明志，节孝两全，守节三十三年，旌表。

孟氏：童生马文林妻，夫亡欲以身殉，念姑老子孤，矢志靡⁽⁴¹⁾他，守节三十四年，旌表。

李氏：张光前妻，毁容矢志，孝敬翁姑，守节三十三年，旌表。

赫氏：曹一品妻，勤苦自甘，孝慈兼至，守节四十八年，旌表。

徐氏：白仁妻，夫族白大鳌窥氏美，偶以言挑之，氏忿恚⁽⁴²⁾自尽，旌表。

同治二年（1863年），陕省奏设节义局，采元年以来各官绅士女被回乱阵亡及抗节而死者，分作三等，由地方官会同学官，延派乡绅设局采访，具报请恤。保安自六年（1867年）遭回乱，继以逃勇土匪后先肆虐，县民逃亡殆尽。方回逆之来也，西为大军所蹙⁽⁴³⁾，狼奔豕突，遁入穷山，所陷城邑，均弃而不守，破保安后，旋掠安塞而东。民有洞砦者，仓卒走避。其逃往延安者，老弱流离，尚能保聚。后惟逃勇

土匪出没延庆间，以奸民协从，拘诸富民横加炮烙，索取窖藏，有焦头烂额以死抗拒者。久之，搜括一空，无所得食，每遇洞寨，断其汲道，列炮石环攻，其不降者，积薪木与山齐，因风纵火，聚而燔之，使无噍类⁽⁴⁴⁾，其凶残暴酷，视回逆尤惨。至十三年（1874年），知县王道全奉节义局札飭，采访死难士民，汇请旌恤，得死难男妇一百九十余名，分为三等，两次具报。于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由节义局归入第八次张肆⁽⁴⁵⁾，三等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七人，案内奏明咨部议恤（自设局以来，至是八次，凡陕省官民士女之死难者共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九名，其在八次以后请恤者尚不在其数，亦生民之大劫也），三月十五日，奉旨交部，分别议恤。其后，大吏复委员赴各州县查访复会稟。保安山邑，避贼之处均系窑洞，一经贼破，无路逃生，以故死丧之余，无人呈报，事过之后，无处访求，此虽是实在情形，然尔时之厉魄毅魂，消沉于冤霜苦雾中者，正不知凡几矣。兹就十三年王令所稟报及闻诸乡中者备录如左：

一、原报节义局集团御贼，力战阵亡者：

武举解圣语：西川解家湾人，督率团丁，力战拒贼，身婴重伤，越日而歿。

附生高峰：北川高家庄人。

监生吕廷仲：南川吕家砭人。

李邦彦、刘海清均西川人。

民人王甲祥：东川王家崾崴人，力战被执，骂贼受害。

薛辛卯：北川古家塔人。

刘清川：南川刘家庄人。

赵丕绪：西川袁家沟门人。

张成业：西川礼拜寺村人。

任见喜：西川任家新庄人。

徐凤银、徐凤林：俱北川保王沟人。

沙丕金：西川火烧嘴人。

沙明金：丕金弟。

樊汝连、樊是管儿：俱西川曹家河人。

刘小良儿、白如宾：俱西川沙滩人。

李邦学、刘德元、李帮义：在金汤镇集团堵贼阵亡。

刘海珠、刘海潮、方福兴：以上均西川人。

胡更成儿：南川永宁山人，遇贼胡家掌战亡。

李三元、张作诗：俱东川张家坪人。

胡朝明、刘富帮、李战鳌：未详居里。以上均同治六年（1867年）死难。

侯德耀：东川侯家河湾人。

马驹、芦花、拓满德、马聪：俱南川吕家砭人，贼犯本村，力战而死。以上均同治七年（1868年），死难共三十六名。

一、原报节义局，遇贼被执之士女，不屈不辱而死者：

贡生沙汪海：西川火烧嘴人。

郝九锡：西川杨庄科人，集团被执，不屈而死。

廪生高明：南川人，赴府乞兵，中途遇害。

郝奉清：西川杨庄科人，集团被执，受害尤惨。

附生王甲俊：东川人，甲祥兄。

刘际芳、徐呈祥：未详居里。

武生曹绥帮、张增：俱西川曹家河人。

王国栋：北川沙道子人。

高功：南川人，贼破老岩窑，被执骂贼而死，老岩窑号险岩，贼袁长毛堙其汲道，困围二十余日，岩民至饮牛羊血及人溲溺，无降意，死亡略尽，卒为贼破。

阎提功：阎家河人，守寨自固，为贼所戕。

芦铸铜、芦铸银：均料门沟人，贼破岩窑，被执不屈，受害甚惨。

监生郝纯儒：西川杨庄科人，奉清之堂兄。

徐占元：为贼掳去，不屈而死。

刘福：西川人，住塔儿坡。

耆民吕忠、张三级、梁花：均南川庙沟人，赴府乞兵，中途遇贼被害。

冯珍：县城人。

杨俊义、杨俊元：俱东川寺峪岭人。

杨兰、张连锦、李汉图、郭永锡、王米换儿、王国定、任海、李元庆：骂贼被害。

王和、陆思田：贼以火焚死。

韩顺、韩花、韩殿元、王占怀、辛玉贞：以上均县城人。

徐三传：北川保王沟门人。

张孝：南川鄢家山人。

潘有福、刘吉庆、韩登榜：均北川刘家坪人。

王大重：南川鄢家山人，被执不屈，贼凌迟以死。

马步兴：东川杨家沟人。

刘铁固儿：南川柳沟村人。

柳福：南川鄢家山人，被执不屈受害甚惨。

郝有富、郝登朝：均南川薛家台人。

胡海荣、胡凯、胡丰玉、胡常有儿：均南川永宁山人。

芦大锁、芦小锁：均料沟门人，贼破岩窑，同被害。

演凯、芦过虎儿：均岷子川人，贼破崖窑同被害。

芦钟年、芦钟礼、芦钟善：均料沟门人，贼破岩窑，怒其不降，受害尤惨。

张从义：西川老虎嘴人，集团御贼，力战而死，其妻及其二子均同日受害。

张成美：从义弟。

张丕显、张丕秀：均从义子。

孙继魁、梁怀、梁福来、王永升、牛生旺、沙公：均南川羊角城人，贼破岩窑被执，不屈同日受害。

刘成吉：刘家河人。

万安邦：西川万家寨人，与其妻均被执，不屈，贼以火灼死。

万有仁：居同上，乞援，遇害。

万有礼：有仁弟，在木家渠集团拒贼，力战阵亡。

韩有援儿：赴府乞兵遇害。

韩生：西川人。

张建德：西川寺岷嶮人，骂贼不屈，与其妻同投岩而死。

韩成、韩殿高、韩殿贵、韩守良：均西川人。

梁文彩、刘昌、党学义：均南川寺儿山村人。

客民张保儿：朝邑人。

王道士、李道士：俱永山寺住持。以上均同治六

年死难。

廩生张玉玺：马子川人。

生员李三乐：赴府乞兵遇害。

乡民张增寿：玉玺之父，贼破寨被执，与其子侄同骂贼，不屈而死。

张双儿：增寿侄，投井死。

张玉堂：增寿次子。

高步云、高步明、高步庭：兄弟，均东川杨家沟人，贼至本村，不屈受害。

高连会：步云之侄。

曹永禄、曹海玉、曹建发、曹建福、曹升颺、曹凯、曹秋赦：以上均吴堡川曹家湾人，贼破堡岩，同日不屈而死。

侯补管儿、侯三管儿：均东川侯家河湾人，贼犯本村，并不屈而死。

吕廷福、吕有福：南川吕家砭人。

韩属九、李三娃、赵四、吕长有、金光兴、金山、刘谦：均南川胡家圪人。

韩生魁：寿官。

郝月安：李家坪人。

李登有：遇贼投岩自尽。

牛海深、牛有才、王国连：未详里居。

辛玉柱：北川人。

以上均同治七年（1868年）死难，共一百二十三名。

民妇曹高氏：曹九州妻，西川曹家河人，骂贼不辱受害。

徐任氏：徐三传之妻。

沙演氏：沙澄海妻，西川火烧嘴村人。

李郝氏：李荣升妻，西川牛家沟人，被贼掠去，骂贼而死。

王侯氏：王廷颺妻，县城人。

王韩氏：王廷佐妻，县城人。

曹沙氏：曹建发妻。

高秦氏：高步升妻，东川杨家沟人。

张刘氏：张学仁妻，西川人。

吕王氏：吕忠妻。

曹郝氏：曹建荣妻，吴堡川人。

阎苏氏：阎提功妻。

吕刘氏：吕廷礼妻，南川吴家砭人。

刘高氏：刘海珠妻。

刘李氏：刘海潮妻。

李钟氏：李万福妻、李邦义母，骂贼而死。

李刘氏：李邦义妻。

方李氏：方福兴妻。

芦韩氏：芦忠信妻。

张刘氏：张从义妻。

韩李氏、韩芦氏：俱韩福魁妻，南川羊角城人。

韩王氏：韩福成妻，羊角城人。

尚王氏：尚步妻，骂贼不辱，贼以火灼而死。

万刘氏：万安邦妻。

吕白氏：吕尚品妻，南川吕家砭人。

张牛氏：张丕盛妻。

张刘氏：张建德妻，西川寺崾崪人。

侯张氏：侯得品妻，东川侯家河湾人。

吕高氏：吕廷仲妻。

张李氏：张思达妻，东川张家坪人。

牛韩氏：牛生海妻，贼破羊角城崖窑，不辱而死。

以上三十二名，均遇贼被执，不辱而死。

一、原报节义局，临难忿激自尽者：

监生杨俊英：东川寺崾崪人，七年（1868年）贼破本村岩砭，自尽。

乡民马千里、刘破脸、刘呆劳：俱南川吕家砭人。

李丙午：本城人，六年（1867年）贼破城，临危自尽，其妻与子均死于难。

李大事：丙午子。

李牛氏：丙午妻，惧辱投井而死。

李张氏：李邦盈妻，投井而死。

刘祈氏：李德元妻，骂贼不辱，投崖下自尽。

以上九名，均同治六年（1867年）内死难。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兵部复议陕西巡抚谭采访各属殉难绅团人等请恤一案，应请，将打仗阵亡照例议恤，武举解圣语，照千总例，给恤银一百五十两；附生高峰，监生吕廷仲、李邦彦、刘海清等，均照马兵例，各给恤银七十两；民人王甲祥等三十一名，均照乡勇因公差遭，遇贼戕害例核减，各给银十二两五钱。又复议武举解圣语，议给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本日同奉旨依议，六年（1880年）五月初四日，吏部复议，附生高峰、贡生沙汪海、廪生高明、郝奉清、张玉玺、附生王甲俊、李三乐等，均照举贡生员新章，按官员伤亡例，议给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毋庸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本日奉旨依议，其余殉难者，由礼部旌表，每县例给银三十两，建立总坊，书各姓名于上，并于节孝祠设位致祭（同治十三年礼部新例）。又或举报无人，姓名无考，于各昭忠祠、贞烈祠设立总牌位，随时致祭（同治十三年（1887年），翰林院侍讲学士吴宝恕等奏）。保安自两次举报后，屡经奉文查取宗

图、册结及有无应袭之人送验报部，而殉难诸人中，或无子承袭，其有子者，或惮于道远费繁，避而不就，官吏遂以空文敷衍塞命，不肖者且因以为利致负。朝廷褒锡之典，终无由下光泉壤焉。至建坊设祀例，有明文，县自奉文后，无人举办，而节孝祠且鞠为茂草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君因补修文庙递及学署，始为复修一楹，俾以后春秋致祭，亦得共享蒸尝。

其有未经禀报请恤者：

军功冯存有、勇丁袁万春、张凤林、李玉清：

部文行查，内有此四人，云系保安人，事迹无考。

民人同锡光：西川九嘴坡人，家故富饶，贼执去拷索窖藏，无所得，以火烙之遍体焦黑，卒不屈，贼执其手足悬诸空室而死。

同锡瑞：锡光弟，同受害。

张过兵儿：县城人，为贼执去，不屈而死。

马伯元：槐树庄人，骂贼不屈，为贼烙死。

马法元：伯元之兄，同时被贼。

白福：白家山人，不屈被害。

张百春：老崖窑人，守岩堵贼，为贼烙毙。

芦二：小岩窑人，贼破老岩窑，不屈被害。

芦兴邦：川口人，九年（1870年）三月，自永宁寨归，至胡家圪，遇回贼被执至川口，劫令岩窑居民出降，兴邦怒骂，不屈，为贼所害。

芦兴年：兴邦弟，过石畔遇贼被杀。

芦杨草子、芦离乡子：均在川口岩窑下遇贼被害。

韩福成：羊角城人。

张朝：川口人，均在县城遇贼被害。

芦闰娃：川口人，遇贼被害而死。

李海深：杨家沟人，自延安府运粮归，遇贼被害。

民妇芦李氏：芦登凤母。

吴芦氏：吴破脸妻。均为贼执，不屈，杀于川口岩窑下。

以上诸人，均得之土人传说，死事甚确，虽未奉旌恤，亦宜附祀节孝忠烈祠内，以妥幽魂。

保安自赵宋以来，其奋起勋名者，类以武功泊⁽⁴⁶⁾。明中叶如王大任、李光祖辈稍以文学显，然亦寂寂，无甚表见隶。国朝二百余年，无一文士登贤书，而弓马之场，则往往以骑射中乡选。府志称，延安民俗尚气概，先勇力，多出名将，地气使然，今固无殊于古所云耶。

兹于宋史中得边将数人，录之如左：

胡子常，保安军人，宋仁宗嘉祐时，率族人与西

夏战，有功，进三班奉职（《陕西通志》）。

刘绍能，字及之，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父怀忠，官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元昊屡以金币及王爵招之，怀忠斩其使，力战而歿。录绍能左班殿直，累功，迁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马都监。元丰西讨，神宗召诣阙问计⁽⁴⁷⁾。对曰：师旅远征，储备不继为大患。若保西成，因粮深入，乃可得志。帝以为然，命统两军进讨。绍能世世边将，为敌所忌，每谤书至，帝明其不然，手诏曰：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为间害计耳。绍能捧诏感泣。尝坐谗逮⁽⁴⁸⁾，对按验卒无实。守边四十七年，大小五十余战。以皇城使、简州团练使卒（《延绥志》）。

刘延庆，其先西夏熟户，世为将，知名后居延安府，为保安军人，屡与夏人战，有功。宣和二年（1120年），从童贯讨方腊，趋衢、婺⁽⁴⁹⁾，破定二州，迁检校少保节度使。六年（1124年），伐燕山，为都统，以军三十万取易州，屯芦沟河，诸军失援而溃，坐，失官，久之乃复。金人围汴京，延庆守北壁，及城陷，与子光国率众开万胜门走，百姓多从之，聚于琼林苑，延庆率众直西以进，时金军遍原野，众不敢行，延庆呼光国激之曰：“汝以五十骑往，以坚军民之心。”光国挥戈，驰聚而去。延庆曰：“光国五十骑尚

能进，况军民数万，皆死命乎？”乃率之而趋。遇金人铁骑，冲突。众星散，延庆、光国皆死焉（宋史有传）。

刘光世，字平叔，延庆次子，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再攻汴京，光世入援，谒帝于济州，以为省视陵寝使，寻为行在都巡检使，加检校少保。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帝仓猝渡江，以光世为江淮制置使，不战而溃，旋充行在五军制置使，控扼江口苗刘之乱，张浚遣使至镇江说之，引兵会丹阳，乱平，迁太尉。张浚诛范琼，命光世抚其众。隆祐太后在南昌，命光世屯江州为屏蔽，光世日置酒高会，金人渡江三日，无知之者。太后退保虔州，光世引兵遁南康，时部无所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抚大使，光世虑金人过江，预择便地，右谏议⁽⁵⁰⁾黎确劾之。帝释不问。金人围楚州，帝手札趋光世救援者五，竟不行。楚州破，复命光世节制诸军，镇守通泰。绍兴元年（1131年），金人渡淮，命光世兼宣抚使，置司扬州，措置屯田。二年（1132年），命移屯扬州，不奉诏。光世军月费钱二千万缗，考复⁽⁵¹⁾，多不实。每闻易镇，则设辞不奉诏，有急，复迁延以避之。刘豫入侵，光世弃庐州不守，张浚驰谕之曰：“有一人渡江，必斩不徇。”不得

己，仍迁庐州。会浚人对，言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又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乞赐罢斥。光世乃引疾请退，以少师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十年（1140年），金人围顺昌，复起用光世。时，秦桧主罢兵，召还，改封杨国公。卒，赠太师，谥武僖。乾道八年（1172年），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年（1205年），追封酈王。光世在诸将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屡违朝命，遁⁽⁵²⁾寇自资。建炎初，结内侍康履自固，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⁵³⁾（宋史有传）。

解元，字善长，保安军人。起行伍，隶韩世忠麾下为偏将。世忠出下邳，金兵大至，元领二十骑夺其牲口，身自陷阵，刺酋长坠马，余皆遁去。金人攻浙西，世忠以海舰截大江，金人乘小舟出，长钩攀舰，元跃入敌舟，杀数十人，擒其千户，授统制。前，军讨闽寇及湖外诸寇，平之，改相州观察。绍兴四年（1134年），金刘合兵入寇，元屯承州，设三伏败之，追获四百八十八人，时城中兵不满三千，金万户黑头虎造城下。元微服出，伪若降者，俄伏出，擒黑头虎，授保顺军承宣使，略地淮阳，骑三百当敌骑数千，元挥戈转战，自辰至午，敌退，成列而还，进保顺军节

度使（宋史有传）。

杨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闻，为宥州团练使。宋末，仲武谒经略使王庶，用为先锋，后降金，为环庆路兵马都监。皇统初，戍凤翔，屡劫宋军，除知宁州，迁同知临洮尹，改河中府。临洮地接西羌⁽⁵⁴⁾，与木波杂居，边将贪暴，木波苦之，相率为寇，仲武从数骑入其营，谕之，羌人悦服。仲武去后，复掠熙河，主帅谕之不去，复遣仲武，及至，责其负约。对曰：“边将苦我，今见公，愿终身不复犯塞。”乃举酒酬天，折箭为誓，仲武以卮⁽⁵⁵⁾酒饮之，羌人罗拜而去。大定三年（1163年），除武胜军节度使，改陕西西路转运使，卒（金史有传）。

自元明以来，以制艺设科取士，士不与此选者，则目为异途，流俗无识，遂以得失为贤否，若于已与，有荣辱焉。然人才之消长，文教之废兴，虽不系此，即此亦可识其梗概矣。保安在前明时科名颇盛，而传志所载半无事迹可征。

其举贤良、方正科者有：

朱允恭：洪武中，官知县。政绩卓然，著有大诰。

马忠：官山西道御史，立朝多所建白。

其举进士科者有：

王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费宏榜，官至布

政使司。

王大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陈谨榜，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

李光祖：万历十一年（1583年）朱国祚榜，官扬州巡盐御史。

韩炳衡：字华台，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韩敬榜，官潞安兵备道，调四川遵义道。

其举乡榜者：

洪武时有牛享。

永乐时有麻瓚、刘辅仁（俱官知县）。胡佩、李璿。

宣德时有雒诚。

成化时有王铎（见前）。

嘉靖时有王大任（见前）。

隆庆时有靳希颜。

万历时有王邦弼、李光祖（见前）。韩炳衡（见前）

贡生则李洞然：官知县。

韩暹：曹县知县。

王建业：东昌府同知。

牛成龙：和顺县知县。

李灿：主簿。

罗有耀、韩炳衡、傅印宏：俱县丞。

刘光印、刘光裕、王宁：俱学正。

许志高、徐元科、靳文元（希颜之子）、曹廷选、边时勋、刘可观、王绶、王邦兴、李莹然、刘彰本：俱训导，彰本崇祯末死难京师。

李之冕、牛一鯤、王玺：俱教授。

王孙宏：拔贡，死流寇之难。

刘泽、王有光（大任之子）。

武职有：

李荣：官辽东总兵。

张天礼：官三屯营总兵。

徐元勋：官香山镇总兵。

延安府属自国朝设科以来，领乡荐者约近百人，保安不居一焉。乱后设商学招考入籍颇滥。光绪癸巳（1893年）科王文健始登乡榜，初破天荒，而原籍则湖北竹谿人也。其登武科者，康熙时有王政溥。咸丰朝有：

解圣语：辛酉（1861年）科中式，死同治六年（1867年）回逆之难。

光绪朝有胡珀：丙子（1876年）科中式。

冯占鳌：己卯（1879年）科中式。

以军功显者有：

折自明：官淮安副将。

杜忠、王显柱：官建宁副将。

王永贞：官崇明副将。

杨如松：官香山澳参将。

马成龙：官黄浦营游击，其年代功绩均无可考。

武烈之强，固胜于文弱也，而文员中，由乡贡得仕进者如：

何鸣凤：岁贡，官韶州府知府。

马君宠：岁贡，吏部考功司员外郎。

韩齐范：岁贡，官开封府知府。

王立焄：岁贡，安仁县知县。

何璫：岁贡，知县。

刘善庆、刘呈图：山阴县县丞。

边祯：都昌县知县。

刘谦：官教授。

王国章：拔贡，凤阳通判。

罗冠：拔贡，通判。

牛维斗：训导。

王政敏：拔贡。

王象新、刘国瑞、王政新：恩贡。

何云翔、张锦、赵宋卿、李合璞、李显文、樊樵、张圣言：石泉县训导。

刘光汉：咸宁县训导。

许瑞、许廷臣：恩贡。

刘遴：张掖县训导。

王住：同官县训导。

刘伸、刘进：东流县知县。

王功倬：淇县知县。

王致中：户县知县。

牛印金：商南知县。

侯万户、王功墀：商州训导。

王谦、王长民、王廷遴、王宏治、牛兆麟：副贡，
乾隆朝。

张擢、古浪县训导。

杨大受、侯文擢、王连：均训导。

王子相：洛川县训导。

何其惠：燕山县知县。

曹伏图、王适：均岁贡。

高平周：恩贡。

陈瑾、刘又兴、马国栋：宁朔县知县。

杨大贵、胡纯德、许奕高、王前：拔贡。

史帝典、马周南：岁贡。

朱楷、高光宗、郭维邦、张金灼、郝琇：均岁贡。

王锐：恩贡。

王灼：副贡。

沙汪海、郝九锡：均贡生，死回难。

王兆基：乙酉（1825年）科拔贡，文健之父。

沈廷玉、牛三文、胡贵：均岁贡。

曹国宾：恩贡，候选训导。

蒋绍周：丁酉（1837年）拔贡，原籍襄阳人。

注 释：

（1）楚箴 [(zhēn) 音珍]：楚：指湖北和湖南，特指湖北。箴：劝告，劝戒。

（2）匱：缺乏。

（3）斲：尽。

（4）左文襄：即左宗棠。

（5）迨：到。

（6）土厘：厘，利率。土厘即土地的税率。

（7）戾：罪过。这里作违背。

（8）延：请。

（9）醴 [(lǐ) 音理]：甜酒。

（10）醺 [(jiáo) 音桥]：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神的礼节。

（11）輿：车。

（12）笄 [(jī) 音几]：古代束发用的簪子，这里

指成年后将发用簪子束起。

(13) 翼：帮助，辅助。

(14) 吉方：南方位或东方位。

(15) 栉 [(zhì) 音至]：梳子、篦子等梳头发用具。

(16) 绾 [(wǎn) 音挽]：把头发盘绕起来打成结。

(17) 殆：几乎，差不多。

(18) 合卺 [(jǐn) 音锦]：成婚（卺：瓢，把一个葫芦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饮酒，为旧时成婚的一种仪式）。

(19) 殯殓：出殯和入殓。殯：停放灵柩，或把灵柩送到埋葬、火化地。殓：把死者装进棺材。

(20) 袞：量词，用于成套的衣服。

(21) 经 [(diè) 音迭]：古代丧服上的麻布带子。

(22) 赙唁：向办丧事的人家送礼或表示慰问。

(23) 楮帛：楮：纸。帛：布。

(24) 窀穸 [(zhūn xī) 音谆夕]：墓穴。

(25) 甃 [(zhòu) 音昼]：用砖砌（井或池子等）。

(26) 瓴：盛水的瓶子。

(27) 窆 [(biǎn) 音贬]：埋葬。

(28) 延：聘请。

(29) 缁流星椒：缁流，僧徒、僧众；椒：疑为散。

(30) 梵呗：梵，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呗，为呗[(bài) 音拜]之误，呗，即佛教中所唱的赞偈。梵呗即念佛经。

(31) 酢 [(zuò) 音作]：酬酢。宾主互敬酒（酬：向客人敬酒；酢：向主人敬酒）。

(32) 觥 [(gōng) 音弓]：古代用兽角做的酒器，泛指喝酒器具。

(33) 菹 [(zū) 音租]：酸菜。

(34) 僇 [(xuān) 音轩]：轻浮。

(35) 第：但，但是。

(36) 擗踊：用手拍胸。悲痛时捶胸顿足。

(37) 罗：像罗网一样细密。

(38) 甫：刚刚。

(39) 姑：公婆。

(40) 佾 [(yì) 音义]：古代乐舞的行列。即为民间艺人。

(41) 靡：无，没有。

(42) 恚 [(huì) 音卉]：怨恨。

(43) 蹙 [(cù) 音卒]：紧迫。

(44) 噉类：能吃东西的动物，特别指活着的人。

(45) 张肆：表彰学习。

(46) 洎 [(jì) 音季]：到，及。

(47) 神宗召诣阙问计：神宗召绍能回京询问讨西夏之策。

(48) 逮：及。

(49) 衢婺：指旧衢州、婺州，均在今浙江金华一带。

(50) 右谏议：右，上。右谏议即上谏议事。

(51) 复：掩盖。

(52) 遁：逃亡。

(53) 方之韩岳远矣：比韩世忠、岳飞差远了。

(54) 羌：我国古代民族，原居住以青海为中心，南至四川，北接新疆一带，东汉时移居今甘肃一带。

(55) 卮 [(zhī) 音知]：古代盛酒的器皿。

物 宜 篇

畜牧 种植⁽¹⁾ 物候 野产

太史公传《货殖纪》，五方州郡，物产谣俗甚详。其言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²⁾裘筋角，而北地上郡，畜牧尤为天下饶，故乌氏⁽³⁾之僦⁽⁴⁾牧长也。斥卖⁽⁵⁾畜牧取戎⁽⁶⁾，王什⁽⁷⁾倍之利至，用谷⁽⁸⁾量牛马，比于封君。然，其民羯羴⁽⁹⁾不均，雕⁽¹⁰⁾捍少虑，农商经业未惯。作劳平阳⁽¹¹⁾之人，西贾⁽¹²⁾秦翟⁽¹³⁾，北贾种代陈椽⁽¹⁴⁾，而夺其利，莫之与争。延地谷宜五种，惟保安不宜稻，而嵒窳⁽¹⁵⁾偷生，取之不足以更费。地有遗利，人有余力，岂田农果拙业⁽¹⁶⁾而行贾果贱行⁽¹⁷⁾耶？能者辐凑⁽¹⁸⁾，不能者瓦解，自周秦以来，未有以易也。昔，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¹⁹⁾衣食，公食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纡⁽²⁰⁾俭习事至今日，犹有遗风，是可采己，作物宜篇第六。

保安畜有六扰⁽²¹⁾，马牛羊其大宗也。县直北三百里越边墙，入蒙古草地，为自来游牧之场。物土之宜，不相什伯⁽²²⁾，而保安民多牧羊，坐食其利，其饶益较

马牛为广厚，给之资殆⁽²³⁾，天之不欲罄⁽²⁴⁾毙吾民也。大凡牧政，首择场地。保安密迩⁽²⁵⁾边陲，负阴面阳，凡深山大泽，悉听纵牧，谓之曰：“牛羊山，公私无禁”。每当春夏之交，百草怒发，露晞⁽²⁶⁾而出，露湿而归，濺濺来思，无虑疾蠹⁽²⁷⁾。至若严冬岁暮，风劲草枯，则搜啮⁽²⁸⁾宿根，随地取足，其利一也。羊曰达生孳息甚多，中人之家受牧百羊，饮饲得宜，岁倍其数。故陆地之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羊毳⁽²⁹⁾千双，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此其人与千户侯等。礼曰：“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其利二也。种植耕获，动需群力，牧之为业，无俟多人，岁赁一夫一童，约十数缗，肩垂橐⁽³⁰⁾手短柄，左叱羊，右驱犬，旃裘箬笠⁽³¹⁾，无爽阴晴，朝稽而出之，暮稽⁽³²⁾而入之，任我指撝⁽³³⁾，无尧牵舜鞭之苦，其利三也。羊之利在毛与绒，保安绒尤良，有棉⁽³⁴⁾羊山羊二种。棉羊重在毛，山羊重在绒，每二三月，毛毼⁽³⁵⁾始脱，刮而取其绒，一羊约得四五两，壮健者尤丰美，逾春则无绒而毛矣。绵羊之毛，至秋而毡⁽³⁶⁾，较春毛鲜好。计一羊岁取其绒一、取其毛三、至取其皮，而羊之功用异矣。故树一谷，无水旱霜雹，一树仅一获；牧一羊，但不遽寝其皮，一树可百获焉，其利四也。夫利所在，人争趋之。

保安畜牧知其利矣，而未尽其用，凡羊之毛与绒，其粗者为毳毼⁽³⁷⁾ 毳毼⁽³⁸⁾ 短褐之属（今毡毯之类），其精者为氈⁽³⁹⁾ 氈⁽⁴⁰⁾ 氈毼⁽⁴¹⁾ 之属（今大呢羽毛哔叽，哈呐倭段之类），皆北边土产衣被，生民功用与丝罗棉帛⁽⁴²⁾ 并重。保安所产毛绒，温厚绵濡，远近争购。自通商以来，西人设栈宁条梁，收取北地毛绒，以机器仿中国织造，物溥工省而价廉，华商无所牟利，而皮张毛绒之价顿昂。于是华商思专其利，征牧羊之家，预以重价售其值，作垄断之谋；西商以短价坐困之，而资本又大折。其小负贩入山者，类以布棉等物，易取羊只毛皮，三倍其息，土人贪其所无，不权重轻也。以土产自有之利，不自造作，坐让他人其取之。他人者，半多苦恶⁽⁴³⁾，而倍偿其值，不两失其算乎。

窃思⁽⁴⁴⁾ 北山既不宜桑，又不宜棉，御寒之具何恃？不恕⁽⁴⁵⁾ 考之，古豳风《七月》⁽⁴⁶⁾ 之诗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注：褐，毛衣也），又《货殖传》曰：“榻布皮革千石。”（注榻布，白叠亦毛布也），法取毛之柔者，卷而搏之，切而索之，分经纬入机组织，如今哔叽呢绒、哈呐倭段、褐布之类，皆此法也。保安数年前闻尚有织褐布者，如选工师，制器具，教以纺织之法，经以棉纱，纬以毛线（西人织造各货，皆以棉毛杂揉而成），较诸褐榻尚为温暖。或纯织以毛，

令精粗合宜，亦足备用（县人有编为纓带衾幅及囊袋之属，亦佳），推而作诸细软之物，无不可以此法通也。毡毯之属，近时亦知打造，然工作无多，价值殊贵，且惟外县一二来贾者能之，本县人不能也。至若缀皮为裘，其利甚溥，西口所产，良于北口，宁夏滩皮轻暖，甲于中夏。保安地近桓灵，物性大致略同，惟本地不精硝制之法，偶有生皮，半运往泾阳、同州等处硝制。贩卖其羊群，岁聚于洛川界之黄龙山，列圈分售，杀而取其皮，棉而高者良，老羊次之，山羊又次之。本地之皮皆病死、跌死或特杀，为牲者无屠羊之户也。

夫保安地方数百里，民户近且千，畜牧者十室而九（富家有牧至二三千头者，至少亦畜百头）。每户以百羊计之，约得羊十万头，每羊以千钱计之，约得钱一十万缗，少亦约数万缗，不可谓为瘠区也。而户口日以凋零，人民日以贫乏，其故何哉！有自然之利源，不疏通之，无以广招徕；有自然之利权，不提挈之，无以收奇羨⁽⁴⁷⁾。语有云：“无财作，力少有，闾智⁽⁴⁸⁾既，饶争时，此货殖之大经也”。况近今四民之运，士农蹇蹇⁽⁴⁹⁾，商工隆赫，识时务者莫不亟思变计哉（本地硝皮法，用黄米、面生熟各半，入水调匀，加芒硝、食盐各等分，用缸盛注，先将羊皮洗净，纳入缸内，

搓揉令透，视天气寒暑，或十日，或六七日，取出晒干听用，此生硝法也；闻宁夏用熟硝法，当日毕事，复铲去皮膜，令薄软如棉，其法亦佳，然不如生硝之耐久也）。

保安牛马之利逊于羊，而羊之数倍于马牛无异。种牛之牡⁽⁵⁰⁾者曰“跑牛”，其宦⁽⁵¹⁾者曰“犍牛”，牝⁽⁵²⁾者曰“生牛”，言能生牛也，牛之初生，曰“犊子”，牝与犊者值尤贵。畜牧之家，多至数百蹄，蹶胥⁽⁵³⁾恃以耕，无屠宰者。迺⁽⁵⁴⁾北，或驱⁽⁵⁵⁾以运盐，草行露宿，数十为群，文⁽⁵⁶⁾斑驳作虎形，望之骇然。每春秋之季，城乡有牛马会，贩者麇集⁽⁵⁷⁾，榆、绥、米脂诸客商，以布匹杂货争来交易，或数头，或数十头驱之东渡河，鬻⁽⁵⁸⁾于晋人屠宰之家，冀⁽⁵⁹⁾获美利。牛渡河往往殁⁽⁶⁰⁾泣下，其用以耕作者，十之二三。近县人遇屠牛者靳⁽⁶¹⁾不卖，或倍昂其价，亦仁人之用心也。

马之产不繁，有自草地以蕃马来鬻者，谓之群马，犍戾⁽⁶²⁾难驯，每当塞草秋枯，惊飏四起，辄翘首长鸣，有秋风故国之思，稍驰衔勒，即奋迅北驶，返其故群，数百里犹瞬息间也。间有父驴母马而骡者，躯干卑弱，难中上乘。惟驴头甚夥，吟啸成群，凡远近耕作、负载，悉任之，每岁孳息，较骡马为丰。驴马

少瘟疫，牛与羊多患此，染传不休，牧者取牛羊首朵悬树梢，患辄止。羊之蠹疾者，然药物熏之，或涤于河，殆张里遗⁽⁶³⁾，方欤。

物之为牛羊害者，莫贪于狼，能制狼害者，莫良于犬。犬之良者，猛厉狰狞，力能与豹虎斗，毙而后已，古韩卢⁽⁶⁴⁾不是过⁽⁶⁵⁾也。牧者晨驱牛羊出，犬则护其群，为左右翼，驯扰无忤⁽⁶⁶⁾。每至一山，犬之健而良者，先搜索榛莽⁽⁶⁷⁾，驰驱四周，择要地蹲踞之，余犬有若伏者，有若游击者，偶有警，群起而攻之，尽力乃止。狼性固狡，不独行，偶得食，前者负而走，缀数狼为之殿。有一犬逐数狼，为狼困，至血肉飞薄，卒能自脱于难，犬亦良矣哉，然如此类者，十百中或得一二焉，其余皆受主人豢养，摇尾乞怜，无所事事，肉食之流也。凡牧者相犬之法，燕颈鹰目，蜂腰螂足，筋脉怒勃，豹吠虎伏，其大较也。饭犬之法，朝以干餼⁽⁶⁸⁾，令腹坚肠实，利于趋走，暮饲以浆粥，润其烦渴，拊⁽⁶⁹⁾之而已。县西山素多狼，有老而秃者，数年前为犬断其尾，逸去，近忽狂噬⁽⁷⁰⁾害驹犊无算，犬无如何也。家君涖事⁽⁷¹⁾后，祷于山神洞，其害渐息，乃摩崖刻斗大数字于洞口，以志神呪⁽⁷²⁾。

五鸡二彘⁽⁷³⁾，王政之经，家人多喜畜之。县无屠夫，遇有宴会，操刀自割以供厨庖，余则转贩他邑。

山僻之民，有终年不食肉者。鸡之属尚繁然，无鹅鸭，无鱼虾，溪涧中间有鳅，鳖之属，味苦薄，土人不知食也，故官北山者有鱼龙鸭风之谣。

野禽之属：燕、雁、鸠、鹊、鹰、鹞⁽⁷⁴⁾、雉、鸽、戴胜⁽⁷⁵⁾、窃脂⁽⁷⁶⁾、布谷、啄木、黄鸭、苍鸥⁽⁷⁷⁾、沙鸥、水鳬。鸦之属有白颈、朱啄二种。白颈朋飞作阵，土人呼为烧鸦，每当秋稼将登，呼群践啄，农民更番聚守，麾去复来，唯畏鹰鹞及鸽虎。鸽虎生鸽巢中，能食禽鸟。朱啄者，喜高翔，其声格磔⁽⁷⁸⁾，雄鸣雌应，穴土生子，不与白颈伍。雉之属有呱呱鸡，斑衣朱距，盘辟草际，啼声如小儿，畜之驯扰，斐然可爱。

野兽之属：豹、鹿、麇、麂、貉、狐、兔、狸、野猪、獾、狼、山獭、会鼠。狼贪而伤畜，野猪贪而害稼，县无猎户，坐使横行。会鼠《说文》谓之鼯鼠，一曰鼯鼠，无目，潜行地中，土人呼为瞎会，所过之地，土坟起如犁，又曰犁鼠，出则衔尾群行，若瞽⁽⁷⁹⁾之有相，又似鼯鼠，食羊⁽⁸⁰⁾芋及苗稼诸根，出则易为人执，然不多得也。

鳞虫之属有鳖、鳅、虾蟆、水马、虺蜴。蛇类有青竹、乌梢各色目；又有蛇两头，《尔雅》谓之轹⁽⁸¹⁾首蛇，长约尺许，莫辨首尾，见人跃而起，舌吐芯戛

夏有声，见之不祥，伤牛羊多死。

昆虫之属：蚕、蜂、蝎、蟹⁽⁸²⁾、蟋蟀、蜘蛛、蚯蚓、蛄蛸、蜻蜓、蝼蛄、蚱蜢、蚊蝇、蝼蛄⁽⁸³⁾，蝥蛸⁽⁸⁴⁾有瞎螻，大如蚊，孕草内，刺饮马牛血甚厉。蛄蛸⁽⁸⁵⁾产道上，遇马勃豕苓，百千聚食，触之，则薨⁽⁸⁶⁾飞雨散。

职方氏⁽⁸⁷⁾雍州，畜宜牛马，谷宜黍稷⁽⁸⁸⁾，此举物土之宜言之，非果无他谷也。雍之北边，地气高寒，春迟秋早，尤宜黍稷。保安六谷中无稻，民食以黍稷为上品，麦次之，粱与菽⁽⁸⁹⁾豆又次之。黍与稷自为一种，而形质各别。《尔雅》翼云：黍大体似稷，苗穗均似芦米，可食，故古人于黍稷每并言之，土人呼黍曰糜子，稷曰谷子，又曰粟谷，其米曰黄米，南人谓之小米，有硬软黄白二种，黄硬而白软，犹稻之有秈糯也。软者可酿酒，炒熟可为面，硬者可粥可饭，粉之为饘饎，酵之馒头；黍性柔而质凉，稷性刚而质强，得时者⁽⁹⁰⁾，机疏而稠长，搏米而薄糠；失时者，苗弱而苍狼⁽⁹¹⁾，辟米而多芒。藏稷不朽仓，藏黍无春粮，言刚柔之异性也。凡种稷，立苗欲疏及薅茶⁽⁹²⁾欲勤，不则，草宅之矣。种黍则播之芸之，己生而亥老，胸胸庄庄⁽⁹³⁾，由由然也。视时登损⁽⁹⁴⁾，每地一垆（土人谓地三亩为一垆，又曰垆），上稔约收三斗（每二斗合

京斗一石)，中稔二斗，下岁则一斗有奇而已。

麦有大小二种，冬种者曰冬麦，春种者曰春麦。冬麦宜阳而收丰，春麦宜熟地而收薄。北地无水，边土惨裂，冬种多萎苗，春种少浮穗⁽⁹⁵⁾。冬麦岁收埽地约三四斗内外，春麦质薄候迟，四气不备，岁收差减于冬麦三之有二也。麦之类有燕麦，春冬二种，芒多粃少，岁收较损，炒熟为粉，食甚香美，牧者以为候粮。荞麦者非麦也，《本草》言，茎弱而翘，然易生易收，磨面如麦，故曰荞麦。有甜苦二种，农家视此为秋粮后劲，播殖较广，岁收每埽约三五斗，磨去粗粃，合面作食，洁白疏软，足补牟麦之缺。高粱有赤黑各种，颗粒大于黍稷，农家少种之，谓其损地力而收获少也。粱为五谷长，实坚味厚，取以酿酒，其利甚大，县人不谙酿法，间有种者，以豢牲畜，负此嘉种矣。

菽豆之属，有红、绿、青、白、豌、赤、黄、黑各种。黄者黑者，可腐食，县人多种黑，喜其耐霜而多获，红者、绿者、青白者，均宜粥食。余若豌豆中之麻者，小而赤者，则以饲牛马。豆之中有香豆，茎叶微似豆荚，长而狭，叶与茎具香，若香草然，不中食，家人置之衣箱内，竟体芬芳，亦异种也。

杂粮中以包谷、羊芋为良。包谷无异种，随地布种，蓬繁而生，其米可作粥糜，善酿者亦可作酒，县

人不知食法，半饱牲口。羊芋状若蹲鸱，累累如贯珠，一本可掘升余，味似薯而淡，煮食已饥，可磨粉为蓄旨。性耐旱，开花兰色，结实如苦李，不可食。二物皆不费人功，贱植多获，亦山中备荒之候粮也。

菜蔬之属：葱、韭、蒜、薤⁽⁹⁶⁾、茱萸⁽⁹⁷⁾、菘⁽⁹⁸⁾、芹、莴笋、苦苣、蒿⁽⁹⁹⁾、茴⁽¹⁰⁰⁾、菠薐⁽¹⁰¹⁾、芫荽⁽¹⁰²⁾、苜蓿、茄莲、芜菁⁽¹⁰³⁾、青椒、血苋⁽¹⁰⁴⁾、杞苗、荠青⁽¹⁰⁵⁾、马齿⁽¹⁰⁶⁾、胡萝、黄花、地丁⁽¹⁰⁷⁾。

瓜蒌⁽¹⁰⁸⁾之属：曰南瓜，青者，白者，黄者，圆者，长而椭者。其红若丹砂者；桃瓜，曰西瓜，小而圆者；羊西瓜，曰菜瓜、甜瓜、碎瓜；曰佛手瓜，瓜，曲拳如佛手；曰王瓜，茄瓜；曰瓠⁽¹⁰⁹⁾，有长颈者，有缩颈者，有若鹅卵者。

菜豆之属：曰豇豆，金豆，扁豆。扁豆中有青、有白、有紫、有红，皆豆属也。县民懒于种菜，间有一二灌园者，其生不备，乡民率食野蔬。菹为旨蓄，葱、韭、菘、茱俱非嘉种。惟瓜豆之属颇为繁衍。

果之属：桃、李、枣、杏、杜梨、林檎、郁李、沙果、山枣、山樱。

花之属：芍药、牡丹、马茹、马兰、胭脂、水蓼、凤仙、鸡冠、瓦松、天粟、萱草、葵团、雁来红、竹叶梅、黄刺梅、六月菊、虞美人。

木之属：柏、槐、楸、椿、柳、樗⁽¹¹⁰⁾、榆、桑、赤杜、白杨、河桤⁽¹¹¹⁾、沙棠。

药之属：甘草、黄连、茵陈、车前、益母、夏枯、苍耳、菖蒲、枸杞、蒺藜、麻黄、柴胡、紫草、红花、麻仁、木瓜、小茴、大黄、地骨、宕茛、罌粟、香附、萧艾、青蒿、蒲公英、淡巴菰、蓖麻子、蛤蟆草、紫花地丁。

县民不讲树艺之法，山桃、野杏初生便啖，家产诸果无接换培浇之术，味率粗恶。其巨木良材，自兵燹后，斩刈⁽¹¹²⁾略尽，老山穷岭颇有存者，采取不易。近山杂木，杨榆为多，半供樵采斯而为薪，燔⁽¹¹³⁾而为炭，胥⁽¹¹⁴⁾此物也。

药物甘草为巨，有大如人臂，长逾丈者。麻黄缘坡挺生，入夏结实，若樱桃。大麻、胡麻、蓖麻、白芥，性耐霜，籽可取油。蛤蟆草有毒，蠹人能消水胀，浴之医疮疥。杂蓬蒿蔚生，牛羊畏其毒，莫敢近也。尤有毒者，莫毒于罌粟，生食之立死，熟食不死如死，而县民偏喜吸之，而喜种之，近种者忽生虫包，青而肥，藏果内，潜饮其汁，收割大减，土人恶之，剖取诸虫，捣之，糜之，熬之，则油然烟膏也，且云吸之力尤大，噫异矣！

县地不宜木棉，尚宜桑，县民不知种桑而知养蚕，

无桑而蚕是犹无米而炊也。县桑无多，叶薄而细，山中间有野生者，居人不知种植培壅，听其荣落，畜蚕者每苦桑叶不给，临时搜采晚矣。成茧后复不知缣丝之法，辄裁茧作各种花样，缘以饰履，其工拙而耗物，概可知矣。宜先教之种桑，审时相地，选种蓄苗。北山寒多暑少，苦难成树，宜于春三月如法治地下子，自夏徂⁽¹¹⁵⁾秋，约可成条，霜雪不能损，冬则严密盖覆，壅以肥沃粪土（羊粪性热，壅之尤宜），俟来春发，杨枝干挺，生截去长条，养其宿根，仍趁春雨后择苗分栽，勤加灌溉。每村宜公设桑园，以禁畜牧，迨成树后，虽冰雪人畜可无伤也。闻前令曾教以压条之法，尽未成活，实缘茎芽嫩弱，不耐严寒，故不如下子者之生气充足也。既有桑树，再教以养桑缣丝诸法，民知其利，乐于献功，而闺閭⁽¹¹⁶⁾雌流，自不至貽讥懒妇矣。

南北异气，物候各殊，《内经素问》及《吕氏春秋》所载月令，皆传自北人，与东南已不尽合。保安地处偏隅，寒多温少，岁只一获，尤得气候之偏，不可以中土例也。春正二月，坚冰在途，野不见青；三月春始，和⁽¹¹⁷⁾草木萌动，宜种稷麦、罌粟；四月种黍粱、燕麦、羊芋、包谷及诸菽豆、蔬菜、瓜瓠之属；五月芸草去茹，食冬麦，收罌粟；六月种荞麦，秋燕

麦；七月食瓜尝诸果蓏，月望日⁽¹¹⁸⁾，农家剪纸幡，晨诣陇亩，择禾之畅茂者遍插之，名曰田幡，祝有秋也；八月刈黍断壺⁽¹¹⁹⁾，摘诸瓜，采菽，折包谷，截高粱，掘羊芋，芟⁽¹²⁰⁾荞麦、燕麦；九月始纳稷收诸秸秆，乃种麦，是为冬麦。

凡花卉入夏始盛，果蓏入秋始熟，二月杏⁽¹²¹⁾，六月桃，八月桂，九月菊，山中从无此风景也。

霜信无常，春之三四月，秋之七八月，时有霜降；五六月时有冰雹，杀谷伤稼。早稼遇霜十得二三，迟稼遇霜十得五六，其大较也。凡风雨，秋西北风而霜，夏西北风而雹，风南至多晴，风北至多雨，夏日西而已凉，冬日午而不温，暑月不见罗葛，寒月不外旃裘，一岁之中，一日之间，寒得十之七，燠得十之三，物生浇薄，地旷人稀，理固然也。然，吾闻在昔全盛之时，国家无事，吏治咸理，天无霖雨烈风、怨霜愤雹，其民各勤，职业安静，不奸商贾，工作垒⁽¹²²⁾填于市，虽有水旱遍灾，率皆家给人足，岩窖、窑仓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闾巷阡陌牛马羊豕成群，不可计校。山川无恙，民物依然，今何遽⁽¹²³⁾不古若也？矢引，自西师凯撤，边燧⁽¹²⁴⁾无惊，山民不见干戈者又二十余年矣，诚得良司牧，奉朝廷德意来守边荒，朝夕为斯民谋，所以⁽¹²⁵⁾休养生息者其遂无术？里谚有

曰：“官贪岁荒，岁熟吏良。”人事修则天心转，地气回而民力苏，于以感召吉祥。俾⁽¹²⁶⁾嘉禾瑞谷随和风甘雨而生，讵不幸欤！

注 释：

(1) 殖：通植。

(2) 旂：为毡的异体字。

(3) 乌氏：泛指我国北方游牧民族。

(4) 保：同裸，露出，显示，引申为特长。

(5) 斥卖：卖掉。

(6) 戎：通绒。

(7) 王什：王，即大；什通十。

(8) 谷：山谷。

(9) 羯羗：羯——我国古代匈奴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今山西省东南部。羗，我国古代东方民族。

(10) 雕：指雕刻或有彩画的装饰。

(11) 平阳：指平川和南方。

(12) 贾：[(gǔ) 音沽]，指行商，这里指“买”。

(13) 翟 [(di) 音狄]：古书上指长尾的野鸡。

(14) 贾种代陈椽：椽同传，意为买新种子代替传统的陈（旧）种子。

(15) 𪔐𪔐 [(zīyǔ) 音梓宇]：懒惰。

(16) 拙业：粗笨的职业。

(17) 贱行：下贱的行为或行业。

(18) 辐凑：形容人或物聚集在一起。

(19) 弗：不能。

(20) 纤：细小。

(21) 扰：搅扰，引申为群种。

(22) 什伯：上下。

(23) 殆：几乎，差不多。

(24) 罄：全部，尽。

(25) 密迹：靠近，相连。

(26) 晞：干，干燥。

(27) 泚泚来思，无虑疾蠹：泚泚 [(jī) 音集]，聚和貌。《小雅·无羊》“尔羊来转，其角泚泚”。聚而不相触也。蠹 [(lǐ) 音犁] ——羊子的一种皮肤传染病，阴湿气候易发。

(28) 啮 [(niè) 音聂]：(鼠兔类动物) 用牙啃或咬。

(29) 彘 [(zhì) 音质]：猪。

(30) 橐 [(tuó) 音驮]：一种口袋。

(31) 箬笠：用竹叶子编成的帽子，用来遮雨和阳光。

(32) 稽：查考，这里作清点数目讲。

(33) 撝：为挥的异体字。

(34) 棉：通绵。

(35) 毳 [(róng) 音冗]：细而软的毛。

(36) 毵 [(xiān) 音鲜]：(鸟兽新生的毛) 齐整。

(37) 毵毵 [(tà dēng) 音拓灯]：彩纹细毛毯。

(38) 毵毵 [(pǔ lǔ) 音普鲁]：藏语音译，意为毛毯、羊绒毛织品。

(39) 毵 [(dié) 音蝶]：细棉布。

(40) 毵 [(hé) 音何]：素白毛布。

(41) 毵毵 [(qú shū) 音渠书]：毛或毛麻混织的毛布、地毯。

(42) 泉 [(xī) 音徙]：即桑麻，也叫花麻，泛指麻。

(43) 苦恶：恶作扼，即尽力扼制。

(44) 窃思：我的自谦词，即我思。

(45) 不恕：客套话，请对方不要计较。

(46) 《七月》：是《诗经》中的一篇。《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也称国风）一百六十篇，是当时十五国劳动人民生活处境的鲜明画卷。《七月》是《诗经》“国风”中 豳 [(bīn) 音邠] 风的一篇（其范围在我省

今彬县、旬邑一带)。

(47) 奇羨：贏余，积存的财物。

(48) 闾 [(kāi) 音凯] 知：闾，开启。闾智即开启智力。

(49) 蹇嗇 [(jiǎ nsē) 音间色]：不顺利，艰难。

(50) 牡：公。

(51) 宦：阉割了的。

(51) 牝：母。

(53) 齧胥：齧，口。胥，齐。齧胥即牙齿长齐，也称口齐。

(54) 迤 [(yǐ) 音以]：往，向（表示在某一方向上的延伸）。

(55) 駟：驱的异体字。

(56) 文：通纹。

(57) 麋 [(qún) 音群] 集：聚集，群集。

(58) 鬻：卖。

(59) 冀：希望，希图。

(60) 𩇑𩇑 [(húsù) 音弧束]：因恐惧而发抖。

(61) 靳：吝嗇，不肯给予。

(62) 戾 [(lì) 音丽]：乖张。

(63) 殆张里遗：几乎在皮毛内消失了。

(64) 韩卢：良犬。《博物志》：宋有俊犬曰鵒。

《埤雅义训》曰：良犬韩有卢，宋有鹤。卢黑色，鹤白色，卢即鸛，也称鱼鹰。

(65) 过：超越。

(66) 忤：不服从。

(67) 榛 [(zhēn) 音真] 莽：榛：一种乔木，榛莽即树丛。

(68) 干粮：干粮。

(69) 拊：拍。

(70) 噬 [(shì) 音适]：咬，吞

(71) 涖事：到来理事。

(72) 貺 [(kuàng) 音况]：赠，赐。

(73) 五鸡二彘：五鸡指鸡有五德，《韩诗外传》曰：君独不见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搏拒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二彘指猪有二名，一曰刚鬣（音猎），又曰乌喙（音会）将军。

(74) 鸛 [(zhān) 音沾]：猛禽。

(75) 戴胜：鸟名。状似雀，头有冠，五色。

(76) 窃脂：鸟名。属鸟的别称，羽毛为浅白色。

(77) 苍鵙 [(chī) 音吃]：鸛，鸛鹰。

(78) 格磔 [(zhé) 音哲]：鸟叫声。

(79) 瞽 [(gǔ) 音古]：目盲。引申指没有辨别的

能力。

(80) 羊：通洋。

(81) 軛 [(zhī) 音只]：车轴头。

(82) 蟹 [(féi) 音肥]：昆虫名。俗称臭虫。

(83) 螺蕨 [(guō luǒ) 音果裸]：虫名。一种青黑色的细腰蜂。

(84) 蠹蜚 [(chuò zhē) 音啜哲]：有毒腺的动物，刺毒别的生物。

(85) 蛄蛄 [(jié qiáng) 音杰枪]：一种黑色甲虫，俗称粪爬牛。

(86) 薨 [(hōng) 音轰]：象声词。虫群飞声。

(87) 职方氏：官名。《周礼·夏官》：职方氏掌天下地图，主四方职贡。

(88) 黍稷：黍，黄米；稷，指粟（谷子），古代以稷为百谷之长。

(89) 菽：豆类的总称。

(90) 得时者：遇到好时机，这里指好年景。

(91) 苍狼：形容禾苗颜色灰白而稀少。

(92) 薅荼 [(hāotú) 音蒿涂]：薅，用手拔（草等）。荼，指一种苦菜或茅草。

(93) 胸胸 [(xuàn xuàn) 音旋旋] 庄庄：胸胸，即目视状；庄庄，生长茂盛貌。

(94) 登损：收割碾打。

(95) 𦵑𦵑 [(biāo) 音标]：𦵑属灏字之误。形容雨雪大。《诗·小雅·角弓》：“雨雪𦵑𦵑”。

(96) 薤 [(xiè) 音谢]：多年生草木植物，地下有鳞茎，可食，也称藟头。

(97) 菜菔：萝卜。

(98) 菘：白菜。

(99) 蒿：茼蒿。

(100) 茴：茴香。

(101) 菠薐：菠菜。

(102) 芫荽 [(yàn suī) 音严虽]：现本地人将其称之为香菜。

(103) 芫菁：蔓菁。

(104) 血苋：苋菜。

(105) 荠青：荠荠菜。

(106) 马齿：马齿苋，俗称马扎菜。

(107) 地丁：也叫紫花地丁，草木植物，茎叶果均可入药，治痛、疽、瘰癧等症。

(108) 𦵑 [(lǔo) 音裸]：瓜类植物果实。

(109) 瓠 [(hú) 音葫]：葫芦。

(110) 樗 [(chū) 音出]：臭椿。

(111) 河桤 [(chēng) 音称]：沙柳。

(112)刈 [(yì) 音义] : 割 (草或谷类)。

(113)燔: 烧毁。

(114)胥: 皆。

(115)徂 [(cù) 音促] : 到。

(116)闕: 小门。

(117)和: 连带。

(118)月望日: 指农历七月十五日。

(119)断壺: 壺, 泛指瓜果类。断, 摘。

(120)芟 [(shān) 音扇] : 割。

(121)二月杏: 应为五月杏。

(122)仝 [(bèn) 音奔] : 聚。

(123)遽 [(jù) 音具] : 匆忙, 急。

(124)燧: 古代告警的烽火。

(125)所以: 为何。

(126)俾: 使。

志 余

史志无专录艺文之条，以董贾扬马之文，班掾所载，第杂见列传中⁽¹⁾，而艺文志亦仅仿七略⁽²⁾，详著篇目以备参考，此史例也；梁昭明著文选分类，采取此自词章家体例，非史法也。后世作郡县志者，类出艺文一门，白苇黄茅⁽³⁾，徒嫌辞费。秦中诸志，以武功、朝邑为首称，朝邑仿宋常棠潏水⁽⁴⁾志，分七篇，无艺文；武功录艺文，即附载各条，下盖仿宋范成大吴郡志例也（吾乡潘经峰著澧志，举要易为编年，其艺文即附注各条下，以涤冗滥，亦其例也），保安边远下邑，古今文字无可征录，兼更祸乱，人鲜识丁，姑取各宦游人士见诸歌咏，于风土人事有关系者，择录数篇，以备艺文一格，俾后之作者续采焉，作志余一卷。

诗 辞

李嘉绩：字云生，四川人，监生，原籍直隶潞河，光绪十六年（1890年）署县事，著《鹤巢集》一卷，《梦遥仙室集》一卷。

山民以野禽来献，视之，鹤也。诗以颂之。

唳⁽⁵⁾月凌烟孰⁽⁶⁾与曹⁽⁷⁾，肯甘今日寄蓬蒿。
 在山志不忘千里，出世鸣能达九皋⁽⁸⁾。
 未解乘轩⁽⁹⁾希粟俸，只应临水和松涛。
 徘徊莫厌喧卑地，会见冲霄振羽毛。

悼 鹤

夫子伤麟成绝笔⁽¹⁰⁾，吾今悼鹤有同情。
 声闻天上终何用，羽化人间转自惊。
 出世有缘聊解脱，在山无累足平生。
 风诗⁽¹¹⁾我效春秋⁽¹²⁾法，从此皋堂⁽¹³⁾句不成。

寥 落

寥落诗中趣，终朝影答形。
 牧羝⁽¹⁴⁾愁待乳，瘞⁽¹⁵⁾鹤痛焚铭。

境幻头应白，人妨眼不青⁽¹⁶⁾。
平生多少泪，一洒万峰亭。

金鼎山二十四韵

晓指西北行，迤邐⁽¹⁸⁾山万叠。
烟霭遽明没，峰峦立妥帖。
屈盘百余里，危栈度疲茶⁽¹⁹⁾。
迟迴两日程，路尽忽出峡。
郁郁金鼎山，山形据嵬崖。
高标插霄汉，乍望不可蹶。
楼台起千尺，钟鼓振一霎⁽²⁰⁾。
拾级寻招提，到门足力乏。
俯观日中市，马鸣风猎猎。
穷乡忍权⁽²¹⁾税，宁使漏县牒⁽²²⁾。
孰求龙断登⁽²³⁾，但见鸡黍接。
我来修禊⁽²⁴⁾后，幽赏心暂愜。
丹洛绕迴环，居人竞征涉。
如何昧绝乱，欲渡无舟楫。
太息廿年前，虫沙⁽²⁵⁾洗浩劫。
孑遗安能营，远近失所业。

愁看岸上骨，怀土欲封鬣⁽²⁶⁾。
良辰生惨凄，入听僧说法。
佛前领贩稗，寒暑一襟襟⁽²⁷⁾。
中宵卧弥⁽²⁸⁾冷，孤枕梦魂摄。
天明日东升，出户展眉睫。
脱粟炊可作⁽²⁹⁾，冽泉煮堪呷⁽³⁰⁾。
欲去重振衣，飞仙会相狭。
兴发或再游，拈毫咏秋叶。

(城西北百二十里洛水如带，四围环绕，一峰中立，若弁⁽¹⁷⁾顶然。)

登西城望周水

荒城极目雾冥冥，何处长亭与短亭。
野草尚连边路白，好山不到塞门青。
残旗影乱依墙出，画角声遥⁽³¹⁾隔水听。
入洛波涛源俱在，阙文⁽³²⁾谁更补桑经⁽³³⁾。

栲栳城

山有栲栳谷，地有栲栳城。

绵延数里间，城以谷为名。
有唐咸亨中，曾驻七校营。
一朝国是蹶⁽³⁴⁾，西寇纷纵横。
范老⁽³⁵⁾复守御，胄⁽³⁶⁾中有甲兵。
前后百余载，不闻风鹤声。
至今山泽士，故迹征史评。
九边⁽³⁷⁾成一家，已息中外争。
谷存草木长，城废禾麻平⁽³⁸⁾。
剑刀易牛犊，处处逢催耕。

狄家城

策辔⁽³⁹⁾指西南，孤城逼丹洛⁽⁴⁰⁾。
四望尽荒草，冥冥日色薄。
不闻高树鸡，但见空仓雀。
攀援人罕到，仄⁽⁴¹⁾径断岩壑。
桓桓⁽⁴²⁾狄武襄⁽⁴³⁾，曾此建戎幕⁽⁴⁴⁾。
扼险奋一战，西人尽胆落。
遗迹留在今，野禽噪废郭。
千秋余箭镞⁽⁴⁵⁾，百里静增缴⁽⁴⁶⁾。
时平慨古人，已往不可作。

风雨入萧飒⁽⁴⁷⁾，谁能马尚跃。

过鹅子川宿白沙川作

处处轻烟处处云，两山高峙昼常昏。
叶黄乱夺斜阳色，水绿争淘藓石痕。
自拨荒榛登野寺，谁寻劫火⁽⁴⁸⁾问孤村。
白沙川上萧条宿，试醉田家老瓦盆。

柏叶沟道中

到处逢村问路行，千岩万壑不知名。
年深古树盘崖出，涨后丛芦卧地生。
儋石⁽⁴⁹⁾有储占⁽⁵⁰⁾岁事，柴门无扰见民情。
山花乱学东篱菊，似为秋来办送迎。

土 门

孤村临万壑，四望绝人家。

收久忘生事，耕深失岁华。
霜凄田舍草，风动寒门沙。
寇退修墙屋，低徊为尔嗟。
(时村民有被劫者)

军 城

宋代军城古，萧萧见棘薪。
千山几亩地，百里一家人。
稷麦伤穷乏，牛羊病苦卒。
花门⁽⁵¹⁾仇未解，为尔慑西邻。

军威胡可恃⁽⁵²⁾？寇盗越人多。
不入中朝听，其如边壤何！
居民时涕泗⁽⁵³⁾，征马自烦苛⁽⁵⁴⁾。
但责书生效⁽⁵⁵⁾，公⁽⁵⁶⁾门胜雀罗⁽⁵⁷⁾。

古 楸 行

城北一古楸，其形如华盖。

直上二百尺，层层结烟霭。
我来憩其下，清凉逼衣带。
不见当空日，如闻众壑籁⁽⁵⁸⁾。
村中老父无气力，扶杖亦来树下息。
为言遭乱人尽死，此树独存尚槿碧⁽⁵⁹⁾。
前年筑土作短垣，护之使人生爱惜。
除却龙钟⁽⁶⁰⁾未死身，此树谁能更相识。
我闻老父言可怜，复对此树心超然。
不愿去作庙堂柱，不愿去护功臣阡⁽⁶¹⁾。
斧斤⁽⁶²⁾不能斫⁽⁶³⁾，翁仲不敢肩。
甘守空山年复年。
人生狗马沟壑填，安得如此树，
老益坚。
劫能全不知，来日尚有几千岁，
如川之方至长，与天地同周旋。
我吟未已，老父哭太息：
余年似风烛，此身之外无所萦，
独为此树泪成斛⁽⁶⁴⁾。
人何以堪树，岂无情，
老父去矣！
心怦怦，上马回头恋此树，
白日茫茫不忍去。

注 释:

(1) 以董贾扬马之文，班掾所载，第杂见列传中：以，因，沿袭；掾，属员；第，封建社会官僚的大宅子。此句话的整体意思是，沿袭董仲舒、贾谊、扬雄、司马迁（均为西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的著作，班固（西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及后来的史学家，将《史记》中的“世家”并入“列传”中。

(2) 七略：在志书的程式中，“艺文”列第七，仅列条目。

(3) 白茅黄茅：泛指无用的杂草。

(4) 漱水：指漱浦，在浙江。

(5) 唳 [(lì) 音丽]：鸣叫。

(6) 孰：谁。

(7) 曹：辈。

(8) 皋：水边的高地。这里意同高。

(9) 轩：古代一种有围幕而前顶较高的车。

(10) 绝笔：《家语》载有孔子作春秋因获麟而绝笔的典故——叔孙氏采薪于大野获麟，折其前左足，载以归，以为不祥，弃之郊外，遗人告孔子，孔子往观，泣涕沾襟曰：予之为人，犹之麟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焉。从此春秋绝笔。

(11) 风诗：指《国风》、《诗经》。

(12) 春秋：指鲁史《春秋》，也泛指史书。

(13) 皋堂：即高堂，指父母（因父母居高大的正房，故称高堂）。

(14) 羝：公羊。

(15) 瘞 [(yì) 音亦]：掩埋。

(16) 青：黑色，引申为盲。

(17) 弁 [(biān) 音便]：古时男人戴的帽子。

(18) 迤邐 [(yǐlǐ) 音亦丽]：曲折连绵。

(19) 荼 [(nié) 音聂]：疲倦，精神不振。

(20) 霎：短时间，一会儿。

(21) 权：权衡。

(22) 牒：文书或证件，引申为政籍。

(23) 孰求龙断登：谁祈求龙王给予（决定）了丰收。

(24) 禊 [(xì) 音系]：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

(25) 虫沙：比喻极小的生命和财物。

(26) 𧠈 [(liè) 音猎]：吃腐烂尸体的一种狗。

(27) 襍：同叠。

(28) 弥：更加。

(29) 𧠈 [(zhān) 音沾]：𧠈字之误，指稠粥。

(30) 呶：喝。

(31) 画角声遥：画角指战争，声遥比喻久远。

(32) 阙文：阙，过失。阙文指这段有过失的历史。

(33) 桑经：植桑养蚕和教习经文。

(34) 跼：腰背弯曲。引申为灾难。

(35) 范老：范仲淹。

(36) 胄：古代打仗时戴的保护头部的帽子。

(37) 九边：九州，泛指中国。史书载，洪水横流，不辨区域，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分天下为九州。

(38) 平：埋没。

(39) 轡 [(pèn) 音配]：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40) 丹洛：指混黄的洛河水近似棕红色。

(41) 仄：狭窄。

(42) 桓桓：威武貌。《尚书》曰：“桓桓武士如虎如貔，如熊如罴。”貔，古书上说的一种猛兽；罴，棕熊。

(43) 狄武襄：北宋名将狄青称狄武襄公。

(44) 戎幕：军队将帅所在的衙帐。

(45) 鏃：箭头。

(46) 缴：交出（指履行义务），这里指纳税赋。

(47) 萧飒：不热闹。

(48) 劫火：佛教中谓欲缘未脱为劫。劫火这里指亮着灯火的寺庙。

(49) 僂石：瞻仰石佛。

(50) 占：占卜。

(51) 花门：唐朝时，甘肃张掖山丹军东北有花门山堡，再东北千里之外有回纥衙帐，故唐诗人诗中常将回纥比作花门。

(52) 胡可恃：何以可依赖。

(53) 涕泗 [(sì) 音四]：泗，鼻涕。

(54) 烦苛：烦扰。

(55) 效：效力。这里指摘不实之报。

(56) 公：指皇帝或朝廷。

(57) 雀罗：以罗网捕雀。

(58) 籁：从孔穴中发出的一种声音，泛指声音。

(59) 榿碧：榿，门框或窗框。碧，青绿色。榿碧指门前的绿色和绿荫。

(60) 龙钟：身体衰老，不灵便的样子。

(61) 阡：田地中间南北方向的小路，或通往坟墓的小路。

(62) 斤：古代砍伐树木的工具。

(63) 斫 [(zhuó) 音着]：用刀斧砍。

(64) 斛 [(hú) 音壶]: 旧量器, 方形, 口小底大, 容量为十斗, 后改为五斗。

崇山怪石公: (此家君任保安时病后自号也。家君字韵轩, 戊午〈1858年〉科优贡, 考补镶黄旗官学教习, 以知县分陕, 宦游三十余年。光绪丁酉〈1897年〉署保安县事, 年六十又四矣。视事后首修文庙学署, 亲督诸工役, 不避寒暑, 入冬触发旧疾, 经两月始瘳。因俗传松竹梅为岁寒三友, 经冬不凋, 乃命七弟昌铨绘四友图以寄意, 更号为崇山怪石公, 遂以名其诗稿)。

初莅保安口占

一官垂老尚风尘, 复向万山著此身。
斗大孤城唯断堞⁽¹⁾, 烬余噍类⁽²⁾半穷民。
人稀祇合无为治, 地瘠难同有脚春。
满目荒凉徒堕泪, 扪心何以答皇仁。

轮蹄踏遍帝王州, 大邑通都半旧游。
叱驭几曾辞九折, 问羊⁽³⁾不待满三周。
去思亦有攀辕⁽⁴⁾爱, 署考差无覆餗⁽⁵⁾羞。

此地如何能措手，未遑⁽⁶⁾后乐且先忧。

题铨儿画云鹤海日屏风

振翮⁽⁷⁾琼霄玉宇宽，翱翔⁽⁸⁾直下五云端。
一轮涌出扶桑日，万里海天极大观。

谁与凌霄笔一枝，五光十色任彰施。
还期笼此朝天去，为尔重裁画日诗。

次韵和铨儿铜壶歌

老眼懵腾俗尘糊，老怀落拓秋云芜⁽⁹⁾。
鼎彝⁽¹⁰⁾球图不知贵，镇日⁽¹¹⁾惟消酒一壶。
时挥老笔尚硬瘦⁽¹²⁾，钗股⁽¹³⁾何如屋漏瘤⁽¹⁴⁾。
兴来涂抹偶得诗，愧无鸡林贾人购。
有友高子官同时，癖嗜奇古发古思。
购来古壶为我寿，云此百福君子宜。
觞⁽¹⁵⁾我老兴复不浅，拜登颜汗情怡熙。
提壶把酒面菊圃，呼儿作歌仿石鼓⁽¹⁶⁾。
伧僂循墙一再三，意挚词质疑老父。
宾筵列胜九霞觞⁽¹⁷⁾，野蔌⁽¹⁸⁾山肴亦生香。

投矢⁽¹⁹⁾设壶庆多马⁽²⁰⁾，雅歌谁辩否与臧⁽²¹⁾。
大呼父老同尽醉，羔羊朋酒乐公堂。

范文正马营铜釜歌

釜出县西北十八岭梁宋范文正马营土中，山民刘福康得而献之，喜为古物。以宋三司尺度之，径一尺五寸，圆四尺九寸，边高二寸，深九寸，厚二分，重十三斤十二两，容京斛米二斗，底有垂瘤作州字纹，审系古军中爨⁽²²⁾器，因歌以记之。

保安僻处群山阿，宋始设军比虬罗⁽²³⁾。
桓桓⁽²⁴⁾龙图小范老⁽²⁵⁾，重开荆棘出铜驼⁽²⁶⁾。
奉命经略防西夏，遍列马营如星罗。
羊脾未熟勃焦烂，羌戎宴食⁽²⁷⁾韬铤戈。
古人邈矣古物在，常有金铁鸣蛟鼉⁽²⁸⁾。
客秋喜逢高学博，寿我铜壶祝皤皤⁽²⁹⁾。
云自马营新掘得，久埋尘土未销磨。
古色斑烂信可贵，吊古曾作铜壶歌。
从来物奇必有偶，因爱生贪求转苛。
安得丰城⁽³⁰⁾龙双跃，引杯看剑同摩挲。
朔风吹雪十八岭，中有云气熬素波。
倏闻峒民得一器，非彝非鼎如铜锅⁽³¹⁾。

献来公堂细审视，盎然铜釜森嵯峨。
精英内含光外溢，喜与铜壶无殊科。
想当四道勤招讨，十万甲兵枕席过⁽³²⁾。
悬釜享士连营饱，投壶雅歌侧弁俄⁽³³⁾。
我今兼收得两美，后先忧乐当如何。
左挈铜壶右击釜，范老惠我诚多多。
留与子孙永宝用，世世食德并饮和。

丁酉重九偕寅僚⁽³⁴⁾邑绅及儿孙辈登城西太白山

边徼⁽³⁵⁾穷荒岩邑首，一官乃烦白发叟。
山中甲子空消磨，佳节欣逢九月九。
登高欲上太华峰，手抚仙掌骑苍龙。
东望岳云不可接，安得云气蟠心胸。
又拟联吟慈恩塔，把臂高岑互酬答。
秋满关中何迢迢，无方缩地置卧榻。
城西峨峨太白山，山与武功伯仲间。
具体而微擅形胜，亦堪眺望开心颜。
爰约寅僚携儿辈，兼抱孙雏增笑顽。
径绕羊肠螺旋上，腰脚差健气疏爽。
更登绝顶古墩台，俯视山城小于掌。
四顾风景殊不恶，独怜人烟久寥落。

上有祠祀太白神，梵宇荒凉成邱壑。

古钟卧地悄无声，认是前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作。

我朝雍嘉两重修，残碑犹能纪崖略。

潢池一劫化灰烬，至今风雨日萧索。

对此茫茫百感生，沧海桑田几变更。

兴亡莫问前代事，有酒且向山灵倾。

席地为酒案叠石，支酒铛觥⁽³⁶⁾筹箸⁽³⁷⁾纷。

交错拇战斗酒兵，千岩万壑齐奔赴。

醉歌声震白云惊，但愿时和岁稔鸡太静。

年年今日提壶挈榼⁽³⁸⁾，来此祝长庚⁽³⁹⁾。

四友图 并序

余夙患胃疾，垂十年矣，过冬辄发。光绪丁酉权保安县事，县在万山中，冬寒尤冽，疾作增剧，苦无医药，捡旧方服之不效，濒于危者数次，次儿侍侧，知医百方调治亦不效，后进附子理中汤乃渐瘳。余因命七儿画四友图，寓经冬不死之意，并缀数语以庆更生，再征同人赐题不拘体韵，惠而好我，不吝珠玉，俾海屋更添一筹也。

卓哉三友谁再为，偶鼎峙空山坚贞。
共守岁寒节乃见，年深交弥久。
我本崇山一怪石，历尽冰霜亦不朽。
愿与三友订同心，松耶竹耶梅耶，
问谁唯唯谁否否。

重修文庙告成纪事

寇乱侵寻及庙堂，斯文不幸道无光。
天回劫运苏民困，地阻穷边赖吏良。
喜荐馨香陈俎豆，重瞻美富焕宫墙。
从此圣泽涵濡渥⁽⁴⁰⁾，永与星图共久长。

注 释：

(1) 堞：城墙上连续几字形的矮墙。

(2) 噍类：噍——嚼，吃东西，噍类指人和其他动物。

(3) 问羊：借用汉宣帝时宰相丙吉“问牛”的典故。表示旧时官吏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唐郑谷诗：“道畅应为蝶，时来必问牛”。

(4) 轅：衙署。

(5) 覆饌：覆，覆盖。饌：鼎中的食物。覆饌即指

暗中送礼物。

(6) 遑：闲暇。

(7) 翮 [(hé) 音河]：指鸟的翅膀。

(8) 翱翔 [(áo) 音熬]：展翅飞翔。

(9) 芜：杂乱。

(10) 鼎彝 [(yí) 音移]：古代盛酒的器具。

(11) 镇日：从早到晚，整天。

(12) 硬瘦：指身体瘦削而硬朗。

(13) 钗股：旧时妇女戴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这里比喻富贵。

(14) 漏卮：比喻无病痛灾难。

(15) 觞 [(shāng) 音伤]：古代指酒杯。

(16) 仿石鼓：即仿《石鼓歌》作歌，《石鼓歌》是唐代文学大家韩愈咏石鼓文的一首名诗。

石鼓文：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刻在十块鼓形石上，由大篆即籀文写成，内容记叙出猎情况。所作时代前人说法不一，韩愈认为是周宣王时的遗物，而经近代学者考证，系春秋时秦国石刻，具体时间尚难确定。宋徽宗时曾从凤翔府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金人攻陷汴京后运至燕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7) 九霞觞：泛指有霞光的名贵酒杯。

(18) 野藾 [(sù) 音束]: 野菜。

(19) 投失: 失败了或失去了。

(20) 庆多马: 取塞翁失马难分祸福的典故。《淮南子》载: 塞上之翁失其马, 众人吊之, 翁曰: “安知非福?” 数月, 其马忽带一骏归, 人贺之, 翁曰: “安知非祸。” 其子乘之, 堕折臂, 人有吊之, 翁曰: “安知非福。” 后出兵抽壮丁, 多战死, 其子以折臂仅存。

(21) 臧: 善, 好。

(22) 爨 [(cuàn) 音窜]: 烧火煮炊, 意同灶。

(23) 比𡵓 [(qié) 音茄] 𡵓: 比, 相邻。𡵓𡵓, 回纥的一个部族。

(24) 桓桓: 威武貌。

(25) 龙图小范老: 指北宋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宋史《名臣传》载, 范仲淹任陕西都转运使并知延州时, 得兵万八千, 选六将, 日夜操练, 戎人闻之曰: “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 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大范老子 (戎人呼知州为老子) 是指原知永兴军和延州的范雍。

(26) 重开荆棘出铜驼: 重新向西夏开战, 用索靖叹铜驼的典故, 《晋书》载, 索靖为关内侯, 知晋将亡, 指宫门外铜驼叹曰: “会看汝在荆棘中耳。” 陆机《洛阳记》: 铜驼街有汉铸铜驼二枚, 在宫之南四会道。

头高九尺，头似羊，颈似马，有肉鞍，夹道相对。俗语云：“金马门外集群贤，铜驼陌上集少年”。言人物之盛也。

(27) 宴食：请人吃酒饭，这里指讲和纳贡。

(28) 鼃 [(túo) 音驮]：爬行动物，亦称扬子鳄。

(29) 皤 [(pó) 音婆]：白色，指白发。

(30) 丰城：在今府谷县西北，当时为宋城堡，为夏攻陷。

(31) 鍕 [(xuān) 音喧]：小盆。

(32) 枕席过：即身旁过。

(33) 弁 [(biàn) 音便] 俄：弁，古时男人戴的帽子（或古时称低级武职）。俄为峨字误，弁峨即为戴高帽子的人，即指大小军官。

(34) 寅僚：同僚。

(35) 边徼：边陲。

(36) 钲觥 [(gōng) 音弓]：钲，象声词。觥，古代用兽角做的酒器。

(37) 箒箸：竹筷。

(38) 榼 [(kē) 音苛]：古代盛酒的器具。

(39) 长庚：太白神。

(40) 濡渥：沾湿，沾润。

侯昌铭（字箴青，湖南永定人，乙酉（1885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随任保安，著志略二卷，九五诗稿一卷）。

赴保安阻雨甘泉简严大令

北风吹塞柳，春尽不知温。
凌晨驰驿阪⁽¹⁾，寒芜莽天根。
冷云卷飞雨，咫尺迷前村。
仆马冻瑟缩，道路怨恨吞。
幸有贤东道，不辞供亿烦。
然薪热衣履，炊黍具鸡豚。
饥寒易温饱，宁独一饭恩。
为言山城瘠，百物无一存。
昔年遭董⁽²⁾逃，乘衅入塞垣。
蹂躏近二载，焦烂无逃门。
去夏殒黑霜，沟瘠填饥魂。
犹奉大府檄，债逋⁽³⁾尚追奔。
今来忝斯牧⁽⁴⁾，民穷官何论。
差喜筋力健，闭门足灌园⁽⁵⁾。
时有不速客，犹堪供盘飧⁽⁶⁾。
感此重叹息，泪下盈酒尊。

天地半荆棘，寇贼皆媾婚。
椎埋秉节钺⁽⁷⁾，侈口谈吴孙⁽⁸⁾。
君看石壁上，犹留战血痕。

秋游保安诸山寨

襁⁽⁹⁾被轻装结伴游，马蹄踏遍万山秋。
风高落日牛羊壮，霜压寒云虎豹遒⁽¹⁰⁾。
涧果岩花初见熟，黄梁黑黍半成收。
寺僧不管前朝事，一任青苔满佛头（石空寺久为
落淤，诸佛均灭顶）。
野老殷勤劝客杯，乱离喜见古人回。
何年战骨埋荒草，几处遗民话劫灰。
缘岭残墩盘嵯岷（十八崩梁有大墩，相传为宋元
时走长岭故道，崩左右多城岩遗址，土人呼山梁曰崩，
山缺处曰嵯岷），倚天怪石结楼台（永宁塞为古石楼台
山）。
空余沮洛无情水，曾渡赫连万马来。
宿麦⁽¹¹⁾须占隔岁丰，归途喜趁雨濛濛。
泉声带石流柑翠（老君庙河岩上有“柑翠”二字，
相传石崩露出，字画天然），云气穿林走玉虹。
净洗征尘消酒债，细搜驿记付诗筒。

阿连⁽¹²⁾寿我维摩画，画尽秋山人座中。

九日登保安太白山

武功太白西极天，云气直与九吾连（九吾山为县西诸山之首）。

九吾山灵幻狂怪，飞堕奇峰落眼前。

眼见突兀露西郭，群山罗列如豆筵⁽¹³⁾。

九秋风物足眺望，登高载酒追前贤。

八九宾朋藉草坐，三五儿童相嗅鬋⁽¹⁴⁾。

绝顶犹有古神迹，蒿莱不剪荒芊绵。

琳宫剥落长庚字，残钟蠹⁽¹⁵⁾蚀万历年。

坐客为言太平日，丹青窈窕⁽¹⁶⁾森几筵。

旁有海眼深莫测，其下疑通蛟龙渊（庙后有深穴，俗呼海眼）。

时沛甘霖救灾旱，黍稷麻麦遍山田。

自遭寇乱弥年载，原野萧条断人烟。

岩倾川坼山破碎，纵有神灵难瓦全。

方今四塞销烽燧，鸡犬亦作白日仙。

月前我著游山屐⁽¹⁷⁾，西穷洛源渡铁鞭（洛河至靖边吴旗镇迤西，土人呼为铁鞭城河，与乱石头河交会）。

南上石楼探崿岭，北窥宁塞得平川。

所见民物渐复旧，比户差足褐⁽¹⁸⁾与簠⁽¹⁹⁾。

清雕不换碧山色（县河名周水，隋志作雕水）。

太白元气犹苍然。

幸取斗酒相沃⁽²⁰⁾酬，招呼老杜与青莲（谭石舟榆林太白庙记言：万历年苦旱，有司祈雨太白山，归而雨降，遂为立庙，庙有三神象，其左右列，则相传为唐杜少陵⁽²¹⁾、李青莲⁽²²⁾也。县庙久毁，三神象亦剥落不完）。

秋隼⁽²³⁾空盘太华顶，飞鸟难度峨眉巅。

此去高天不三百，定有诗龙酒虎左右来联翩。

保安铜壶歌

保安在唐宋为边帅驻军地，遗戈断镞，土民往往得之，不知贵也。岁丁酉（1897年），有牧羊者于山中掘得铜壶一尊，腹径宋三司尺九寸，颈修⁽²⁴⁾尺一，围口二寸，底有乳纽，殆⁽²⁵⁾军中雅歌投壶器⁽²⁶⁾也，市商以匹布购之，谓其不适于用，废为弃物，文川高广文同年⁽²⁷⁾好古士也，出数百钱易归，狂喜，如获拱璧⁽²⁸⁾。值家君生日，持以为寿，作保安铜壶歌谢之。

鲁鼓薛鼓字模糊，雅歌不作礼荒芜。
广文先生好奇古，搜索穷山获宝壶。
豕腹彭亨⁽²⁹⁾鹤颈瘦，朱绿斑驳锦云瘤。
掊⁽³⁰⁾视得自牧羊儿，百钱过市无人购。
古物隐现会有时，摩挲铜狄耐寻思。
思当太平开文宴⁽³¹⁾，宾主殷辟⁽³²⁾歌所宜。
戛击且助军中乐，干戈韬阁时纯熙⁽³³⁾。
何年飞堕昆仑圃⁽³⁴⁾，何人解读岐阳鼓⁽³⁵⁾。
先生擎壶升我堂，从容百拜寿我父。
我父掀髯笑举觞，秋圃花发晚节香。
觥觥大斗适称量，以祈黄耆⁽³⁵⁾寿而臧。
吉金乐石长晖映，年年载酒祝高堂。

游山杂咏

环保安皆山也，岁丁酉（1897年）随侍来此，因修县志，遂遍游诸山，所见岖嵒崿崎⁽³⁷⁾，可惊可喜之状，时时以韵语记之，昔人谓少陵发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前作。岂有意换格，以蜀中山水挺特奇崛，少陵能随物肖形耳，兹因捡取二十四首中，间用其韵得五古六章，聊记鸿爪，非敢学杜也。

三台山用少陵鹿头山韵

北岭奔南川，怒若蛟龙渴。
突兀欲趁人（用杜句），马前双瞳豁。
首途始三台，巉岈⁽³⁸⁾苦难越。
拔地鲸鳌动⁽³⁹⁾，扪天斗宿阔。
履险梯石磴，窘步不敢发。
绝顶一临眺，盘空矗神阙⁽⁴⁰⁾。
闻说开山僧，手辟蜀道兀。
功成忽坐化，丹岩委白骨。
噫气还虚牝⁽⁴¹⁾，葬此风雷窟。
信不昧本真，岂曰非贤达。
钟磬寂无闻，松柏性犹活。
归步青溪上，寒潭印山月。

（三台山在县南川三十里）

石楼台用少陵剑门韵

山折水争回，水折山益壮。
奇绝石楼台，百灵皆拱向。
丹砂裹赤峰，云霞万千状。

天工斗危险，力大空依傍。
昔岁遭⁽⁴²⁾妖氛，西北色楚怆⁽⁴³⁾。
当道卧老黑⁽⁴⁴⁾，虜矢不敢放。
居民数百家，鸡犬无一丧。
至今父老谈，听者犹神王。
活我创痍民，大功不禹让。
三川昔流血，阴雨暗群嶂。
北上老崖窑，回首转悲怅。

（石楼台在县南八十里，即永宁寨也）

（山北上，有老崖窑，亦号险砦，贼湮其汲道，
围困数十日，居民至饮牛马血及人洩溺，死亡略
尽，卒为贼有伤哉）。

千佛洞用少陵铁堂峡韵

南入白沙川，山水两清绝。
水声争鸣琴，山色战寒铁。
何年凿鸿濛，划然云根裂。
古佛寂无言，头白太古雪。
别出千手眼，空山证禅悦。（洞内有千手眼佛）
已过斤⁽⁴⁵⁾竹涧，遑⁽⁴⁶⁾辞屐齿折。
小坐百虑清，风幡自生灭。

爱尔老头陀，不趁人间热。

（千佛洞在县南白沙川东口）

石空寺用少陵青阳峡韵

连朝度穷山，所见无美恶。

西下刘家城，奇峰互攒错。

攀援见石空，翠壁如爪削。

伛偻叩岩扉⁽⁴⁷⁾，纷纷雨花落。

下疑地肺张（去声），上惊天柱弱。

诸佛随坐卧，劫尘封漠漠。

三尺牧羊儿，妄语开灵岳。

（俗传，有童子牧羊入山，闻石内锤凿声，有人语曰：“山开否？”童子漫应曰：“开”。山石突裂，诸佛毕现，童子喜入其中，坐化石上。今寺门内小石像，云即童子也）。

始信佛力大，翻嗟俗瞻薄。

煮石待稽康⁽⁴⁸⁾，掬酒寻王廓。

山僧去不还，白云终寂寞。

（石空寺在县西刘家城山下滨洛）

金鼎山用少陵凤凰台韵

洛鼎何年出，突兀涌神州。
白云自离合，山川空悠悠。
俯听环流决，仰视炉烟浮。
龙蛇各生动，飞仙在上头
(上有真武塑像，剑佩庄严)。
仗剑时来往，玉鸾鸣啾啾。
蚩尤逞杀气，一炬神鬼愁。
山原悉破碎，缥缈不可求。
吾山乃北峙，沮水自南流。
意欲铲叠嶂(用杜句)，斫地歌还休。
繁霜陨四野，蓬麻满道周。
游子惧晨发，寒日翳戍楼。
狼虎尚咆哮，西顾多烦忧。
小丑难剪拔，黄犂生九猷。
幸沽新城酒，竟日为勾留。
(有市肆数家，小住二日)

(在县西百二十里洛中)

十八崱梁用少陵木皮岭韵

暮宿白云河，朝上白云村。
云气漫山谷，势若银涛奔。
北望长城岭，风沙迷天根⁽⁴⁹⁾。
南雁那得度，九吾光魂魄。
上有秦人戍，东西辟横坤⁽⁵⁰⁾。
想当战斗苦，落日阵云昏。
天险不可越，成败安足论。
我来秋八月，萧萧塞雨繁。
高下殊气候，旦夕变寒暄。
差幸腰脚健，匹马出轺轳⁽⁵¹⁾。
既逾老君峡，言宿保王门（是日宿保王沟门⁽⁵²⁾）。
喜见原野润，风霆⁽⁵³⁾去无痕。
主人勤劝客，床头酒犹存。
回望十八崱，晴翠扑酒尊。

（十八崱梁在县西北七十里）

阿姑泉

青鸟去迢迢，泉声咽暮朝。

山云沉断雁，秋水冷清雕
(泉入周河，即古雕水)
片石无心转，灵旗自在飘。
琴台空怅望，何处听吹箫。
(泉在县北娘娘砭)

和七弟昌銓題山水画册

四壁青山足卧游，行踪历历望中收。
记曾匹马苍河道，古戍黄花战暮秋。

下笔金刚敌麓台⁽⁵⁴⁾，无边山色送秋来。
试登绝顶冈千仞，定有星辰烛上台。

物异八咏

保安多物异，良恶美丑世不经，见间中感咏八物，
窃附诗人比兴之义，俾⁽⁵⁵⁾观风者采焉。

鸽 虎

(山鸽岁生子，中有悍鸷者，能击食诸鸟，土人谓

之鸽虎，每秋稼将登，山中有烧鸦百千为群，践啄立磬⁽⁵⁶⁾，农民日日守之，麾去复来，惟鸽虎至，则骇散，鸽诚虎哉）

勃鸽勃姑姑，朝夕梁间呼。
生子虎而翼，质与众子殊。
刷翎养风翮，握拳森铁趺。
羽毛日丰满，眼底无凡雏。
山头烧鸦压云黑，啄我黍粟尽顷刻。
终日持竿驱不得，对面欺人如盗贼。
鸽虎翩然来，一瞥秋云开。
搏空奋怒爪，毛血委黄埃。
功成敛翼归岩穴，群鸦纷纷何往哉。
吁嗟乎，安得鸽兮尽为虎，击杀妖鸟苏民苦。

瞎 会

（鼠属无目行地中，食诸稼根荄⁽⁵⁷⁾，《说文》谓之鼯鼠，伯劳⁽⁵⁸⁾所化，一曰鼯鼠，所过之处如犁，又曰犁鼠，出土则衔尾群行，如瞽之有相⁽⁵⁹⁾，又曰鼯鼯，县山中多有之）

北山有瞎会，山经屏不录。
云是伯劳魂，迷离眼扑蔌。
般辟行地中，决土如穿屋。
目盲心不盲，衔尾日追逐。
蚕食诸荑根，狼戾遍钟斛。
山农祭猫虎，豚⁽⁶⁰⁾蹄岁穰祝。
鼠辈何敢然，无乃有司辱。
熏熏大官庖，陈陈太仓粟。
乾没日万千，聚族厌梁肉。
饥馋饱酣眠，何者非天禄。
白昼尚跳梁，不闻婴⁽⁶¹⁾显戮。
堂下具爰⁽⁶²⁾书，怜尔况无目。

呱呱鸡

平川沙草齐，沿山卉木萎。
好鸟雅善鸣，鸣过西阳西（沟名）。
文采何斑驳，光艳夺锦鸡。
误落樊笼内，任人手提携。
顾影殊矜贵，幸免醢与醢⁽⁶³⁾。
嚶嚶求其友，不忘故山栖。
多言干罗网，空文世所诋⁽⁶⁴⁾。

云天自寥廓，何事向人啼。

（朱啄赤距，呱呱善啼，畜之训扰，斐然可爱）

两 头 蛇

（尔雅谓之𪚩⁽⁶⁵⁾首，长尺许，莫辨首尾，见人跃而起，戛戛有声，咋牛羊多死，见者不祥）

神禹诛雄虺⁽⁶⁶⁾，妖首陨其九。

余腥污帝台，百谷半枯朽。

碧血三千年，幻化成两首。

宛延女娲肠，郁蜡貳⁽⁶⁷⁾负手。

共工不敢臣，毒染邓林藪⁽⁶⁸⁾。

见者惊不祥，骇汗夹豕走。

吞人益其心，岂复择牝牡。

吾将诉帝廷，弹封罪官守。

东方龙鬣鬣⁽⁶⁹⁾，牙角森枪掇。

贪眠尸厥⁽⁷⁰⁾职，游蝮共蟠纠。

南行见朱雀，丹咮⁽⁷¹⁾司天口。

呀呀多空言，遗秽盈箕斗。

西北神明舍，生杀之枢纽。

水龟镇幽潜，金虎总蟠内。

坐视小丑横，颯（720）颜托高厚。
我有径寸刀，挥霍截九有。
守铸劳庚辰，降精值卯酉。
濡缕可陨命，力能诛相柳。
系以三欧丝，炙之十女丑。
寰海再清廓，升阜献群丑。
帝天默无言，意然然否否。
乾坤龙战血，元黄数非偶。
钓波掣海鳌，扞星动天狗。
此事岂徒然，迂谋无乃狙⁽⁷³⁾。
世无操蛇神，愚哉移山叟。

秃尾狼

（县境多狼，秃尾者尤悍，噬牲畜无厌，莫可谁何）

女娲补天无漏光，众星攒列何煌煌。
忽倾西北走天狼，百矢追射不能伤。
坠地化为国狗狂，苗龙之后牝牡行。
盗窃文马号吉黄，开明失职尤徬皇。
下遣丹凤鸣岐阳，佐以白鹿献周王。

龙笙虎瑟乐帝旁，野性难驯仍强梁。
 西薄昆仑遮扶桑，跋胡截尾日跳踉。
 百丑蔓延若奔张，养痍决瘤皆重创。
 流毒奚止秦汉唐，鸡年我游北大荒。
 仰视奎木犹有芒，条狼驱挾强靺鞨。
 嗥风啸雨赧奸獠，婪酣贪噬无回肠。
 驴骡犊特猪鸡羊，山谷狂很蔑界疆。
 韩卢宋鹊⁽⁷⁴⁾今丧亡，安得快剑倚天长。
 扫除贪宿清欃枪⁽⁷⁵⁾，招呼麟凤游室堂。

野 猪

(县西南多有之，群行多力，入秋甚伤禾稼)

家豕牢牢群（土人呼猪曰牢牢），
 野豕嗃嗃众（南齐书童谣云野猪虽嗃嗃）。
 贪食天厠⁽⁷⁶⁾粮，难充辽东贡。
 秋熟稻粱肥，冬枯麦苗冻。
 大肚饱婪酣，穷农嗟糠空。
 矢石不能入，邹鲁徒一闹。
 十百任奔突，彭亨谁罄控。
 吾闻古豨豸⁽⁷⁷⁾，五豸⁽⁷⁸⁾一发中。

绝力迈迅狄，不省刮骨痛。
 会须操强毒，挛索株徒送。
 执之付屠门，试请君入瓮⁽⁷⁹⁾。

疙秃狍

(鹿属，无角，额有肉瘤，土人呼为疙秃，曾于白沙川中见之，其行甚驶)

疙秃狍，疙秃狍，终日呦呦鸣山坳。
 所食惟择芨与蒿，不矜头角与世触，
 忍捐毛骨为人胶。日月晕薄麒麟死，
 豺狼纵横熊虎咆。怜汝狷洁隐岩穴，
 头童齿落甘由巢。天禄辟邪久不贵，
 谁复贡尔包菁茅。

文豹

(文似钱，曰金钱豹，又曰连钱豹，县西南山时有之，人不常见)

南山文豹北山游，爱惜毛衣甘潜幽。

垂云委身阍⁽⁸⁰⁾虎，飞电著目无全牛。
 丰狐狡兔纷出没，络野笼山日攻掘。
 管中谁复见一斑，独卧寒山啸秋月。
 怜尔雾隐噤无声，连钱羞卖皮留名。
 矫首风云思变化，时露爪牙金铁鸣。
 会当腾蹕叩九关，搏击狼豕溃天闲。
 焕其炳兮被文彩，犹堪照耀属车间。
 安得跌伏守穷山，低首溷⁽⁸¹⁾迹百兽蛮。

吕 布 窑

雕窟何年走劫魔，寒窑终古傍层坡。
 出山饿虎谁生缚，堕地乖龙布旧窝。
 千里荒烟迷塞草（布九原人），三分残局烂岩柯。
 北门往事休重说，落日魂归⁽⁸²⁾女萝⁽⁸³⁾。

（在县东六十里艾蒿岭有烂柯岩，号为龙窝，吕布生此，有窑穴，俗谓之吕布窑）

范文正马营

战马秋肥塞草平，龙图小范久知名。
 长城岭断三千路（长城岭路在县北，公开，以通

西夏)，老子胸藏十万兵。

云散归娘朝振旅（归娘旅在县北六十里），月明大顺夜团营（大顺城在县北，公筑，以防西夏）。

祇今故垒萧条外，惟见牛羊一线行。

（相传公经略西夏时屯兵处，有东西哨马营在今县北）

狄家城

连营曾驻武刚车，一片山城号狄家。

好水云飞惟见鸽（好水川在县西安化界，任福覆军处）。

招安日落尚栖鸦（招安城狄青伐西夏所筑，在县东安塞界）。

短衣百战披铜面，断铁千年露戟牙。

欲向昆仑呼斗酒，女墙⁽⁸⁴⁾红遍野棠花（山中多棠杜，霜后红艳如花）。

（在县西南九十里，相传宋狄青曾屯兵于此，耕者时得古箭镞及铜铁器）

过宋少保刘延庆墓

剩水残山少保营，千年白骨碧苔生。

琼林恨断三州别，铁骑悲传五诏兵。
空有白旗回北漠，更无战鼓助南征。
招魂欲奠江千滔，衰草寒鸦栲栳城。

（在县北二里旧栲栳城下）

韩 家 湾

（相传韩蕲王曾居此，在县西，蕲王晚号清凉居士，清凉山在今延安府，取以自号。盖有感中原沦，胥犹眷眷故土之意。史谓其晚耽释老误矣，谭舟石曾有此议，与余意合，因于此发之）

中原百战感沧桑，此地犹留旧日庄。
居士何心甘释老，家山无路到清凉。
骑驴人去空秋水，卧虎魂归念故乡。

邻叟那知南波恨，艳传韩五果封王（蕲王年少使气乡里，呼为泼韩五，日者席三相之，谓当封王，怒殴之，以为侮己，盖当日里居时事也）

谒顺惠王李显忠庙

古庙苔封径掩蒿，家仇国恨付胥涛。

穷途大胆千夫壮，乱世孤忠两字褒。
石马长嘶呜咽水，弓衣犹带赫连刀。
北巡久断通天梦，野祭何人唱董逃。
(在县东北九十里，乱后久圯⁽⁸⁵⁾)

场牛歌

秋稼将登，农民驱牛群入场踏禾。一人执鞭守护，歌唱不绝，谓之牛唱歌，因作场牛歌歌之。

糜子已老谷子黄，呼儿驱牛踏禾场。
场头栗栗场尾积，如坻如京⁽⁸⁶⁾如茨梁。
牛兮努力食细草，今年谷较去年好。
一埭秋收一石余，明年沟壑少饿殍。
去年四月陨黑霜，官吏日日催租忙。
西川一亩粮亩半，东川十亩半无粮。
田园荒芜丁户少，男无完褐女无裳。
卖牛贩马输国课⁽⁸⁷⁾，归来雀鼠号空仓。
幸逢雨暘应时若，颗粒匀圆粃粃薄。
见苗一半见熟迟，夜防狼豕昼鸦雀。
辛苦营积禾场中，雨淋日炙汗血红。
箕扬碾磨渐成食，始得一饱饥肠空。

昨赴公家纳逋赋，仓粟陈腐化为虫。
 犹闻斛耗与斗面，升合差欠还归公。
 牛兮尔听勿怒恼，农家托尔为至宝。
 怜尔服箱⁽⁸⁸⁾力已劳，使我仰屋心如祷。
 天寒草短且冻眠，墙角日啮断秸稿。

山神洞迎神送神词

九吾熊熊兮神所游，九龙呀呀兮挟⁽⁸⁹⁾神辀⁽⁹⁰⁾。
 神之来兮玉鸾啾啾，驾赤豹兮鞭青虬⁽⁹¹⁾。
 东山之麓兮西山之幽，豺獾遁迹兮猿豕囚。
 牛羊繁硕兮鸡犬稠，戴神福惠兮不敢忘。
 荐桂酒兮列椒浆，靡露⁽⁹²⁾鸡兮炮羔羊。
 奏箫鼓兮声琅琅，神嘉余觴⁽⁹³⁾洁兮降滂皇。
 既醉以饱兮昭回光，手挽帝弓兮射落贪狼。
 神何往兮山深而水恶，风惊慄兮云萧索。
 佩长剑兮森龙雀，高岌冠兮铉雕鹗。
 神不我留兮酒清渴，受福胙兮歌以哿。
 惟神之许我兮玉烛调，村无庞吠兮野无狼嗥。
 黍稷与翼兮粟满廩⁽⁹⁴⁾，牲拴肥腩兮马腾槽。
 更岁岁兮不吴敖⁽⁹⁵⁾，歆吾祀兮春牡与秋羔。
 我铭神功兮山之椒，西阳峨峨兮太白高。

范文正马营铜釜歌

小范甲兵胸十万，部曲战具皆铜面。
刁斗森严笳鼓鸣，东西哨马夜转箭。
夏虜一隅釜底魂，义军年年疲命奔。
韩公主战范主守，大顺城头阵云昏。
想当蓐食急征调，悬炊谁饱盘中飧。
铜釜铜釜若有知，应见四路招讨时。
三十六寨绝烽火，龙图经略重抚绥。
羌人投戈归耕种，左餐右粥盛盘匜⁽⁹⁶⁾。
后来蔡童构边衅，白骨如薪纵斧斯。
铜驼南渡金瓯缺，万灶无烟断晨炊。
釜兮尔甘埋尘土，忍听中原震天鼓。
沉没虫沙九百年，重到人间仍不窳⁽⁹⁷⁾。
土花剥蚀余赳赳，卅字不记岁子午。
就中定有飞廉魂，煎熬云雷作风雨。
年来时事鼎沸羹，藩篱四撤沧海横。
安得韩范共樽俎，策勋饮至同大烹。
眼见釜萁煎日急，堕甑不顾嗟无力。
击碎唾壶发狂歌，手抚铜釜三叹息。

铜 佛 歌

（佛出周水泥沙中，高寸余，背有元光，因于跌坐，镌猕猴形二，可佩以护身，乃歌以记之）

我佛灭相无人我，维摩观世天花堕。
百千万亿恒河沙，金刚不坏结跏坐。
周水萦纡清且涟，湔⁽⁹⁸⁾洗尘埃化堆垛。
无端忽幻莲花身，塔头甘为弟子锁。
解尔烦恼结，还我舍利颗。
不生亦不灭，尔我心印可。
座下猕猴山山应，同证如来菩提果。

侯昌铨（字季衡，湖南永定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随任保安）

题山水画幅

一水入空濛，数峰耸巍巍⁽⁹⁹⁾。
石梁悬断虹，山云滚飞雪。
高人兹息机，琴书共怡悦。

红尘无著处，长餐松子屑。

次韵二兄铜壶歌

宝鼎烟缊土花糊，洒水汾阴今寒芜。
周鼎汉鼎邈莫识，边荒忽睹古投壶。
边荒草肥石骨瘦，梗嵒⁽¹⁰⁰⁾郁感⁽¹⁰¹⁾缙纹瘤。
蛄⁽¹⁰²⁾来兹土半载余，欲采金石苦难购。
此壶牧儿初获时，寒山秋草空来思。
石鼓不逢昌黎叟，弃置民间理则宜。
地僻山深见日晚，考年谁识宋雍熙。
广文好古富文圃，爱此铜壶胜铜鼓。
用薪眉寿多福滂，不数癸兄与丁父⁽¹⁰³⁾。
升歌拜献倾浮觞，天禄百壶秋云香。
祈年兴上九如颂，筹矢投射巧趋藏。
愿祝椿萱⁽¹⁰⁴⁾如此寿，斑衣长舞耆英堂。

二兄游保安诸山归属，画三台、金鼎、
石楼台诸胜，值兄生日献以考之。

芒鞋未获伴清游，过眼云烟纸上收。

最爱奚囊新得句，马蹄踏遍万山秋

清雕黄洛绕楼台，莽莽秋云笔底来。

无限青山齐上寿，祝君名位列三台⁽¹⁰⁵⁾。

注 释：

(1) 驿阪：阪同坡。驿：驿传，古代传递公文驿站，配有专门车马人员。

(2) 董：指回民头领董福祥。

(3) 逋：拖欠，指税役。

(4) 忝 [(tiǎn) 音添] 斯牧：忝，谦词，表示辱没他人。忝斯牧是说用这样的饭菜招待客人有愧。

(5) 足灌园：洗脚。

(6) 飧 [(sūn) 音损]：晚饭。

(7) 鉞 [(yuè) 音跃]：古代兵器，青铜或铁制成，形状象板斧而较大。

(8) 吴孙：三国时吴国孙权，指其妹与刘备婚配。

(9) 襦 [(fú) 音浮]：被单。同“袱”

(10) 道：雄健有力。

(11) 宿麦：冬麦。

(12) 阿连：其七弟小名。

(13) 豆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形状似带高座的

盘。

(14) 哄闹：哄为喧之误；喧闹，即声大而杂，喧闹拥挤。

(15) 蠹：应为剡，割破，刺破。

(16) 窈窕：宫室、山水幽深。

(17) 屐：木头鞋，也泛指鞋。

(18) 褐：粗布衣服。

(19) 馐 [(zhān) 音占]：干粮。

(20) 沃：灌溉，浇。

(21) 杜少陵：即唐朝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后迁居巩县（今河南），杜甫即生于此。祖父为唐初诗人，父亲杜闲任朝议大夫、奉天令等。杜少陵，杜县在长安城东南，因有汉宣帝陵，故称杜陵，杜陵东南有少陵，是汉宣帝许后葬地。杜甫出襄阳杜氏一支，他的远祖杜预是京兆（长安）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也曾在少陵附近居住过，由于以上原因，杜甫自称杜少陵。杜甫自幼受正统儒家教育，七岁作诗文，十四岁出入翰林墨场，二十四岁应举不第漫游各地，二十四岁与李白相识，并同游汴齐，一度携家至成都，依靠友人严武、高适等维持生活，曾任剑南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安史之乱后曾避乱至陕北，家

居鄜州，以陕北写作了《芦子关》、《春望》、《月夜》、《述怀》、《玉华宫》、《北征》、《羌村三首》等著名诗篇。晚年漂泊湘鄂一带，穷困多病，最后死于从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现存诗一千四百多首。

(22) 李青莲：即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先世于隋末迁居中亚碎叶，其父是富商，五岁随父迁锦州昌隆（今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少年时受多种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岁观奇书”，好剑术。二十五岁出蜀，走遍大江南北，后在湖北安陆成家，定居十年之久。四十二岁被召进京供奉翰林，因受人诽谤，愤然离去，二次大漫游。安史之乱中因李璘事受牵连，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穷困潦倒，靠友人接济度日，最后病死于其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处。其诗揭露社会黑暗，歌颂大好河山，表现对劳动人民同情，达到浪漫主义新高峰。有《李太白全集》，收诗九百余首。

(23) 隼 [(sǔn) 音笋]：鸟类一种，翅膀窄而尖，飞得很快，善于袭击其他鸟类，是一种凶猛的鸟。

(24) 修：长。

(25) 殆：几乎，差不多，这里意为似乎。

(26) 投壶器：击打的乐器。

(27) 同年：同榜登科，也指同龄人。

(28) 拱璧：一种珍贵的玉。

(29) 彭亨：应为膨膨，形容肚子胀的样子，或指物体庞大，不灵便。

(30) 掇：拍击。

(31) 文宴：旧时皇帝宴请考中进士的人。《宋史》载：“太平兴国八年，宋庠等及第，赐宴于琼林苑，后为定例。”称琼林赐宴。

(32) 般辟：般，欢乐。辟，帝王召见并授给官职。

(33) 纯熙：纯，十分。熙，光明、太平。

(34) 何年飞堕昆仑圆：即何年能很快夺取昆仑关。《宋名臣言行录》载：“狄青宣抚广西，敌将侬知高守昆仑关，青主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请诸将，饮乐彻晓。次夜复饮，三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入内，使孙元规暂主席，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劳劝坐客，至晓客未敢退。忽有驰报云：是夜三更，狄将军已夺昆仑矣。”此所谓上元三鼓夺昆仑。

(35) 何人解读岐阳鼓：指唐朝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事。是年冬，安禄山反于范阳，附会他的有渔阳等六郡。第二年攻陷长安，唐明皇（唐玄宗）避难蜀中，途经兴平马嵬坡，杨贵妃被赐死。太子肃

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皇帝位，平乱后，迎明皇回长安。史书对安禄山反惯称“范阳鼓”或“渔阳鼓”（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诗句），这里“岐阳鼓”是指平安史之乱。唐时岐山为岐州，州治在凤翔，因在岐山之南，故称岐阳。《次山时议上篇》曰：“天子独以数骑仅至灵武，引聚余弱，凭陵寇，屯兵岐阳，师及渭西。”

(36) 黄耆 [(gǒu) 音苟]：耆：年老、长寿。黄耆：指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37) 岷嶷崩崎：形容崎岖高大。

(38) 嶙峋：应为嶙峋，形容高峻而秃。

(39) 鲸鳌动：比喻高大而险。

(40) 阙：宫门前供瞭望的楼，泛指帝王和神仙的住所。

(41) 虚牝 [(pìn) 音聘]：虚，二十八星宿之一。牝，雄性的。即神仙。

(42) 遘：相遇。

(43) 楚怆：痛苦悲伤。

(44) 黑 [(pí) 音皮]：棕熊。

(45) 过斤：经斧砍。

(46) 遑：休息。

(47) 岩扉：石门。

(48) 稽康：三国时魏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崇尚老庄思想，反对虚伪的礼教。

(49) 天根：大地。

(50) 坤：天为乾，地为坤。

(51) 辕辕 [huán yuán 音幻原]：关名，在河南辕辕山。

(52) 保王沟门：保王沟门或称保湾沟门均指今顺宁镇保娃沟门。

(53) 霆：雷。

(54) 敌麓台：敌：攻击的对象。麓台即山麓台阁。

(55) 俾：使。

(56) 罄：尽，完。

(57) 茈 [(gāi) 音该]：草根。

(58) 伯劳：鸟，额部和头部的两旁黑色，颈部蓝灰色，背部棕红色，有黑色波状横纹。吃昆虫和小鸟。有的地方叫虎不拉。

(59) 相：辅助。

(60) 豚蹄：猪蹄。

(61) 婴：婴儿。

(62) 爰：乃。

(63) 醢醢 [(hǎi xī) 音海溪]：醢，肉鱼等制成的酱。醢，醋。

(64) 多言干罗网，空文世所诋：干，关涉；诋，毁谤，辱骂。全句的意思是多言关乎自身安危的罗网之事，空言是不合时宜的。

(65) 輶：车轮的末端。

(66) 虺 [(huǐ) 音毁]：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67) 貳：二的大写，也作变节，背叛。

(68) 邓林藪：邓同登，藪，生长很多草的湖。

(69) 鬻鬻 [(yì) 音怡]：形容兽角锐利。

(70) 厥：失去知觉。

(71) 咮 [(zhòu) 音昼]：鸟嘴。

(72) 醜 [(tiān) 音舔]：形容人脸。

(73) 犴 [(niǔ) 音扭]：兽趾。《尔雅·释兽》“阙泄（兽名）多犴”。

(74) 韩卢宋鹊：见《物类彙考》注〈64〉。

(75) 欃枪 [(chán chēng) 音搀撑]：《尔雅》：慧星为欃枪。古代以这种星为妖星，出现即有兵乱。陆游《万全桥江上习射》诗：“天上欃枪端可落，草间狐兔不须惊”。李贺《送秦光禄北征》诗：“箭射欃枪落，旗县日月低”。

(76) 天厠：地为天厠

(77) 驂吾：人名。

(78) 豨 [(bá) 音巴]：牝豕，即母猪。

(79) 请君入瓮：用请公入瓮，周兴自作其孽的故事。《唐书》载：“周兴用法深酷，或告兴与邱神勣通谋，武后谓来俊臣鞠之，俊臣与兴推事相对食，问曰：‘囚多不承当置何法？’兴曰：‘取大瓮，外以炭炙，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如其法，囚起言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80) 唬 [(xiāo) 音哮]：虎怒吼。

(81) 溷 [(hùn) 音混] 混乱。

(82) 吽：[(hōng) 音轰]：佛教咒语用字。

(83) 女萝：地衣类植物，即松萝。

(84) 女墙：城墙上呈凹凸形的小墙。

(85) 圯 [(pǐ) 音否]：毁坏，倒塌。

(86) 如坻如京如茨梁：坻 [(chí) 音持]，水中的小块陆地，即丘。京同亭。茨，用茅或苇盖的房子。

(87) 国课：国税。

(88) 服箱：服，负的异体字，驾；箱，车。服箱，驾车、或负荷。

(89) 挟：拽，拉。

(90) 辘：车辕。

(91) 虬：古代传说有角的小龙。

(92) 臞露：借音词。全，整。

(93) 蠲 [(juān) 音涓]：积存。

(94) 廩：贮藏粮食等的仓库。

(95) 敖：游玩。

(96) 匱 [(yǐ) 音移]：古代盥 (音灌) 洗时舀水用的器具，形状象瓢。

(97) 窳 [(yū) 音予]：坏。

(98) 湔：洗。

(99) 巍巖 [(wèi jié) 音威截]：形容山高峻貌。

(100) 榲桲：榲 [(pián) 音骈]：南方大木名；桲：桲的异体字。《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榲桲豫章”。

(101) 郁感：忧愁、悲伤的情绪。

(102) 竭 (qiè) 音锲]：去的意思。

(103) 不数癸兄与丁父：癸，天干第十位，别名昭阳；丁，天干第四位，别名疆圉。整句意为，祝其兄仕途无量，祝其父福寿无疆。

(104) 椿萱：父母俱在称椿萱，称父为椿庭，称母为萱堂。

(105) 三台：此处三台代指三公，西周以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公，西汉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概指皇帝以下执掌朝政的人。《续汉书·礼仪志》载：“天子之三公，坐而论道。”《晋书·天文志》曰：“天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

后 记

一个多世纪前，湖南士子侯昌铭辗转陕北探亲，遵父命为地僻人穷的保安县撰写了两卷《保安县志略》，但流传甚少。半个世纪前，志丹县革命老前辈刘景范、王子宜、马锡五三人从西安宫逸泉先生手中偶得该志，并联袂付印，使该志才得于传世。

清光绪年的《保安县志略》是目前志丹存世的四种版本的县志中影响最大、质量最佳的一部地方史志，是研究古代志丹乃至陕北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颇受专家推崇。但可惜该志存世甚少，虽屡经翻印，仍难济众需。加之成志的年代久远，瑕瑜俱存，使许多资料乌焉成马，给人们带来阅读障碍。为了满足社会各界追溯志丹、吴旗历史的浓厚兴趣，挖掘整理地域文化遗产，繁荣史志事业，推陈出新，推动本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志丹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聘请德才兼具者进行校注，历时年余遂告竣。

校注工作发轫于2001年冬，在市志办的鼎力帮助、协调下，由曾在志丹生活、工作过十余个春秋的

原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薛悦彦进行旧志校注，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劳作顺利完成了志书句读，疑难字词的释义，历史事件、人物、古今地理名称，帝王年号、典故及原志内容的勘误纠谬等工作。随后又由姜永明、白建义与原校者一起进行通校，并完成审订和拾遗补缺工作，使志书的校注本趋于完满。

原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刘力贞闻讯后欣然为志书校注本题写了书名，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蔡平、张桂清非常重视，并做了大量支持、协调工作，并为校注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志丹县县长李来存亲自担任旧志校注委员会主任，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校注本撰写了序言。常务副县长薛九富和政府办主任李璇也多次关心过问校注工作，给予支持。县旧志校注委员会委员、财政局局长薛凤山为志书的校注出版筹集划拨了专款，保证了志书校注出版的顺利进行。此外，县志办主任鲁世国在负责审定的同时，对校注工作进行周密安排，合理运筹，解决和克服了诸多困难和问题，使志书终于付梓出版。原县志办主任白建义为校注工作进行了前期准备，奠定了基础，志丹人、延安市信访局干部曹树蓬在校订审阅过程中也耗费了许多心血。

由于时间匆促，校注工作繁难，加之工作人员水平所囿，志书中疏漏和错讹之处亦在所难免，祈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志丹县地方志办公室

2002 年 12 月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安县志略》校注/薛悦彦, 姜永明, 白建义校注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3.2

ISBN 7-80628-670-5

I. 保… II. 志… III. 志丹县—地方志

IV. K2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236 号

《保安县志略》校注

薛悦彦 姜永明 白建义 校注
鲁世国 审定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 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670-5/K·282

定 价 58.00 元

大吳郡志例也
數篇以備藝文
姑取各官游人士
保安邊遠下邑古
李嘉績字雲
即鄉
附錄

ISBN 7-80628-670-5



9 787806 286708 >

封面题字

刘乃贞

责任编辑

李 鸿

封面设计

陈 飞

版式设计

韩 蕊